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輯  
沈 雲 龍 主 編

春 冰 室 野 乘

李岳瑞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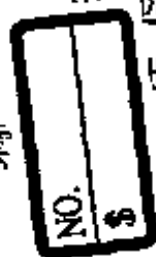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輯

精裝十四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關中叢書

春冰室野乘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oriented vertically.

春冰室野乘目錄

揀魔辨異錄

雍乾遺事 二則

乾隆宮禁遺事 三則

乾隆朝萬壽慶典之盛 二則

宣宗沖齡神武

德宗皇帝聖德恭紀 二則

德宗外交之大度

歷書異聞

乾隆朝僞皇孫之獄

春冰室野乘目錄

明太祖御書墨蹟

正音書院

福八

明故太子之異聞

交泰殿大鐘

明太傅遺事

徐健庵遺事

郭華野遺事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詩

鴉片遺聞

田文鏡之幕客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來文端之知人

大臣微行 二則

和珅供詞

紀和珅遺事 二則

管韞山侍御之直節

畢太夫人訓子詩

楊重英遺事

尹嘉銓罪案異聞

吳毅人遺事

劉文清姬人善書

龐雪崖之遺愛

金簡

朱文正之迷信

成得大逆案

林清逆案異聞

湯文端遺事

楊忠武公遺事

梁山舟遺事



李申耆遺書

湯海秋之死

栗恭勤公遺書

前輩愛才之篤

二則

內務府糜費

道光時南河官吏之侈汰

曹杜兩相得諡文正之由

穆相權勢之重

張船山侍御之直節

道光朝兩儒將

春冰室野乘

目錄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公遺詩

林鄧唱和詩詞

三則

陶文毅識左文襄

桂林寇警軼聞

曾文正公遺事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聯語

左文襄遺議

李文忠公遺事

閻文介遺事

倭文端沮開同文館

恭王用人之公

朱提督洪章遺事

張汶祥案異聞

林夫人書稿

高心夔遺事

延樹南宗伯之大節

薛雲階司寇之法學

寶文靖遺事 二則

多忠勇公軼事

國朝列女傳三人

李蓮英女弟之指昏

廚役高識

沈副憲之知遇

某太史遺事兩則

浙案異聞

鎮平王樹汶之獄

王可莊太守失歡於寶文靖

輓聯

紀馬江死事諸將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章高元失青島之遺聞

服妖

庚子拳亂軼聞

張樵野侍郎遺翰 三則

中堂之識字

尙書忠愛

劉博泉侍郎之直言

張文襄遺事 二則

都門詞事彙錄

七則

半塘老人游仙詞

九九消寒圖

鷓鴣天詠史

紀翁協揆去國

詠珍妃殉國事

詠雛伶五九事

紀王煥事

陶農部宮詞

紀歛鮑烈士增祥事

紀大刀王五事

南下窪水怪

百年前海王村之書肆

燕郊廢寺之金鑪臺

雲南銅廠

嘉禾圖

知不足齋日記鈔本

三進士出身之奇

奏疏紕繆

文牘謬誤

春冰室野乘

目錄

六一關中叢書

明季兩烈婦

李奉貞

女子絕技

尹杏農侍御

陳子莊明府之外交

王文靖遺文

宰白鴨

史撫部詩

黃公度京卿遺詞

周太史蘭雋語



題壁詩

孫北海雅謔

巧對

國初富室

官書錯誤

四庫全書之濫觴

私家藏書樓

閨中經世遠識

吳梅村身後之文字獄

吳漢槎髻年能詩

大盲頭陀遺詩

孫豹人遺事

吳徵君農祥遺事

屈翁山遺詩

錢牧齋詩案

七則

香冢英武冢

夢異

洪大全遺事

石達開之日記

吳三桂之逆蹟

戈登遺言

丁韞良被騙

赫承先堅求應鄉試

黃靖南遺事

詩鐘彙錄

三則

隱語彙錄

鐵路輸入中國之始

乞食制府

時藝餘譚

術士能代人飲食

馬士英玉佩

春冰室野乘卷上

咸陽李岳瑞撰

揀魔辨異錄

揀魔辨異錄一書世宗憲皇帝御製以闢天童僧法藏宏忍師徒之邪說也簡端列論旨一道計四千一百餘言略謂佛道以指悟自心爲本利人接物直達心原外道魔道亦具有知見因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故謂之魔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溪正脈及見密雲之徒法藏所言全迷本性無知妄語不但不知佛法本旨卽其本師悟處全未窺見

其嗣宏忍復有五宗教一書造業無窮今其魔子魔孫至  
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  
文媚悅士大夫若不翦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  
細朕既深悉禪宗之旨豫識將來魔業之深不加屏斥魔  
法何時消滅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教  
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  
以不敬律論另將五宗教等書逐條駁正案卽此書刻入藏內  
使後世知其魔異不起他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  
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  
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它宗方許秉拂

諭到之日天下租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卽撤鐘板不許  
說法地方官卽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朕但斥除魔外  
與常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  
朕意凡常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  
奉行不善卽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不肯心  
悅誠服者著來見朕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  
朕所論尤高朕卽收回原旨仍立三峯宗派如伎倆已窮  
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云云此  
旨旣出當時督撫非皆諳習佛法之人不知如何遵旨辦  
理書凡八卷每條先以小字低一格錄宏忍原書於前而

以大字頂格書聖製於後與駁呂留良四書講義體例相

同特彼書爲儒臣奉敕編纂此書則一字一句悉出聖裁

耳按藏忍之書既入釋藏其人必非國朝人書中第六卷但未知其生當何代當質諸精通內學者

有一條涉及儒書因辨史記記孔子事之不可信恭錄於

此以見大聖人讀書論世之精識略云論語言孔子在陳

絕糧不言陳發卒徒圍孔子也孟子曰孔子之危於陳蔡

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何爲有此言哉蓋當時卽有陳

蔡發兵之說而孟子辨之謂陳蔡君臣皆與孔子無交是

以適有絕糧之厄而非有兵戎之患云爾歷來轉以史記

釋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顯按史記所載吳伐陳楚救之



軍於城父知孔子在陳蔡間使人召之陳蔡之大夫相謂曰孔子賢者其刺譏皆中侯王之疾恐至楚而發我陰私遂相與發卒徒圍孔子絕糧三日孔子使子貢告於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圍乃解此其爲子虛烏有無疑是時陳蔡安敢搆怨于楚且吳伐陳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陳轉圍之陳君臣雖至愚劣安敢當一大國伐我之師更得罪救我之大國耶楚使者與孔子俱陳其并圍之耶抑解圍一角而出之耶楚王聞之有不卽發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貢之來告耶從者皆病莫能興子貢獨能潰圍而出耶此事之必無者也且所記孔子告子貢顏淵曰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何以至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夫顏淵子貢之賢豈得謬戾至此君子當患難省躬克己則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絃易操之理且道大則於人無所不容而亦無惡於天下豈有以道大而轉致天下莫能容之事如果至不容於天下則必於己實有不韙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豈聖賢戒慎恐懼之心哉且孔子於子貢之勸以少貶則怒而嗤之於顏淵之言不容何病則悅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諛之聖人乎且曰回也使爾多財我爲爾宰於絕糧三

日之時因一語投機忽欲爲弟子主掌家財尤可謂無謂之極矣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然則史記之言好事者爲之也

雍乾遺事 二則

昔客京師聞諸故老世宗高宗皆好微行故閭井疾苦無不周知雍正時內閣供事有藍某者富陽人在閣當差頗勤慎雍正六年元夕同事者皆歸家藍獨留閣中對月獨酌忽來一偉丈夫冠服甚麗藍疑爲內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觴致敬其人欣然就坐問君何官曰非官供事耳問何姓名具以對問何職掌曰收發文牘問同事若干人曰四

十餘人曰皆安往日今日令節皆假歸矣問君何獨留曰  
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萬一事起意外咎將誰歸問  
當此差有好處否曰將來差滿冀注選一小官問小官樂  
乎曰若運好選廣東一河泊所官則大樂矣問河泊所官  
何以獨樂曰以其近海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其人笑領  
之又飲數杯別去明日上視朝召諸大臣問曰廣東有河  
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內閣供事藍某補授是缺諸大臣  
領旨出方共駭詫間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共往  
內閣宣旨藍聞命咋舌久之後官至郡守

常州人楊瑞蓮者梁文莊詩正之戚也依文莊京師楊工

篆隸書會乾隆中開西清古鑑館文莊因送楊館中充寫  
官直八月十三日午後一偉人科頭白袷徐步而至楊不  
知誰何漫揖之就坐其人問館中人皆何往曰悉入闈鄉  
試矣問君胡獨不往曰恐內廷不時有傳寫事件故留此  
耳遂問姓名籍貫楊具以對索觀所爲書極稱賞忽數內  
侍聞聲尋至方知是上亟蒲伏叩頭上笑領之而去次日  
語文莊曰汝戚楊瑞蓮人甚誠實篆隸亦佳不得預試殊  
可惜可賞給舉人文莊頓首謝楊後以修書勞績議敘選  
湘潭令頗自貴其書嘗忤撫軍意被劾上曰楊瑞蓮老實  
人朕所深知所參不准擲還原奏後洊升知州乃謝病歸

乾隆宮禁遺事 三則

乾隆一朝每歲暮祀竈於坤甯宮室中正炕上設鼓板皇后先至上駕繼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鵠立環聽唱畢送神上起還宮六十年中無歲不然至嘉慶時始罷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賜內廷諸臣聽劇于此高廟時每至新歲特於園中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鑪無所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爲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門監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擇交入言明價直具于冊賣去者給直存

留者歸其原物各大臣入園遊覽皆競相購買或集酒館  
飯肆哺啜與在外等肆中走堂傭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  
聲音宏亮口齒伶俐者充每駕過肆門則走堂者呼菜店  
小二報帳司帳者核算衆音雜遝紛然並作上每顧而解  
頤至燕九日始輟嘉慶四年高廟上賓此例遂停

高宗幼女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坤子豐紳殷德未嫁時  
主常呼相爲丈人一日上攜主遊買賣街和時入直在  
焉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主悅之上因語主曰可  
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相爲丈  
人未知其故主少時好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

乾隆朝萬壽慶典之盛 二則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孝聖憲皇后萬壽由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而尤以粵鄂浙三省爲最鉅麗粵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爲之鄂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唯稍小耳最奇者重樓三成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唯以五色玻璃甄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之鏡湖亭以大圓鏡徑可二丈許嵌諸藻井之上而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牆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眞奇觀也當時街衢中惟聽婦女乘輿官吏士民皆騎馬往



來不得乘車轎慮擁擠也熙來攘往太和翔洽之盛安得復覩于今日哉

聞諸故老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時福文襄爲兩廣總督其進奉之物係小相木匣一枚啓之則一小屋屋內中置屏風屏風前一几几上列筆床硯匣數事有機藏几下換之則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許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塵注水於硯出墨磨之墨旣成又從架上取硃箋一幅鋪之几上卽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徑就几搦管書萬壽無疆四字書成擲筆仍返入屏後女乃從容收去筆硯仍置原處始扃其戶而退聞製此者爲院房一吏製旣成文襄閱之

躊躇曰四字如能作滿漢合璧則更佳矣吏聽而答曰可容歸而思之既歸卽高臥至夕而起起輒以布一疋緊纏其首升屋瓦上坐達旦如是者三日夜乃躍然曰得之矣略增機括數事於是所書者居然成滿漢文矣文襄大喜厚賚之然其人腦力業已用盡自此遂不能復記憶一事平日巧思皆烏有矣此事傳者未免稍過然詢之內府中人知當時確有此事特不如言者之甚耳孰謂吾國人機巧遜哲種哉或又云文襄入都祝嘏先期以此匣進呈內監索重賄文襄斬之監卽正色曰機巧之物非有知識且爲器愈精則愈易破損設書至無字而機關忽滯戛然中

止孰則執其咎者文襄無以難竟被擯不得進御此則更傳聞之誤蓋文襄寵眷之隆內監決不敢勒索重賄卽有要求以文襄之豪侈亦決不吝此寥寥也

### 宣宗冲齡神武

嘉慶癸酉林清之變賊犯大內宣宗方在智邸讀書上書房聞變諸王貝勒皆倉黃奔避宣宗獨親御烏槍連發斃二酋賊錯愕不敢前禁軍入遂悉就禽仁廟下詔褒異加封智勇親王遂定金匱緘名之局人皆仰聖武之布昭而不知智勇天錫自髫齡時而已然也乾隆五十四年高宗木蘭秋獮宣宗以諸皇孫隨扈時聖齡纔八歲一日至張

家灣行宮上親率諸王校射宣宗侍側俟諸王射畢亦御小弓矢連發中其二上大喜拊其頂曰兒能連中三矢當以黃馬褂爲賚果三中之卽置弓矢跪上前上問所欲不對亦不起上大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黃馬褂衣之倉卒閒不得小者卽以成人之衣被之乃謝恩起而裾長拂地不能行乃命侍衛抱之以歸御製詩集中有詩紀其事

德宗皇帝聖德恭紀二則

德宗平生最惡外洋機巧玩物卽鐘表亦不肯多置左右後來崇尚西法純出於保國救民之念而絕無喜新厭故

之思此質諸天地而無憾者外間所傳某侍郎每召見必懷西人奇巧玩物數事以進故聖眷最隆者皆謠詠之輩語耳秀水沈淇泉太史衛甲午殿試前補行覆試不記何詩題其結聯頌聖處曰聖朝崇本務奇技絀重洋閱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進呈上特以硃筆密圈拔置第一人觀此可以知先皇之儉德矣

政界之變相始於光緒辛卯壬辰間此後遂如丸石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輦金鬻官者必資望稍近始敢爲之至是乃弛網解弢乳臭之子汎埽之夫但有兼金儼然方面羣小之側目於先帝亦至是而愈甚四川鹽茶道玉

銘者都下木商隸籍內務府入貲得同知職銜者也其謝

恩召見時上詢爾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奴才向在○○○字二

為木廠字號上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乎○○○

記者忘之矣者西城第一大木廠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則木廠

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作官對曰因聞四川鹽

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數倍耳上是時已怒甚然猶隱

忍未發復問爾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文乎囁嚅良久

始對曰能上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之出于乾清宮

階上默寫履歷待之良久始復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

旗人數字字太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者即玉

銘兩字亦復錯訛不能成書上始震怒立命以同知歸部  
候選而改授張元普爲鹽茶道張元普者浙中老進士官  
諫院多年貧甚京察已數屆望一知府不可得一旦獲此  
眞所謂始願不及者矣玉銘旣失官復歸木廠承辦醇賢  
親王祠廟大工以乾沒巨款並勾通醕邸內監盜邸中物  
售諸西人使館事覺詔提督衙門逮捕乃披剃爲僧遁入  
西山佛寺先是有魯伯陽者亦以夤緣得官蘇松太道旣  
抵江南劉忠誠方督兩江知其由來固靳之終不令到任  
數月後竟藉事劾去之奉旨開缺聞魯於此缺先後運動  
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新任因憤而入山著道

士服不復出矣京師人談此兩人事者戲謂之一僧一道也

### 德宗外交之大度

光緒乙未朝鮮既稱帝號改元明年遣使來聘用敵國禮廷議朝鮮吾舊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絕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於日日既左右之立國建元稱帝號矣固儼然鄰國也此與東西諸國甯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絕東西諸國之使奈何獨拒朝使遂令其覲見而報以國書如常禮上之豁達大度黜虛文而崇實際類此戊戌夏聯日議起始命黃京卿遵憲爲出使大臣故事實缺道員出使皆以



四品京堂候補黃時官長寶道獨以三品卿用蓋重其事也先期令總署恭撰國書依故事擬草上上閱之殊不愜意因於大日本國皇帝之上御筆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中間詞意亦多所改定書成命王文勤及張樵野侍郎奉詣日使館與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密詔不令李文忠與知蓋文忠仇日甚不願聯日而忌者又爲蜚語以中之故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總署之命下矣

### 歷書異聞

內廷進御之時憲書與外間頒行者其款式絕不相同用白宣紙印朱絲闌楷書繕寫一頁僅十日積三頁乃成一

月每日所有宜忌各事皆屬國家大政慶賞刑威朝會遊幸之屬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嘗載其一條高宗內禪後已頒行嘉慶元年憲書嗣仁宗面諭樞臣命除民間通行專用嘉慶元年一種外其內廷進御及中外各衙門與外藩各國頒朔皆別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與嘉慶本並行以彰存敬之誠自是兩本並行者歷四歲至高宗升遐後始已此見諸聖訓及東華錄諸書者也江右某學士於光緒中葉在琉璃廠肆一舊書攤上購得順治三十年歷書一冊亦係內廷進御之本印寫裝潢色色精麗且欽天監硃印鮮明如新決非可以僞爲者遍詢故老竟莫明其

故今此本猶藏學士家中

乾隆朝僞皇孫之獄

南宋劉僧遇

自稱欽宗皇子者

明末之王之明皆在亂亡之餘卽

西漢成方遂之獄亦當戾園巫蠱之後大獄甫解人心未靖乘機而起圖遂奸私從未有昇平無事之時忽起非常之疑獄者若國朝乾隆時僞皇孫一案則真可異矣乾隆五十五年春純廟南巡回鑾駐蹕涿洲忽有僧人率一幼童接駕云係履端親王次子王諱永城純皇帝第四子其側室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子以痘殤邸中人皆言實爲王氏所害事曖昧無可究詰上雖微聞之然弗

問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之勵堂侍郎保成時爲軍機司員察其僞乃直前披童子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乃敢爲滅門事耶童皇懼自承樹村人本劉姓爲僧人所教獄上斬僧于市戍童子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爲松相國筠所斬保遂以是受知不數年至卿貳

明太祖御書墨蹟

華陰縣東華嶽廟殿後萬壽閣地勢絕高登樓一望可數百里閣之後有一小樓免葵燕麥中遊蹤罕至者樓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書夢遊西嶽文真跡其文云猗西嶽之

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岩厓燦  
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升峯頂略少俯  
視見羣巒疊嶂拱護周迴蒼松森森遮巖映谷朱厓突兀  
而凌空其豺狼野鳥黃猿狡兔略不見其蹤悄然絜淨蕩  
蕩乎巒峯吾將周游嶽頂忽白雀之來雙鷲異香之繚繞  
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  
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蹠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旣聽斯  
言方知西嶽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皇誠恐稽首  
頓首再來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  
雷吼諸峯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

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此蹟以墨筆書白油板壁上作行楷書字大如杯書法雖不工而有奇逸之氣信非臣工所能代爲今尙完好如新而棄置僻室中華下人無知之者貴筑楊君壽彤讀書嶽廟時始尋得之惜地僻無工攝影術者傳其蹟於世

### 正音書院

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閩廣教習官音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閩中諸州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卽爲士民學習官音之地雍正六年欽奉上諭凡官員有涖民之責其

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  
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  
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  
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  
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  
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  
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  
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  
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  
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身爲編氓亦不能

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  
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  
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  
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  
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  
情亦易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遵奉上諭所建無如  
地方官悉視爲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頽廢惟邵武郡城一  
所至嘉道時尙存然亦改課時文無有知其建設之意者  
矣今朝廷方謀統一全國語言先朝祖制自不可數典而  
忘故亟著之以餉今之言憲政者



福入

明弘光帝小名福入宮中妃嬪嘗教英武呼之以爲劇謔  
沈士柱宮詞所云英武金籠喚御名者是也見黃梨洲思  
舊錄

明故太子之異聞

弘光南渡時王之明一案卒召亡國之禍人皆知之而不  
知前此北都已故太子出見之事錢軹甲申傳信錄載  
其事頗詳而他書不少概見爰亟錄之順治元年十一月  
忽有一男子隨一內侍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自稱故明  
太子奎姪鐸引與長平公主相見抱頭痛哭奎飯之舉家

行君臣禮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日夜潛出至東華門投豆腐店中店小兒易予以敝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門外一尼庵留居半月而內侍來遂攜歸其家藏諸密室今聞公主在故來傍晚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慎勿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語之曰太子自詭姓劉爲書生庶可免禍否卽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逐之門外遂以犯夜被擒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勘其事訊內侍舊臣共言此真太子舊司禮監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呼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宮中事悉無訛召故錦衣官嘗侍衛東宮者

十人訊之十人同聲對曰眞也獨故晉王執以爲非是遂下太子及常侍內監錦衣十人於獄鳳覽上疏力爭略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覬覦而假之京師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又有宛平民楊時茂者上疏請將茂身肉剝爲泥骨磔成粉以贖太子順天府民人楊博等亦疏請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此案遂不知其究竟然大略可睹矣此案罕見紀載卽亭林南雷兩先生亦不知之當時秘密概可想見

交泰殿大鐘 三則

嘗讀沈侍郎初西清筆記中一則云交泰殿大鐘宮中咸

以爲準殿三閒東閒設刻漏一座幾滿日運水斛許貯其中乾隆以來久廢不用西閒則大鐘所在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始再啓之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猶萬歷時舊製也于文襄執政時每聞鐘聲必呼同直者曰表可上弦矣今久不聞此聲問之內廷官吏亦無知者

西清筆記又云內府有一鐘下格有一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踞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則一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鐘聲寂而書竟矣聞亦利瑪竇初來時所製者

記此因憶劉繼莊獻廷廣陽雜記云江甯孝陵之側爲靈谷寺古刹也其大殿中懸古景陽鐘鐘周界爲二十有四罅罅各懸一杵清濁高下各自爲律依時遞報久聞者辨爲何律卽知己至何時矣此則必非西人所作然使不明聲化學者又何以爲之吾國中數百年前已有如是絕藝而竟不獲傳并其姓名而不可知惜哉又國初閩中最多絕技相傳有漳州孫細娘之小自鳴鐘高僅一寸而報時不差分毫莆中姚朝士之測晷儀器不拘北極高下皆可得真晷刻而其器悉不傳並其名亦在若有若無閒矣

### 明太傅遺事

納蘭太傅明珠爲康熙時權相卒以賄罷而生平馭下極嚴以故當政柄十餘年而門客家奴無敢爲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智計亦足多也太傅旣貴乃廣置田產分命諸奴僕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充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務諸奴有不法者許主家長立斃杖下卽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况他處乎故其下愛而畏之莫敢不奉法者太傅雖罷黜而後嗣奕世富豪爲滿洲世家冠至裔孫成安忤和相坐法籍沒其所度珍玩有天府所無者或有以此事證紅樓夢一書爲演太傅家事者則誤矣蓋成安籍歿時距太

傳執政已及百年其時代迥不合也

### 徐健庵遺事

唐人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爲疑自糊名易書之制行此等事遂不概見徐健庵尙書貴盛時其中表楊某者官翰林一日徐屏人語之曰欲主順天鄉試乎楊唯唯健庵又曰若是則吾有一名單君入場當留心物色之未幾順天考官詔下楊果得正主考方摒擋入闈健庵使其僕持一緘至啓視則名單一紙纍纍數十人下悉注關節字句皆當時名士也楊入闈悉如其指榜發都下大譁言官以其事上聞聖祖降旨定期親訊楊窘甚求救于健

庵健庵從容慰之曰子姑歸毋恐獄行解矣楊惘惘歸恐懼猶未釋已而竟無事後始知有一近臣面奏言國初以高官厚祿羈縻漢兒猶拒而不受今一舉人之微乃至輸金錢通關節以求之可見漢兒輩皆已歸心朝廷天下從此太平矣敢爲皇上賀聖祖聞奏爲之解頤故竟寢其事不究然此人亦健庵所使也

### 郭華野遺事

郭華野總憲琇康熙中由江南縣令行取御史其劾明太傅珠一疏至今爲人傳誦聞其上疏時適直太傅誕日賀客滿堂郭公旣遞封事出朝卽命駕之太傅宅求見蓋自



行取入都未嘗一履時宰門太傅聞其來則大喜不啻王  
毛仲之得宋璟也急延之入衆愕然胥謂此老崛強何忽  
貶節若此郭公入長揖不拜而數引其袖若有所陳太傅  
益喜曰侍御亦有詩章相藻飾乎公正色曰非也彈章耳  
因出疏草以進太傅受讀未畢公徐徐長揖曰郭琇無禮  
應罰自飲一巨觥趨而出有頃太傅聽勘之旨下矣嗟夫  
使華野生於今日亦不過追隨二霖後款段出都門耳太  
傅雖以好貨聞然其優禮士大夫又豈今人之所及耶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詩

高文良公

其傳

爲康熙朝名臣其夫人蔡氏名琬字季玉

綏遠將軍毓榮之女而尙書珽之妹也將軍平吳逆有大  
功而尙書在雍正朝與李穆堂侍郎謝梅莊侍御以名節  
相砥礪爲田文鏡所搆下獄幾死夫人濡染家學博極羣  
書詩詞之外兼通政術文良歎歷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閨  
中者居多文良巡撫江蘇與總督某不合屢爲所傾而文  
良卓然孤立終不肯稍附和偶詠白燕得句云有色何曾  
輕假借對句未就屬思久之夫人詢其故具以告乃援筆  
代爲屬對曰不羣終恐太分明蓋風之也夫人詩集不傳  
世僅傳其九華寺一章曰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  
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

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  
蓋爲綏遠作也方三藩之始叛也朝廷猶沿開國故事以  
諸王貝勒督軍不肯委兵柄漢大臣然是時去開國垂四  
十年當時百戰健將代謝已盡子孫襲爵者席承平久皆  
不知軍旅爲何事卽八旗勁旅亦稍稍脆弱致吳逆席卷  
湖南江西所至如破竹諸大帥皆擁重兵雲集荆襄不敢  
遣一旅度江與賊角幸三桂已老頗持重不敢輕進使從  
諸將計以偏師濟江而北勝負之數未可知也諸帥旣無  
功朝廷始不得不用漢人於是綏遠及趙王諸將始乘時  
而起克葳大功然滿諸帥忌之愈甚趙忠襄被劾幾不免

賴聖祖仁明始得保全而綏遠竟罣吏議奪爵削職於是棄家歸空門謝絕賓客長齋奉佛以終九華寺實其杖錫處也

### 鴉片遺聞

人知道光朝烟禁之嚴吸食者罪至縲首而不知國初時已禁令森嚴特罪未至死耳世宗時曾勸部議奏通行禁止販者枷杖再犯邊遠充軍偶讀硃批諭旨得一事可備禁烟掌故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拿得行戶陳遠私販鴉片三十四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與害人

之鴉片烟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係藥材爲治  
痢必需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鴉片烟  
李國治妄以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例  
具本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執今日之人而語以鴉片  
非鴉片烟雖三尺童子猶嗤其妄而當時劉世明敢以此  
語欺謾於聖主之前誠以當時吸食者絕少尙不識鴉片  
爲何物耳然此物初入中國宮禁先受其毒明神宗三十  
年不召見廷臣卽爲此物所累故也以世宗之舊勞于外  
而竟不知鴉片烟爲何狀本朝家法之嚴明於此益可見  
矣

田文鏡之幕客

田文鏡在雍正朝爲河東總督得君之專與李敏達鄂文端爲鼎足一時大臣無與倫比世傳其幕客鄔某事頗奇特因撮記之鄔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鄔先生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艸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藁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世宗元舅

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璧隆科多與有力焉既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而文鏡以事與鄔先生齟齬漸不用其言鄔先生憤而辭去自此文鏡奏事輒不當上意數被譴責不得已使人求鄔先生所在以幣聘之返鄔先生要以每日餽銀五十兩始肯至文鏡不得已許之鄔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撫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見几上有紅箋封元寶一錠則欣然命筆一日或偶闕即翩然去文鏡益嚴憚之聖眷漸如初是時上亦知鄔先生在文鏡幕

中文鏡請安摺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其聲動九重如此鄔先生一身客大梁無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歸或以施振貧乏或劇飲妓館中必不留一毫忽至次日也後文鏡卒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鄔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金壇于文襄在高宗朝爲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

新疆底定時文襄以帷幄贊襄之勞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然世頗傳其非考



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卽飲鳩死往者聞萍鄉文道希學士談此方以爲傳聞之辭絕無依據頃者讀武進管絨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瘳載錫之獲欲其目覩載贈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一二品大員卒于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覩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于翟方進耳國朝雍正以前漢

大臣居政地者雖無赫赫之功然大抵硜硜自守不肯以  
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  
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奕炙手可熱  
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裕陵之  
聰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  
以致仕歸里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世宗朝廷之旨致觸  
聖怒下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爲先朝所許  
復下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英主之駕馭臣工真有  
非常情所能測度者也

來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來保爲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馬一時有九方  
皋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時  
甚貧窶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於姑家七八歲時已長大  
如成人力敵百夫偶過市見羣不逞聚毆一人兆勃然揮  
拳奮擊皆披靡鳥獸散方欲追擊一道人從後掣其肘卽  
隨之去至西山深處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  
半年乃歸姑以爲己死也旣而入營就步糧爲街卒文端  
兼攝步軍統領見諸卒潑水不過尋丈閒兆獨遠及數十  
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懇命鞭之如擊石焉大呼曰性耐刀  
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見其狀貌已奇之聞言益大異令

明日至府面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竅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見上叩頭賀曰臣爲國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雖微賤真大將才也卽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立授一等待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大臣微行 二行

劉文正之以宰相督中牟河工也一夕出館舍微行河干見鄉民輿送秣糶者數十車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饑疲莫能興老少相對飲泣異而詢之則對曰吾等皆某縣民也去此三日程奉縣官檄輸送秣糶至此而收料某委員每

車索錢數緡錢不出料不入吾輩實人安所得錢淹留已將旬日所齎已罄卽欲逃歸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聞言疑信參半乃語之曰吾亦來輸料者與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頃已繳矣今當爲汝等代繳之乃驅其一車去至料廠詣某委員處某見其面目光澤衣履鮮潔疑爲鄉閭富室也乃倍索錢十餘緡公略與辨輒大怒令從者以鞭笞驅之出而扣留其車牛公急馳回館立命材官持令箭縛某委員至一面召河帥議事某至略詰數語卽命牽出斬之河帥亟長跼爲緩頰良久乃命釋回以重杖杖之數十荷以大校枷號河干諸廠委員悉震懾失次而鄉民輸料者

隨到隨收無敢稍留難矣

長牧庵相國麟巡撫浙江聞仁和令某有貪墨聲乃微行訪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衝其鹵簿而過隸役方呵叱令識爲公急降輿謝罪公問何適以巡夜對公哂曰時僅二鼓出巡無乃太蚤且巡夜所以詰奸今汝盛陳儀衛奸人方引避予暇何巡察爲無己其從我行乎乃悉屏從人笑談徐步過一酒肆曰得無勞乎與子且沽飲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一細民科派胡以及汝酒家輦蹙曰父母官愛財若命不論茶坊酒肆每月悉徵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

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歷述令之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官獨無覺察乎曰新巡撫聞頗愛民然初到一時何能具悉小民亦胡敢越訴公略飲數杯付酒錢出笑語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輕聽汝亦勿怒也行數十武忽曰此時正好徼巡盍分道行矣令去公復返至酒家叩門求宿對以非寓客處公曰固知之我此來非以求宿特爲護汝來耳酒家異其言留之夜半剝啄聲甚厲啓視則里胥縣役持朱簽來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店東也有犯我自當與某無涉胥役固不識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爲者公強與俱至署令升座首喚酒

家公以氈笠蒙首並縮登堂令一見大駭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員摘印官也

### 和珅供詞

宣統庚戌秋北游京師從友人某樞密處獲覩嘉慶初故相和珅供詞用奏摺楷書猶是進呈舊物惜僅存四紙不過全案中千百之一其訊與供亦多不相應蓋又非一日事矣錄而存之以見當時獄事之梗槩

### 一紙係奉旨詰問事件凡兩條

一問和珅現在查抄你家產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並有多寶閣及隔段樣式皆仿照甯壽宮安設如



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

一問和坤昨將抄出你所藏珠寶進呈珍珠手串有二百餘串之多大內所貯珠串尙祇六十餘串你家轉多至兩三倍並有大珠一顆較之御用冠頂蒼龍教子大珠更大又眞寶石頂十餘箇並非你應戴之物何以收貯如許之多而整塊大寶石尤不計其數且有極大爲內府所無者豈不是你貪黷證據麼

一紙條和坤供詞凡三條

奴才城內原不該有楠木房子多寶閣及隔段式樣是奴才打發太監胡什圖到甯壽宮看的式樣仿照

蓋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買的玻璃柱子內陳設都是有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箇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

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箇

豐紳殷德爲和坤子即尚和孝公主者

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甯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係富綱給的

又家中銀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額於奴才女人死時送過五百兩此外寅著伊齡阿都送過不記數目其餘送銀的人甚多自數百兩至千餘兩不等實在一時不能記憶再肅親王永錫襲爵時彼時縕住原有承重孫永錫係縕住之姪恐不能襲王曾給過奴才前門外鋪面房兩所彼時外間不平之人紛紛議論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一紙亦係供詞而問詞已失之凡十四條

大行太上皇帝龍馭賓天安置壽皇殿是奴才年輕不懂事未能想到從前聖祖升遐時壽皇殿未曾供

俸御容現在殿內已供御容自然不應在此安置這  
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冊封皇太子的時  
節奴才先遞如意洩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時奴才將宮中秘事向外廷人員  
敘說談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摺  
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

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見時奴才因一時

急迫騎馬進左門至壽山口誠如聖諭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奴才罪該萬死

又奴才家資金銀房產現奉查抄可以查得來的至銀子約有數十萬一時記不清數目實無千兩一定的元寶亦無筆一枝墨一匣的暗號

又蒙古王公原奉諭旨是未出痘的不叫來京奴才無論已未出痘都不叫來未能仰體皇上聖意太上皇帝六十年來撫綏外藩深仁厚澤外藩蒙古原該來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因骸痛有時坐了椅轎擡入大內是有的又坐了

大轎擡入神武門也是有的

又軍報到遲延不卽呈遞也是有的

又蘇凌阿年逾八旬兩耳重聽數年之間由倉場侍郎用至大學士兼理刑部尙書伊係和琳兒女姻親這是奴才糊塗

琳坤弟也

又鐵保是阿桂保的不與奴才相干至伊犁將軍保甯升授協辦大學士時奴才因係邊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來京朱珪前在兩廣總督任內因魁倫參奏洋盜案內奉旨降調奴才實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時奉勅旨仍管戶部原叫管理戶

部緊要大事後來奴才一人把持實在糊塗該死至福長安求補山東司書吏奴才實不記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實係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於秋審情實緩決每案都有批語至九卿上班時奴才在圍上並未上班

又吳省蘭李潢李光雲都係奴才家的師傅奴才還有何辨呢至吳省蘭聲名狼藉奴才實不知道只求問他就是了

又天津運同武鴻原係卓異交軍機處記名奴才因伊係捐納出身不行開列也是有的

又清單一紙開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盤正珠念珠十七盤正珠手串七串紅寶石四百五十六塊共重二百二十七兩七分七釐藍寶石一百十三塊共重九十六兩四錢六分八釐金定金葉二兩平共重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兩金銀庫所貯六千餘兩

按此單與世傳籍沒清單多寡迥殊當是初供未肯吐實惟正珠小朝珠一事傳抄本無之

紀和珅遺事 四則

高宗純皇帝之訓政也一日早朝已罷單傳和珅入見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見臣工皆



如此珽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啓目曰其人何姓名珽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應之出不更問訊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珽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珽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呪也誦此呪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上聞之益駭知珽亦嫻此術故上皇賓天後數日卽誅珽

珽伏誅時諭旨謂其私取大內寶物此實錄也孫文靖士

毅歸自越南待漏宮門外與珅相直珅問曰公所持何物  
文靖曰一鼻烟壺耳索視之則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  
者也珅贊不絕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  
聞矣少選卽當呈進奈何珅微哂曰相戲耳公何見小如  
是閱數日復相遇直廬和語文靖昨亦得一珠壺不知視  
公所進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卽前日物也文靖方謂上賜  
徐察之並無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逕攜之  
以出不復關白也其權勢之恣橫如此

宮中某處陳設有碧玉盤徑尺許上所最愛一日爲七阿  
哥所碎大懼其弟成親王曰盍謀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

於是同詣琿述其事琿故爲難色曰此物豈人間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懼失聲哭成邸知琿意所在因招至僻處與耳語良久琿乃許之謂七阿哥曰姑歸而謀之成否未可必明日當於某處相見也及期往琿已先在出一盤相示色澤尙在所碎者上而徑乃至尺五寸許成邸兄弟感謝琿不置乃知四方進御之物上者悉入琿第次者始入宮也

偶讀焦里堂憶書有宰相食珠一則最爲異聞亟摭錄之吳縣有石遠梅者以販珠爲業恆衷一小篋錦囊緼裹赤金爲丸破之則大珠藏焉重者一粒直二萬金次者直萬

金最輕者猶直八千金士大夫爭購之惟恐不得問所用則曰所以獻和中堂者也中堂每日晨起以珠作食服珠後則心竅通明過目卽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胸中了了不少遺忘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服之皆無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憚風濤今日百貨無如此物之奇昂者也按周官有供王食玉之說今乃有供宰相食珠者真異聞矣西人所撰金塔剖尸記小說載埃及女王格魯巴堅錦帆張燕時用酒化一珠而服之人已驚爲窮奢極汰今和珅乃以此爲常服之樂餌其汰不又在格魯巴堅上萬萬耶

管韞山侍御之直節

管侍御以制藝雄一代其韞山堂稿百年以來幾於家絃戶誦士束髮受書無不知有管韞山者而其氣節事功轉爲文名所掩士之立身植學以蘄傳於後世者其亦有幸有不幸哉初侍御數躋秋闈中年始通籍授戶部主事旋入直軍機處以才行受知阿文成時和相已爲軍機大臣赫奕冠一時侍御時時持正論折其牙角和恨之甚欲中以危法者屢矣賴文成始終保全之和於同列諸臣俱視之蔑如獨畏文成故無如侍御何侍御旣傳補御史文成慮其以言賈禍乃面奏軍機章京唯管世銘一人諳練故專下筆敏捷世銘去繼之者無人請以御史仍留軍機處

行走故事軍機傳補御史卽退出直廬若留則不得上疏  
奏事也侍御未引見時己草疏數千言備論和之奸狀引  
見歸急繕摺將於次日上之而仍留軍機處之命已下矣  
侍御大失望洎入直謁文成猶侘僚不平文成慰之曰報  
稱有日胡必亟亟以言自顯乎且和相方得君豈一疏所  
能仆徒以取禍而已於國事無補也留有用之身圖異日  
之報稱不亦可乎侍御感其言乃稍稍自晦及文成薨侍  
御亦旋下世去和敗時僅數月耳

侍御韞山堂詩宗法杜蘇不隨俗靡方袁隨園之執牛耳  
於東南也天下之士從之如市侍御獨不肯附和嘗賦詩

以見志曰耆舊風流屬此翁一時月旦擅江東寸心自與  
康成異不肯輕身事馬融可謂婉而嚴矣

畢太夫人訓子詩

國朝閨秀能詩詞者多而學術之淵純當以婁東畢太夫  
人爲第一夫人姓張氏名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其  
父本循吏夫人稟承家學湛深經術制府之撫陝西也太  
夫人留居山東以詩貽之曰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  
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游膺封圻寄仰沐聖  
主恩寵命九重賁日夕爲汝祈冰淵愼惕厲譬諸構榱材  
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躓捫心五夜慚報答

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教勅無煩苛廉察無苛  
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已厲清操儉德風下惠大  
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土民氣淳質朴鮮糜費豐鎬有  
遺音人文鬱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綜萬類民力久普存  
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搏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  
性情地一一踐其真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  
契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  
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遺教幸勿棄歎我就  
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日斷秦山翠二百七十字  
爾雅深厚粹然儒者之言當爲國朝閨秀詩第一太夫人



之卒也高宗嘗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以褒之故制府遺集以經訓堂名惜制府晚年竟違母訓而諂事和珅其督兵征苗時又與福文襄比驕奢侈泰庫藏爲虛身後竟遭藉沒之慘而遺裔亦式微矣制府嘗以此詩手蹟泐諸陝西撫署昔曾得其拓本今憶而錄之書作行楷大半寸許字體方嚴殊不類閨閣手筆也

### 楊重英遺事

雍乾之世漢軍閥閱以廣州楊氏爲最盛而其後裔之受禍亦最慘文乾當雍正中由河南布政使擢撫廣東當是時田文鏡勢張甚文乾力與撐距嘗脫王士俊之危荐諸

朝卒爲名臣史豔稱之子應琚乾隆中葉官雲貴總督拜  
滿缺大學士亦異數也後以緬事失機賜自裁應琚子重  
英官雲南按察使率兵駐滇緬界上之新街爲緬人所虜  
緬人繫重英而縱其隨員知縣某某等兩人歸國裕陵聞  
之震怒命執兩員磔諸境上不許入中國界一步且諭令  
滇督如他日重英歸時卽照此辦理重英旣被虜終不肯  
入緬都緬人因舍諸新街緬王欲其降譬說萬端卒不屈  
王又盛飾其女以往欲贅重英爲壻亦不可重英在新街  
先後二十五年足跡未出闕一步後緬旣乞和且值裕陵  
七旬萬壽始釋重英歸國甫及境滇督某卽遵前旨執而

梏之不令入界亟飛馳奏聞時上春秋高亦頗悔當時治此案過嚴乃下詔旌重英之忠謂其節過蘇武且令滇督驛送來京預備召見旨至滇重英已病卒不及生入玉門矣重英被虜後其眷屬亦囚請室者二十五年及是始赦出

### 尹嘉銓罪案異聞

博野尹侍郎元孚生平學術恪守程朱爲畿南鉅儒其子嘉銓克嗣家學由進士起家官至京卿晚年引疾家居乾隆中葉高廟南巡嘉銓迎駕行在忽奏請以其父元孚陪祀聖廟並面求賞戴花翎自言臨行時曾誇詡其妾謂此春冰室野乘

卷上

三十一六 關中叢書

行必得花翎倘不得恩允無以相見云上大怒褫職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嚴訊嘉銓俯首引咎自認爲欺世盜名之小人叩求立置重典諸大臣覆奏請援胡中藻例處以極典奉旨加恩賜令自盡子孫家屬免其緣坐而以其罪狀宣示天下以爲僞儒之戒

按此案諭旨具載東華錄及聖訓未嘗有曲赦之言也昨在京師晤膠州逢福陔觀察恩承爲言此案顛末乃知嘉銓雖奉嚴旨旋蒙赦宥聖人之明罰勅法而未嘗不俯順人情操縱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逢君博雅好古多識前言往行語必有徵非傳聞者比也云其姻家某氏之先

人於乾隆中爲刑部郎中總司秋審此案經其一手辦理曾奉旨爲紀事一篇今其稿尙存某氏家中逢君實親見之略云嘉銓旣得罪爰書已定之次日上知某君之與嘉銓契也特命某君往獄中宣旨且賜御廚酒肴一席命某君齎赴獄中陽爲己所攜入以與嘉銓錢別者諭令酒罷毋遽就死而先以嘉銓所言暨飲食與否親自回奏再俟後命某君遵旨往有頃復奏謂嘉銓謝恩就坐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負聖恩而已凡飲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云云上聞奏微哂俄頃命召嘉銓至先數其罪後乃宣旨赦令歸田又問尙有何奏嘉銓頓首

奏云臣蒙皇上天恩至於此極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頹無以圖報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萬壽國家昇平雖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間斷上大笑曰汝尙欲活至百年乎因揮之出翼日復召某君入見賜酒食卽於御前就座且命內監給紙筆使某君將此案始末情形詳細紀錄某君且飲啖且書日旰始脫藁上閱之頗嘉許其詳盡卽以賜之逢君所見猶是當時呈進真本也

吳穀人遺事

吳穀人祭酒垂老詩藁未刻入有正味齋全集其子清鵬

裝爲長卷阮文達跋其後云乾隆末先生館阿文成家余時在京師先生時有教益爲之泣下人不知也數語頗回隱似有不可明言者世頗傳文達進身由和珅祭酒教益之言殆爲和氏發乎和相貴盛時慕祭酒名欲招致門下卒謝不往和甚恨之祭酒某科考差卷入他大臣手已入選矣和重加披閱見詩中有照破萬家寒語大言曰此卷有破家語可進呈乎遽撤其卷祭酒遂終身不得一差

劉文清姬人善書

諸城劉文清公之側室黃夫人能學公書幾亂真包慎翁嘗見其與公家書一冊筆筆精妙真尤物也葉廷琯鷗波

漁話亦載此事惟黃作王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  
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注云王常爲公題甲秀堂法帖  
籤子惕翁蓋嘗見之故有是詠此文清逸事之最可傳者  
惟黃王互異必有一訛慎翁與文清交頗深所見夫人跡  
最多所載當不誤也

龐雪厓之遺愛

任邱龐雪厓先生塏康熙朝詩人也以翰林出守建甯甯  
受事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先生  
聞信馳往傳學宮典史至集諸生於明倫堂數令罪諭士  
民毋生亂查倉庫及冊局收未焚書冊變遂定制府某惡



閩俗之悍欲重懲之而浦令與士紳有嫌將羅織興大獄先生大言曰令實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嗚呼今安得其人耶

### 金簡

曩客都門助友人纂輯會典檢得一故事絕可笑乾隆某年月日上諭內閣本日召見都統金簡見其補服獅子尾端繡有小錦鷄一隻訝而問之則對以奴才以都統兼戶部侍郎侍郎係文職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當從其尊者故繡此以表兼綜文武之恩榮耳章服乃國家大典豈容任意兒戲金簡著交部議處此事殆可入笑苑然亦

可見當時重文輕武之心理矣金簡本朝鮮人入仕中朝  
隸內務府旂籍一女入宮爲嬪後仕至尙書爲人精幹有  
巧思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其所手勑也朝鮮人入仕中國  
自唐已然高仙芝乃至任將相封王爵而唐末崔致遠且  
登進士第佐節度慕入爲朝官後復啓請還仕其國亦曲  
許之柔遠之意至爲厚矣明成祖賢妃權氏亦朝鮮人也  
金簡之仕於本朝自非勑舉但何以不入漢籍不用本國  
籍而必入內務府旂籍則書缺有間莫名其故矣

### 朱文正之迷信

大興朱文正公晚年棲心道教迷信最篤居恆閉目養靜

與客談亦不開眸翰林院土地神相傳爲韓退之公一日忽語人云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吳雲巖殿撰鴻也一歲丁祭畢公乘輿過祠門外自輿中拱手曰老前輩請了又自謂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故字曰石君別號盤陀老人有扶乩者因言公乃文昌二世儲君於是有奏請加梓潼帝號升中祀之舉卒以嘉慶六年行之公嘗直誕辰諸門弟子稱觴爲祝洪稚存太史與焉酒半忽袖出一文上壽公固夙喜洪文亟命讀之洪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公迷信事座客皆驚洪獨大笑叫絕公遂大怒洪坐是淪謫卒不振然弗悔也

## 成得大逆案

成得者內務府廚役也仁宗駕幸圓明園成得突起行刺立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之默無一言但云事若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卽我坐處而已上寬仁不欲窮詰興大獄遂命並其二子誅之得之處決也已至市曹縛諸椿乃牽其兩子至一年十六一十四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尙見血繼則血盡祇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監刑者一人謂之曰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遂瞑目不

復言訖不知何人所使也禽得者爲御前侍衛某額駙額駙勇力爲侍衛中第一人尙不如得嘗與得校藝以長二尺許木椿十餘枚排列爲一行植其半於地堅築之椿相去各半尺許額駙與得各臥于地以骸橫掃之椿應骸而出得一舉骸能掃去十二椿額駙不過七椿而已是日不知何以不敵遂被擒蓋天威所臨早已禡其魄也

林清逆案異聞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喋血禁門毒流三輔數月後乃克平定國史皆謂變起倉卒而不知先一歲已發露於臺灣特當時公卿大臣不肯據實上聞耳先是壬申春涇縣趙兵

備崇華攝臺灣淡水同知甫下車卽訪獲妖言惑衆之高  
媽達訊之具供其同黨劉林祝現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夜  
在都下舉事徒黨徧中外劉林者卽林清原名也兵備亟  
通詳請奏上官以其語不經匿弗以聞僅依尋常傳布邪  
教律擬決次年都中之變果起事起以九月十五先一日  
蘆溝橋巡檢已飛報祝現奉林清命定次日午時入宮舉  
事黨羽本日悉已入城兼尹尙書某猶以不可冒昧聲張  
致釀巨變斥之亦不部署防衛云前此成德逆案雖仁廟  
至仁包荒然其事卒疑莫能明及是山東金鄉知縣吳堦  
捕獲逆目崔士俊究出嘉慶八年成德曾偕祝現至士俊

家宿一月御車者爲支進才始知成德本林清逆黨並無他故而東撫以事屬既往刪不入奏遂使疑團至今莫釋

### 湯文端遺事

蕭山湯文端公金釧爲嘉道間名臣相傳未第時其封翁設酒肆於鎮市除夕諸客飲散惟一叟獨酌漏三下猶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歲除人各有事客可歸矣叟唏噓曰垂死之人何以歸爲翁訝曰叟何事爲此言願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愛女昨歲被奸人誘拐近始得耗知鬻諸京都和相國邸欲往見之而遠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溝壑耳翁曰附糧艘入都不過十餘金我尙能爲子

謀之叟拜謝而去明歲出金資其行至都見女知爲相國  
專房寵諸姬莫敢爭夕問父何能來叟告以故是歲爲乾  
隆某科鄉試時文端已爲弟子員方應舉相國疏其名以  
授浙典試遂領解入都應禮部試謁座主語之曰子之得  
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謝文端愕然歸卽託病匆匆南歸和  
敗始赴會試成進士

楊忠武公遺事

道光十一年回部西長郡王銜伯克伊薩克入覲伊薩克  
素強盛雄長諸伯克且有誘擒張格爾功益驕侈自肆輿  
馬繁多所經回疆諸城諸伯克悉盛供張以結其歡比入



關猶責地方官供應弗少戢時楊忠武公遇春爲陝甘總督忠武故督師回疆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伊酋將至布政使白公將郊迎於數里外公曰毋須此第視我行事明日將入城公遣牙官持令箭招之使入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公令諸材官部卒有頂戴者皆冠帶華服惟不佩刀轅門外至堂下鵠列兩行皆滿伊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皆屏息立無聲偃僂不敢仰視至堂下憩少時有命入見登堂則堂上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乃至公便服居一小室中高座二童子侍側地施紅罽伊酋及門未踰限已跪地摘帽叩頭公令一童子

扶以入賜小机命坐伊酋至叩首始敢就坐公溫語慰諭之因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視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公曰汝亦老鬚髮加白矣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毋生它妄想伊又叩頭曰謹受教公乃謂之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卽行無多帶從者宜往謁諸官皆有食物犒汝恣汝飲啖也隨令一童子扶之出伊酋汗流竟體衷衣皆溼上馬行數十步神始定明日遽行騎從減十之六公它日語僚屬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當示以天朝威重他省加禮乃知恩也偶讀此感念前歲達賴入覲時事不禁今昔之感輒泚筆記之

梁山舟遺事

梁山舟學士以書名乾嘉間平生深自矜重不輕爲人作  
乾隆末入都祝嘏道出山東聞人言運河盛漲前途道阻  
因詣撫軍某公咨之某公者滿洲旗籍也相見卽盛言水  
勢之大因暫留居署內館之後圃膳餼豐隆惟出入必經  
撫軍內室殊苦不便遂亦鍵戶不出撫軍每三五日必來  
省見則言水勢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無書籍惟插架古  
法帖十數種隃麋數十丸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終日無  
事因以翰墨爲消遣如是者匝月架上楮墨亦略罄矣一  
日撫軍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張筵祖餞

酒半忽顧架上楮素歎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書債皆堆積此間何日始能清理耶學士乃言曰吾在此無所事已敬爲代償矣撫軍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我書名展轉請求者今一旦爲公汗盡奈何亟呼僮斥之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遽匆匆別去旣首途則前驛並無水漲事皆撫軍飾詞欺之耳然莫明其故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官翰林時撫軍方官筆帖式嘗以佳紙求書學士拒而不許今故爲此狡獪以報之學士後與人言及猶憤憤遣人往覘則撫署中四壁琳琅莫非學士手蹟矣此公可謂惡謔然殊未傷雅成哲親王曾爲謝學士階樹作黃庭經小楷爲

生平極精之作旗下一都統見而愛之乃以數十金購宋  
紙一卷親詣邸謁求王領之翌日卽送至某都統訝其神  
速方竊自喜展視了無一字惟一角有蠅頭小字三猝不  
易辨諦視之則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則令人難堪矣

李申耆遺事

申耆先生之令鳳臺也鳳臺地瘠而民悍多豪猾爲逋逃  
藪者相望先生常騎健馬率鄉勇巡行閭里每出不意得  
盜魁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以斂戢嘉慶  
辛未百文敏齡總制兩江適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  
命文敏偵得盜魁爲蒙城人而匿於鳳臺嚴檄兩邑限一

月捕送先生偵知容隱盜首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所撫用  
某役至內室置酒飲之酒半愴然曰吾行解組歸里矣故  
召若來一痛飲耳某役怪其語不倫請其故先生出督檄  
示之某曰此人匿某巨猾家役故知之惜力不能取耳先  
生曰若能取者吾早以捕事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不能  
終作好人故與若作別耳語畢潛然久之某亦悲不自勝  
良久始曰有一策姑試爲之公收役家屬置之獄而發硃  
簽諭役往三日不歸則役必死役之妻若子幸終身俾伺  
應夫人公子俾得延宗祀於願足矣先生諾之猾家距城  
二十五里某卽日至猾款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辱

臨得無爲儀徵案乎某慨然示之硃簽猾曰其人誠在此  
試招與共飲商推之盜魁出則曰我君之新友彼則舊友  
也且我止一身而彼一家顧爲新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  
明日從入城矣次早猾遣力士二十人特長矛獲送至城  
門而返蓋盜魁至驍勃猾知某役之非敵也先生方遣某  
去卽召匠製堅檻集舁者護者百餘人以待某役俄引盜  
至先生略詰姓名卽檻解蒙城而躬自護送之鳳去蒙七  
十里中道有鎮爲兩邑分界所檻車入旅店而先生降輿  
當門坐鄉民聞官獲大盜爭來觀環店外如堵先生怡然  
謂之曰此大盜千萬官軍所不能捕者而我竟得之他日

當膺上賞父老知我喜否當置酒爲我賀乃命取酒來遍酌父老且語之曰此賊精妖術非我孰敵之者彼與我戰力不敵乃幻形爲狐狸思竄去吾亦變虎追之彼又變隼欲高飛吾又變大鵬追之彼窘將走投海吾乃檄天將合捕之又擊以掌心雷始因而就縛觀者奇其語皆環聽不他瞬久之先生以大醉始升輿去是時猾已遣健者數十人來劫見先生方坐店門劇飲遂出鎮外俟良久先生輿始過問檻犯何尙不來從者答以在後徐行猾黨返至店則先生方劇飲時已排店後牆昇檻車由閒道急行計且抵蒙矣猾黨乃廢然返先生卽改乘快馬追檻車與俱疾



馳至蒙會蒙令聯銜通詳聲明鳳臺捕得遵檄交蒙令轉解歸案稟既發先生始還鳳其次日聞盜已越蒙獄去矣蒙令先以虧帑事奉督檄嚴詰事未竟又失盜遂縊先生嘗語人曰鳳穎泗三郡簡壯者五千人可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制且爲大患後數十年捻匪亂起人始思先生言

### 湯海秋之死

益陽湯海秋道光時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華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

梅伯言諸君子皆與之交海秋氣甚豪甫入臺旬日閒數  
上封章忤朝貴意回部曹行走鬱鬱不自得乃研精著述  
所爲浮邱子尤自喜一日諸友集其寓齋或言大黃不可  
輕嘗如某某者皆爲庸醫所誤服大黃致不起者也海秋  
獨曰是何害吾向者雖無疾猶常服此謂予不信請嘗試  
之趣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購至  
海秋卽連取六七錢許吞之諸友競起奪之海秋猶攫得  
最巨者一塊入口且嚼且詈奪者遂不歡而散抵暮遂泄  
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則已於中夜逝矣時年僅四  
十有四文正集中祭海秋文有曰一呷之藥椽我天民蓋

紀實也

栗恭勤公遺事

渾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河臣也少時狀貌英俊家貧將廢學業師某明經賞其慧却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一女甚端麗屬意於公久矣未之發也比鄰某富室子亦請業于明經公與明經子同室而以對屋舍鄰子鄰子窺女美數求昏明經既屬意公則峻却之鄰子對而辭歸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次早公起則明經子臥血泊中視之已喪元矣駭極而號明經奔視大痛疑公所殺控之官縣令察公不春冰室野乘

卷上

四十八 關中叢書

類殺人者而一時不得主名獄不能具因長繫之鄰子闕  
公入獄仍以厚幣求昏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  
一日醉後笑向女曰曩時不出辣手胡以得君爲妻第苦  
若兄耳女大疑因窮詰之某自悔失言堅不肯吐女曰但  
實言今旣偕伉儷矣尙何諱爲某始自承殺人狀蓋某久  
歉公計非殺之不能得女是夕瞰兩人酒醉因持刀越牆  
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徑斷其首而出不虞兩人之易榻也  
女聞言夷然如平時越日乘某出門取懷中兒絞殺之而  
詣署鳴冤令詢得其狀亟捕某至一訊而伏立出公於獄  
女慨然謂公曰身旣彼辱義不能復事君子君他日名德

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剄死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以拔貢官東河知縣洊至河督公貴後感女義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恆佩之數十年無須臾離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吳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聞耗亟來視已不能言數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欲以爲殉也領之始暝初河隄用石爲之而兗豫間無大山輦自數百里外勞費百倍及公蒞任奏改用甃歲省費以數十萬計至今民尸祝之

前輩愛才之篤

二則

嘉慶朝士之以博洽聞于時者北則張石洲穆南則俞理

初正燮一時學人無及之者理初舉于鄉數困公車某科  
阮文達典會試都下士走相賀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禮  
部爲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辨亟薦之是日  
文達適有小疾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  
深疾漢學之迂誕得禮部所薦卷陽爲激賞俟禮部退亟  
鐫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  
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遺卷禮部進曰某日得一卷必  
係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  
達無如何浩歎而已榜後理初往謁禮部禮部持之痛哭  
折節與論友朋不敢以師禮自居且贈詩四首有云如是

我聞眞識曲最難人說舊知名又云冥鴻已分翔寥廓暮  
雨蕭蕭識此心其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書初名米鹽錄  
禮部爲鳩貲選刻其半易名曰癸巳類彙

道光丙戌會試劉申受先生爲同考官得龔定庵卷狂喜  
亟薦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某侍御得卷猶疑不遽薦  
禮部讀其文而大異之乃捉令亟薦故默深於禮部終身  
有知己之感焉然龔共魏竟皆下第先生痛惜之贈以詩

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畫嶙峋益益春溪比西子  
浣花濯錦裁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頰伏歸洪鈞鋒  
車西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繽紛茲登新堂六十俊

自注浙卷

七百餘人余獨分得六十卷

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

火元氣蔚蔚暉朝暎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齋肅陳  
經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鍛羽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  
中司命何歡嗔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精神  
尤精選理躒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  
持示我咨嗟頻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場翩然雙鳳冥  
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  
埴城闔定庵是歲三十有五後三年始捷南宮禮部卽卒  
於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則禮部不及見矣

內務府糜費



滿員之任京秩者以內務府爲至優厚相傳承平時內府堂郎中歲入可二百萬金近年內務府大臣多由堂郎中積資升擢如立山之多藏厚亡亦以任堂郎中最久家資累千萬故爲拳匪所瞰也乾隆朝汪文端公由敦一日召見上從容問卿味爽趨朝在家亦曾用點心否文端對曰臣家計貧每晨餐不過鷄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鷄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則四十金矣朕尙不敢如此縱欲卿乃自言貧乎文端不敢質言則詭詞以對曰外間所售鷄子皆殘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賤直得之每枚不過數文而已上乃頷之列朝惟宣廟最崇儉德道光三十年間內府

歲出之額不過二十萬堂司各官皆有臣朔欲死之歎上一日思食片兒湯令膳房進之次晨內務府卽遞封奏請添置御膳房一所專供此物尙須設專官管理計開辦費若干萬金常年經費又數千金上乃曰無爾前門外某飯館製此最佳一盃直四十文耳可令內豎往購之半日復奏曰某飯館已關閉多年矣上無如何但太息曰朕終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而已以萬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可慨也同治時穆宗大昏購皮箱一對亦尋常市上物不過數十金者而報銷至每對九千餘兩文文忠力爭之不能得也

道光時南河官吏之侈汰

銅瓦廂河決以前治河有兩總督北督駐濟甯南督駐清江浦北河事簡費絀繁劇迥遜南河方道光中葉天下無事物力豐厚南河歲脩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以供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衣服車馬玩好莫不鬥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河防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見宜乎大亂之成痛毒遂遍於海內也某河帥嘗宴客進豚肉一簋衆賓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迥非凡品而已宴罷一客起入廁見死豚數十枕藉院中驚詢其故乃知頃所食之一簋卽此數十豚

背肉集腋而成者也其法閉豚於室屠者數人各持一竿追而扶之豚負痛必叫號奔走走愈亟撻愈甚待其力竭而斃亟剖背肉一瓣復及他豚計死五十餘豚始足供一席之用蓋豚背受扶以全力獲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脊一處甘腴無比而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充烹飪盡委而棄之矣客聞之不覺慘然宰夫夷然笑曰窮措大眼光何小至是吾執爨甫兩月已手剖數千豕矣此區區者曾何足顧問耶其烹鵝掌之法用鐵籠籠鵝于地而熾炭其下旁置醃醬之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醃醬自救及其死則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而餘肉

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峯者選壯健囊駝縛之於柱以沸湯澆其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峯而全駝可棄一席所需恆斃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爲慘酷選俊猴被之錦衣穴方桌爲圓孔納猴首孔中柱之以木使不能進退乃以刀剃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楚叫號聲極哀然後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不過三二勺而已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甚至食一豆腐而製法至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於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恆歷三晝

夜不能畢故河工燕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各廳署自元旦訖除夕非國忌無日不演劇每署幕客數十百人游客或困頓無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廳汎各署無不立即延請有賓主數年曾未一謀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逾旬月必饋燕席幕中人爲樗蒲戲者得赴帳房支費皆有常例防汎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爭羨以爲至榮其歸也主人必有酬勞百金至數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署中有執事之幕客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河帥爲之

登高一呼萬金可咄嗟致舉人拔貢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驕奢淫佚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來所未聞者釀成大劫不亦宜乎

曹杜兩相得諡文正之由

國朝漢大臣易名得正字者凡八人一湯睢州二劉諸城三朱大興四曹歙縣五杜濱州六曾湘鄉七李高陽八孫壽州較宋明兩朝過之倍蓰嗚呼盛矣綜而論之劉曾之道德功業洵足當正字而無媿睢州之爲人有謂其爲僞君子者大興晚年耽嗜宗教自謂能與呂仙問答其事甚怪其飾終之典所以備極寵榮者則以和相弄權時大興

于仁廟實有調護之功耳此其事人人所習知壽州則無毀無譽之愿人于國事無大關繫姑不具論若歙縣濱州兩公則於國家治亂之關三朝授受之際實有非常絕大之關繫天下之士或有未盡悉其始末者爰追憶曩時所聞師友之緒論泚筆紀之亦三朝得失之林也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弗易宮中用款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堂司各官皆貧困欲死其儉德實三代後第一人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莫能及也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媮民生日困勢窮事極釀成兵禍外擾海疆內興赭寇遂以開千古未有之變局所謂上有堯舜之君而下



皆共繇之佐者真道光朝之謂矣夫以宣廟之聖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媮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則皆歛縣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頗倦勤而一時言官多好毛舉細故相率爲浮濫冗瑣之文以塞責上初猶勉強延納久益厭之欲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則又恐言路爲之沮格歛縣以漢首相直軍機上一日從容語及之歛縣因造膝密陳曰是無難凡言官所上章疏無問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體疑誤之字交部察議懲戒一二人言者必駭服聖衷之周密雖一二筆誤猶不肯輕易放過况其有關係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

封事矣在上無拒諫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計無便于此者上聞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幾言官相戒以言事爲厲禁而科道兩署七八十人皆寒蟬仗馬矣歛縣之巧伺人主意旨藉公論以逞私意者率皆類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觀之忠謹也絕不之疑雖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歿也猶痛惜之賜卹恩旨有獻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語蓋其所以固寵者深矣嘉慶以前殿廷考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詞而後書法未有摘一二破體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歛縣始用此術衡文不但文詞之工拙在所不計卽書法之優劣亦不關重要但通體圓整無一點畫

訛錯卽可登上第蓋當時承乾嘉考證學派之餘波士子  
爲文皆以博奧典實相尙歙縣素不學試卷稍古雅者輒  
不得其解故深惡而痛絕之後來主文衡者樂其簡易相  
率效尤於是文體頽而學術因之不振矣道咸兩朝功令  
文字最爲卑陋皆歙縣一人啓之也祁文端旣貴以小學  
提倡後進輦下學派始稍稍振起然遠遜乾嘉之盛矣

此條

聞諸文道  
希學士

達縣吳季清先生友一內務府老司官旂人某君年七十  
餘矣通籍道光末歷事四朝內廷故事綦熟嘗爲述道咸  
閒遺事多人閒所不得知者云宣廟晚年最鍾愛恭忠親

王欲以大業付之金合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逡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勛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臨行時必詣師傅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

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  
生榮枯關頭當切記無忽也文宗既至園所如所囑行之  
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  
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  
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  
州所教以對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儲之議遂  
決後數歲宣廟上賓文宗甫御極卽晉濱州爲協揆未及  
正綸扉而遽薨逝上聞訃爲之失聲親往奠醢追贈太師  
予諡文正飾終之典悉視大學士例有加嘉道以來漢大  
臣追贈太師者僅公一人而已蓋非惟追懷典學之勤亦

以報其擁戴之勤也國朝列聖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蓋亦濱州啓沃之力云

### 穆相權勢之重

順德羅椒生尙書

惇衍

涇陽張文毅公

芾

雲南何根雲制

府

桂清

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湯海

秋農部房海秋爲之狂喜賦三少年行者也時道光末造

穆鶴舫相國

彭阿

執政炙手可熱張何兩公皆附之獨椒

生尙書絕不與通散館後初考試差三人皆得差命旣下

尙書往謁潘文恭文恭問見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駭然曰子未見穆相先來見我殆矣尙書少年氣盛不信其說

亦竟不往次日忽傳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爲也其權力回天如此國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尙書一人而已實則張何之年皆小于羅也

考是年登科錄羅十九張十八何十七

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約穆一人實專主之王文恪旣薨祁文端尙力爭然文端在軍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祁兩公之忠宣廟未嘗不深知之傳聞和局旣定上退朝後負手行便殿堦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啓命內侍持往樞廷

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卽以授之并囑其母爲祁寯藻所知蓋卽諭議和諸大臣畫押訂約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樂以至棄天下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其遺疏嚴劾穆相彰阿穆大懼令其門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子伉且以危詞脇之遂取其遺疏去而別易一稿以進人皆知爲涇陽張文毅芾所爲而不知其謀實定於文毅同縣人聶灃之手聶字雨帆以拔貢朝考一等官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爲穆相所深倚旣得文恪遺疏穆相面許以大魁酬之是時聶已捷京兆試矣及禮部試屆期穆



相授以關節且徧囑四總裁十八同考官時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晉人也夙倔強生平未嘗趨謁穆相得穆囑陽諾之及入闈聶卷適分某侍御房侍御亟扃諸篋中而固鐫之榜既定獨不得聶卷主司房考相顧錯愕羣知爲侍御所匿也因議搜遺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爲佗僚狀曰吾某夕不謹致一卷爲火所燼榜發後不得不自請議處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卽此卷乎衆知無可爲廢然而返聶此歲亦補缺不復應禮部試後聶官至太常少卿穆敗聶亦謝病歸回匪之亂首擾涇陽涇陽爲西北商旅所輻輳繁盛亞漢皋賊故首趨之衆謀城守議廣積芻粟聶以官貴春冰室野乘

卷上

五十九 一編中叢書

爲衆紳領袖謂賊可旦夕平城決無久守理而其家有積粟數千石可規善價也乃倡議賊方苦乏食故所至鈔掠今積粟城中是招之使來也力爭不令一粟得入城後賊圍城年餘城中食盡守禦具一無缺獨人皆餓仆莫能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數千萬計涇陽不守而西北之元氣盡矣嗟夫僉壬之爲禍也烈哉文恪諸子旣賣其父後來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於力爭和議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張船山侍御之直節

遂甯張船山先生書畫妙一時性伉爽無城府由檢討遷

御史上官日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  
一劾河漕鹽政或謂之曰子不慮結怨中外乎先生笑曰  
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  
感我爲達其意若無意於此者吾將其身分擡高至於如  
此慚媿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題一斷句  
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動乍低頭沈思擊何處讀  
此詩可想見其風采矣

道光朝兩儒將

道光季年英吉利擾浙海定海之陷三總兵死焉三總兵  
者山陰葛壯節公雲飛湖南鳳皇廳鄭忠節公國鴻甯河

王剛節公錫朋也鄭葛兩公皆以儒將著葛公有四十自傷詩爲人傳誦其詩曰馬不嘶風劍不鳴等閒已老健兒身近來不敢窺明鏡恐照頭顱白髮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足與岳忠武滿江紅詞莫等閒白了少年頭之句後先輝映矣葛公之授命也義勇徐保求其屍得諸竹山門下時雨霽月明見公立厓石前半面已爲賊削去左目猶睽睽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乃行嗚呼敵愾之志將母之忱歿而猶不能忘哉鄭公文學甚優而尤精經術著有詩經疏義行世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之薨也文宗御製聯語輓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  
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  
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讀之者  
莫不感泣世傳文忠居恆常自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  
禍福避趨之兩語不置不知爲成句仰爲文忠自撰也

林文忠公遺詩

林文忠詩不多作而勁氣直達音節高朗最近有明七子  
相傳公戍新疆時有出嘉峪關四律云雄關百尺界天西  
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雲低天  
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殺函千古險回看

春冰室野乘

卷上

六十一 關中叢書

祇是一丸泥東西尉候往來通博望星槎笑鑿空塞下傳  
笳歌敕勒樓頭倚劍接空同長城飲馬寒宵月古戍盤雕  
大漠風除是盧龍山海險東南誰比此關雄敦煌舊戍委  
荒烟今日陽關古酒泉不比鴻溝分漢地全收雁磧入堯  
天威宣貳負陳尸後疆拓匈奴斷臂前西域若非神武定  
如何此地罷防邊一騎纔過卽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潛棄  
繻人去誰能識投筆成功老亦還奪得焉支顏色冷唱殘  
楊柳髻毛斑我來別有征途感不爲衰齡盼賜環

春冰室野乘卷上終

春冰室野乘卷中

咸陽李岳瑞撰

林鄧唱和詩詞 三則

文忠不以文學名而餘事倚聲亦入南宋之室其月華清  
和鄧嶰筠尚書沙角眺月韻云穴底龍眠沙頭鷗靜鏡奩  
開出雲際萬里晴同獨喜素娥來此認前身金粟飄香拚  
今夕羽衣扶醉無事更憑闌想望誰家天際憶逐承明隊  
裏正燭撒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馳爭比輭塵風細問烟  
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宵霽念高寒玉宇在長安  
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靜風簾卷篁疏月影捎閒拈新拍

按瓊簫惹得隔牆眠柳齊嫋小蠻腰自闌清涼界斜通宛  
轉橋家山休悵秣陵遙翦取吳紉寫取舊姻梢喚取幽禽  
入畫相對舞雲翹風情如許亦復何減歐范

嶰筠尙書諱廷楨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粵治鴉片案尙  
書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災權貴忌文忠因並  
及尙書兩公先後戍邊而粵事遂不可爲矣尙書督粵時  
有高陽臺一首卽咏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  
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  
爇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貸天錢  
星查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暝色凄然望斷紅牆青鸞



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  
雨歸帆明月空舷已亥歲除文忠留鎮兩粵而尙書移督  
兩江持節鄉里人尤榮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代其臨行  
時留別文忠有換巢鸞鳳一首云梅嶺烟宵正南枝意嬾  
北葢香饒甚因催燕睇底事趁鴻遙頭番消息恰春明蓼  
汀杏梁青雲換巢離亭柳漫綰線繫入蘭橈思悄波渺渺  
簫鼓月明何處長安道洗手諳姑畫眉詢壻三日情懷應  
惱新婦無端置車帷故山還許尋芳草珠瀛清香襟期兩  
地都曉此兩則皆可入詞林紀事中尙書在新疆時有百  
字令一首祭東坡生日云九疑雲黯更忽忽去跨南飛孤

鶴天上瓊樓寒自好偏向瓊田飄泊磨蝎身宮飛鴻爪跡  
生氣還如昨海山兜率舊遊應許尋著儂亦珠嶠餘生乘  
風縹緲來聽龜茲樂一種天涯萍與絮腰笛而今零落北  
府兵銷西州路遠歸夢時時錯華年知幾翠尊聊爲公酌  
宋于廷序尚書詞集謂其通籍以至持節居處飲食無改  
寒素惟於音律殆由夙授分寸節度有顧曲風於古人之  
詞靡不博綜所自製則雍容和雅纖掣之音逖濫之響無  
從犯其筆端所存無多所託甚遠非過譽也文忠少尚書  
十歲嘗言尚書年已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鬻隸足  
見先輩養氣之厚

尚書賜環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詩送之曰得脫穹廬似脫  
圍一鞭先著喜公歸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  
漫道識途仍驥伏都從遵渚羨鴻飛天山古雪成秋水替  
浣勞臣短後衣回首滄溟共淚痕雷霆雨露總君恩魂招  
精衛曾忘死病起維摩幸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  
客轉無言玉堂應是回翔地不僅生還入玉門尚書由謫籍賞編修  
還朝尚書亦有和詩云秋淨天山正合圍忽傳寬大許東  
歸餘生幸保精魂在往日沈思事業非遇雨羣疑知並釋  
搏風獨翼讓先飛河梁自古傷心地無那分攜淚滿衣事  
如春夢本無痕絕塞生還獨戴恩未必萑蘭香共擘要留

薑桂性常存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此去刀  
鏃聽續唱遲公歸騎向青門

陶文毅識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舉秋試也禮部報罷回籍侘僚甚館醴陵書  
院山長脩脯至菲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方督  
兩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  
道江西文毅聖眷方隆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  
悉有加醴陵爲贛湘兩省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爲行館囑  
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之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  
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

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卽以印  
心石屋命之召見時慕陵嘗從容詢及也文毅覩楹帖激  
賞不已問縣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對卽遣輿馬迎  
之至談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禮以上賓文毅得子晚  
其公子尙在髫齡而文襄有一女年與相若文毅一日置  
酒邀文襄至酒半爲述求婚意文襄遜謝不敢當文毅曰  
君毋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  
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文襄知不可  
辭卽慨然允諾未幾文毅騎箕文襄經紀喪事挈公子歸  
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井如文毅在時陶氏

族人欺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文襄爲之禦侮得無事文毅藏書甚富文襄暇日皆遍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勛業蓋悉植基于是時也

### 桂林寇警軼聞

粵西撫幕有陳君者年八十餘矣在撫幕數十年金田之亂固所目擊嘗爲人述粵匪圍桂林時事至可駭笑省城被圍先後三年餘於時撫桂者爲長沙勞文毅公崇光所恃以爲守者撫署親軍三百餘人武巡捕某弁統之民團五百餘人紳士張某統之駐城中湖南援軍千餘人駐城外賊雖圍城實未嘗一日進攻蓋其精銳已悉數北趨留

桂林者半屬老弱罷病本不欲戰聊以牽制而已土人初  
尙畏賊久之乃與賊相忘省城四門扃其三惟開西門以  
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經賊壘賊亦不過問賊中食物偶缺  
亦時時入城購買長髮鬢鬢然紅布帕首游行街市間人  
共知其爲賊賊亦不自諱城中大小將校皆與賊通款曲  
酬酢往來而團總張紳蹤跡尤密令節朔望賊營常置酒  
招張紳與諸官飲張紳諸官皆坦然赴之醉飽而歸亦時  
時置酒請賊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入  
城而已桂林被圍久餉源斷絕公私埽地赤立主客軍不  
滿二千人欠餉皆積年未發軍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與

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詬之甚厲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語軍士曰當此世界猶向我輩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卽辭差不能鬱鬱久居此矣衆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輩欠餉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歡於大帥矣安能更索欠餉君輩自向大帥理論可耳於是有人據撫署大堂自訴飢苦者俄而增至數十人噪聲漸厲文毅在內室聞之則自出彈壓甫及門矛鋒已自門內出矣始悚然退歸召某弁至譙讓之使以大義安慰衆心某弁辭不往文毅大怒乃坐以激變軍心而下諸臨桂獄別簡一人爲親軍督一面令司道府縣安撫變兵許以餉至卽發諸軍士亦本不欲與



巡撫爲難聊藉此爲戲以抒其憤懣而已得諸官撫慰亦  
遂散去如是者又數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  
忽上書文毅自稱從戎數年一無建樹中路蹉跌實所不  
甘與其羈死囹圄何如戰死沙場倘蒙恩釋出當率所部  
殺敵致果以報文毅得書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戰  
亦大佳事卽召之至面獎其勇敢謂曰汝所將特三百人  
耳烏能與賊戰某弁曰尙有張紳所統團練五百人在可  
令彼爲後勁某當力效前驅文毅首肯卽以令箭召張紳  
至語以故張紳大驚念今日乃言戰耶然不敢違巡撫令  
姑許諾遂相率出城壓賊壘而陣鳴鼓大譟賊出視亦大

驚迎謂曰彼此相安耦俱無猜久矣今奈何遽以此面目相向耶某弁不答麾衆直前搏戰賊始知其真欲戰也亦蜂擁拒敵不食頃某弁與三百人者遂皆併命稱國殤矣張紳徐至頓足曰今茲敗矣某弁全軍覆沒吾何以復命癡立良久卽馳去逕赴賊壘令從者以被虜歸報團勇皆桂林城中無賴子惟張紳能統馭之張紳旣去軍無統率諸軍士日爲暴閭市官吏不敢詰命他紳接統則皆辭以不能文毅無如何則謀贖回張紳乃遣使者詣賊營商之賊目允贖而要以大砲四尊紅纒十疋爲交易之媒介使者歸復命文毅難之曰紅纒無足重輕大砲胡可畀賊外

人聞之其視吾輩爲何如人耶復命使者往議以數百金爲大砲代價賊目不允必欲得砲而後可使者歸諸官相顧無策藩司某進曰今旣無用砲處砲之在我與在賊庸何擇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請聲言允給紅纒不允給砲而密以纒纏砲身使人但見爲纒不見爲砲昇而置諸城外俾賊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譔然曰君眞善辦事者矣如其計行之而張紳果歸

### 曾文正公遺事

金陵之初復也有蕭山一士人自稱浙省教職謁文正軍門雄談大睨不可一世文正心奇之偶談及下僚欺蔽之

難杜某正色曰受欺不受欺顧在己如何耳某盱衡當世大人君子惟有中堂至誠感人人自不忍欺若左太保之嚴氣正性人不敢欺然以較中堂已落第二義至如某某諸公則人卽不欺而已顧常疑其欺或已被欺而反不疑其欺者比比是也文正大服撫髀稱是不置因語之曰吾幕府諸賢子可徧謁之月旦其優絀以語我某諾而出次日復命曰軍中多豪偉士然某於其間得二君子人焉文正驚詢之則涂制府宗瀛郭中丞柏蔭也文正益心折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製砲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請發卒追捕文正默然良久曰

休矣置之可耳所司莫測其意惘然退文正乃咄咄獨坐  
自循其須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皆匿笑聞其人卒  
折節爲善士爲諸生以終

###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之捷秋試也與同年生湘潭歐陽某同舟北上一  
日文襄伏几作書歐陽生問何爲曰作家書耳有頃舟已  
泊文襄匆匆登岸縱眺書稿置几上尙未緘封也歐陽生  
因取視之書中敍別家後情事了無足異者惟中間敍及  
一夕泊舟僻處夜已三鼓忽水盜十餘人皆明火持刀入  
倉以刃啓己帳已則大呼拔劍起力與諸賊鬥諸賊皆披

靡退至倉外己又大呼追之賊不能支紛紛逃入水中頗恨己不習泅致羣盜逸去不得執而殲旃也歐陽生讀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餘日果有此事己何以不知然家書特鄭重其事又似非子虛因召文襄從者問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問之皆矢言實無其事未幾文襄徐步返舟歐陽生急詰之文襄笑曰子非與我同夢者安知吾所爲耶歐陽生曰夢耶何以家書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癡人矣昨晚吾偶讀後漢書光武紀見其敘昆陽之戰雲垂海立使人精神飛舞晚卽感此夢乃悟前史所敘戰事大半皆夢境耳安知昆陽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夢

者子胡爲獨怪我耶信矣癡人之不可與說夢也

吳縣吳清卿中丞之督學陝甘也按試至蘭州於時左文襄甫肅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文襄固夙以武侯自命者平時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中丞下車觀風卽以諸葛大名垂宇宙命題文襄聞之甚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文襄捫髭微笑不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敢

### 左文襄聯語

先外祖巴陵劉湘浦先生諱

樹森

弱冠以刑名學遊幕秦

中歷佐諸節使幕四十餘年爲文章宗法柳州簡練峭潔

奏牘之文一時無兩每遇極繁蹟瑣屑之事他人數十語所不能盡者先生輒以數語了之而曲折奧突無不畢舉以是名動九重咸豐中曾卓如中丞望顏入覲文宗曾以先生名垂詢士論以爲至榮先生之薨也左文襄以一聯輓之曰約秦法三章弱楚材一个聯長盈丈作擘窠書字徑幾二尺許爲文襄生平極得意書有勸諸舅氏以此泐諸墓門者以尺度過長竟不果

###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與曾李埒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



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延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近讀江都史繩之中丞念祖復程伯宇一書其詆訶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

歷攷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死聲千里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于暴人之前乎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僿士人僅知帖括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悞粉飾之情狀嗚呼使多忠勇不死關隴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

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肆稟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李文忠公遺事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溝猶督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國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

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于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卽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弟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

竟踉蹌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卽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却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僚如此

### 閻文介遺事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

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閣敬銘  
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  
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  
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閣敬銘氣貌  
不颺而心雄萬夫之語未幾卽超擢藩臬晉撫山東東事  
旣定公亦乞病解組以故居逼近大河時虞水患乃徙居  
解州之運城光緒元年秦晉大飢奉命偕曾忠襄公督辦  
晉賑吉州牧段鼎燿冒侵振款奏斬以徇諸官吏皆惕息  
莫敢訕法晉人歌詠其事至以比包孝肅辛巳冬與南皮  
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

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至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后顧公亦曰丹翁以爲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衆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數

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甯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方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

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  
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  
下

文介長戶部數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卽以漢司員筦理北  
檔房是也故事天下財賦總匯皆北檔房司之而定例北  
檔房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人士大夫無能  
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文介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  
弊及爲尙書卽首建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  
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斲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參用  
漢員不可當時滿司員尙無所可否而胥吏皆懼失利權



百計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動幸是時慈聖眷公方殷竟從其請邦計出入之贏縮至是乃大暴於天下此亦滿漢權力消長之一大事也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擊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文介靳不與款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尚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爲尚書則又進福文慎錕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慎旣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齟齬者備至文

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筦部而權力已大遜爲尙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開缺候簡二李皆一時廉吏爲文介所舉而被疆臣劾罷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鐸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

三公卽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國朝二百年閒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諡而斬之賴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硃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

光緒乙巳冬薄遊漢臯宿漢陽兵工廠廠吏某君咸同時舊人也年七十許矣猶及事胡文忠爲述文忠及朝邑閣文介公遺事甚悉文介之署鄂藩也文忠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

樹森

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

南盤屋李午山方伯

宗燾

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

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嬖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己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即臥室就見亦無妨閤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

中以襍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于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免其爲調人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卽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啓行無許片刻逗遛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

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憚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 倭文端沮開同文館

同文館之始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

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  
朝廷歲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方爭之烈恭忠親  
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蓋欲以閒執其口也文端受  
命欣然策騎泣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  
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麐伯太史以聯  
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  
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書  
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  
見擯于清議也國之不競諸君子烏能辭其責哉雖然今  
日國家固已興學矣固已重用留學生矣而效果究何在

耶吾恐文端諸人方齒冷于地下而持用夷變夏之說者且益張其燄而助之攻也噫

恭王用人之公

光緒癸未春豫撫李鶴年以王樹汶案革職孝欽召見樞臣謀代者高陽李文正舉今相國定興鹿公寶文靖舉覺羅成孚兩人皆藩司資望相埒孝欽疑未能決顧問恭忠王當與何人王對曰成孚亦甚好但滿員恐不諳民間利病豫省吏治甚頽敝不可不簡授清望之員以矯之用成不如用鹿議遂定會河督梅啓照亦緣是案罷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務賢王之立賢無方如此



朱提督洪章遺事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洪章黔之鎮遠人胡文忠爲鎮遠守洪章以親軍隸麾下文忠壯之及陳臬湖北遂挈以自隨肅清武漢實爲首功文忠太夫人壽洪章使酒罵座忤其曹偶文忠慮不爲諸將所容因遣從曾文正軍文正因使帥精銳數千人隨忠襄擣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人殲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

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爲先入者衆皆默無言洪章憤願一人爲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已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爲第四人於是李蕭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其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張文襄督兩江時洪章猶在然閑廢久矣文襄爲奏起之使募十營駐守蘇浙間之金山衛

軍紀肅然市塵不擾未幾以積勞觸發舊傷卒於軍吳人至今猶感其惠云

張汶祥案異聞

張汶祥刺殺馬新貽一案當時問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後異論蠶起大抵皆謂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爲友復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劇幾於鐵案不可移矣然以蒙所聞則有大異者張初在髮逆軍中爲李侍賢裨將金陵旣下侍賢南竄閩廣數爲官軍所敗汶祥知其必亡陰懷反正之志會有山東人徐姓者仕爲武職被賊掠去適與汶祥同營二人遂深相結納謀同逃誓富貴無相忘未幾竟

得脫時馬已官浙撫矣徐與同鄉故相識遂留其幕下爲材官而張則展轉至甯波開小押當自給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與飲酒酣徐忽慨然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節帥之尊而竟甘心外嚮曾無人發其覆者而吾儕小人不幸被擄伺便自脫官府猶以賊黨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于是者張異其言固詢之徐乃言旬月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僞詔也馬新貽故僞詔略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得書卽爲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則

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聞言大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洩憤已而馬下令禁私開押店盤利害民而張肆遂被封益落魄無俚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是日馬未曉已出閱操歸署時甫黎明張潛伏箭道門側以候會有一山東人漂泊白下求馬資助者輿甫入門其人卽攔輿遞呈馬探半身出接呈張狙出進刃刃從脅下入本向上張又力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馬旣飲刃卽大呼謂左右曰扎著了南人不明北語誤扎爲找故疑二人本相識因以有復仇之說也馬死時家

有兩妾皆四十許蓋從馬已廿餘年矣張旣被獲羣擁之入署兩司集訊之張據地跌坐抑使跽卒不肯但問上坐者何官曰臬藩兩司笑叱曰兩司那配問我請將軍來我始肯言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制臺家屬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若是吾終不肯言矣窮詰之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始以徐語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篋苟不得僞詔者吾甘伏反坐之罪問官聞此咸大皇惑不欲興大獄故矯爲獄詞而亟磔張于市實則終無確供也莫子偃先生之弟某于時署江甯府親

覩其事云

林夫人書稿

沈文肅公夫人林氏爲文忠公女其乞援饒廷選以保廣信府城事人豔稱之而書稿則多未之覩亟錄於此書云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聞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時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恐返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賈遷徙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

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障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賈志至今以爲深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纜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



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  
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  
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 高心夔遺事

故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宗室肅順爲三凶之魁卒以大  
逆伏誅然其才識在一時滿大臣中實無其比髮逆蕩平  
之由全在重用漢臣使曾胡諸公得盡其才人第知其謀  
之出于文文端慶而不知帷幄之謀皆由肅主持之徒以  
戊午科場大獄爲科甲中人所切齒故惡而不知其美耳  
肅雖痛恨科甲而實愛才如渴一時名士咸從之遊湘潭

王闔運湖口高心夔其尤著也方左文襄之佐湖南幕府也爲蜚語所中疾之者爭欲置諸死地禍幾不測微肅之論救必無幸矣方獄事急時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師詣高謀之高卽入言於肅肅曰論救吾當力任之然必外廷漢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詢某乃可盡言不然某素不與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無端言此適以啓上疑耳高出謀于衆衆皆畏禍累蔑敢應者吳縣潘文勤時官翰林慨然單銜入奏請以百口保左宗棠無他上果持其疏詢諸樞臣肅頓首奏潘祖蔭國家世臣所保必可信請姑寬之以觀後效因乘機極言滿將帥腐敗不可恃非重用漢臣不

可上大感動即可潘奏文襄獲無事旋卽大用而曾文正  
督師之局亦定于此時肅之功顧可沒哉文襄歷任閩陝  
兩江於京朝士大夫嚮不致餽冰炭獨於文勤每歲必以  
千金爲贐訖終身無間高舉己未進士相傳禮部放榜後  
肅爲之竭力揄揚於公卿間必欲以第一人處之及覆試  
保和殿欽命詩題官韻限十二文而高誤押入元韻一字  
因置四等罰停殿試一科肅亦爲懊喪無已次歲庚申恩  
科高臚唱列入二甲肅於朝考前一日探得詩題爲紗窗  
宿斗牛得門字唐人孫逖夜宿雲門寺詩也亟召高至密  
以題紙授之且勗曰此番好爲之朝元當可望也入場題

下果符通場三百人無識出處者高意得甚自命不作第  
二人想出場後持詩稿卽往謁肅肅覽之頓足曰完矣完  
矣蓋通首除官韻外其七字皆押入十一真部也翌日榜  
發復列四等引見得歸班銓選王壬秋嘗戲以聯語贈高  
曰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嘻謔而虐矣自肅伏法後高  
益潦倒無聊俚文襄由陝督入軍機高猶旅食京師也文  
襄出督兩江亟爲高報捐道員指分江南囑其先行到省  
以俟高引見畢卽由海道南下文襄由內地徐徐行抵瓜  
洲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謁猶不見高來奇之俄渡江至  
金陵城外高猶未來文襄不能忍詢諸藩司某某愀然對

曰高道於昨日逝矣文襄亟往臨哭之爲不怡者累日高號

伯足江西湖口人同治末年官吳縣知縣光緒七年卒於吳中

### 延樹南宗伯之大節

光緒丙戌三月孝欽太后率德宗恭謁東陵至定東陵孝貞顯皇后陵也鑾輿甫至未行禮先詣配殿小憩所司以禮節單呈進后閱之色頓不懌擲之地命另議以進蓋照例拈香進酒須跪拜故后不願也是時高陽李文正爲漢尙書聞命色變戰栗不敢出一語滿尙書延樹南宗伯煦獨奮然曰此不能爭國家何用禮臣爲公不敢言我當獨面奏卽肅衣冠入見跪殿門外大言曰太后今日至此兩

宮垂簾聽政之禮節無所用之唯當依顯皇帝在時儀注  
行之耳后聞奏失色命之起公對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  
待罪禮曹見太后失禮而不敢爭臣死無以對祖宗不得  
請誓不敢起后不得已可其奏公乃徐謝恩起當是時同  
列皆汗流浹背公從容如平時卒成禮而後歸是科會試  
改十一日  
入場蓋車駕初  
八日始還京也

薛雲階司寇之法學

前明六部權最重爲部郎者率視外任如左遷國朝官制  
無異明代而部權之衰則一落千丈矣士大夫起家進士  
任曹司二三十年京察注上考始得一麾出守同儕望而

羨之真有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之慨噫可以觀世變矣諸曹可事權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畫諾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爲故曹郎尙能舉其職刑部事統于總辦秋審處額設提調坐辦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審監候之獄必在署資深且深通律學者始獲充是選長安薛雲堦尙書允升官提調十餘年始獲外簡甫六歲復內擢少司寇洊長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終身此官其律學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嘗著一書以大清律例爲主而備述古今沿革上泝經義下逮勝朝比其世輕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詳著其得失以爲後來因

革之準書凡數十冊冊各厚寸許卷帙繁重竟無人能爲任剗剔者恐日久終不免佚闕矣

尙書清癯瘦削若不勝衣而終日端坐讀書無倦容語音極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會中忽發一言雖坐離數丈者亦聞之歷歷不啻促膝對語而大聲雄辯者其音反爲所掩蓋壽相亦異稟也嘗言士大夫一生學問爲一事科名爲一事官職名譽又各自別爲一事兼是四者古今殆罕其人以王荊公之道德氣節而宋儒至儕諸盧杞包孝肅使生於兩漢時在酷吏傳亦不過僅居下駟之列而至今婦孺皆知奉爲神明名實何必相符史冊安有定論耶嘗



爲嘉興沈乙盦述之乙盦歎息以爲至言

寶文靖遺事 二則

恭忠親王在政府與寶文靖相得王恆呼文靖爲龜一日  
退值偕行過一豐碑下王指負碑之鼯鼯戲文靖曰此爲  
何物文靖正色對曰王爺乃不識此物乎此龍生九種之  
一耳王亦鼓掌大笑

寶相國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諡文靖於  
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公  
意啓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

多忠勇公軼事

中興諸將之善戰者以多忠勇公隆阿爲最公之戰功始於東南而終於西北東南戰事最久而不如西北關繫之重蓋其在東南不過攻城野戰之勳而在西北則仗鉞專征獨當一面也同治元年陝回亂起朝廷以勝保爲欽差大臣帥師西征勝保在皖北頗著聲績及西入關則銳氣頓挫株守省垣日縱淫樂不敢言戰事言者交章論劾詔逮治入京而以公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東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蘇家溝再西爲渭城蘇家溝渭城皆在咸陽境賊於渭城建府治蓋居然以僞都視之矣公督師入關徑趨羌柏力戰三日夜克之殲悍賊幾盡移師

西指羣賊懾公威蘇渭兩城皆一鼓下陝回皆西走甘肅  
大軍方欲上隴而蜀匪驟出山據整屋鄠縣乃移師而南  
整屋甫下公亦致命千鈞之弩傷於鼯鼠惜哉回逆最悍  
耐戰過粵匪遠甚賴公先後十餘戰盡梟其魁桀左軍西  
征直因公成局而蕝其事耳微公造攻於先後來成敗未  
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則必舉逆孽而盡殄之平慶涇固閒  
無花門蹤跡矣文襄後來招撫直出于不得已車箱之峽  
隱憂方大安得起公九京而付以西陲之事哉

公致命後秦人德之甚雖婦孺無不下淚者而駐防旗丁  
獨深憾之方賊之圍攻省城也官軍分城而守東北隅在

滿城內故旗營主之佐領某潛輸款於賊約爲內應期以六月望夜分賊舁雲梯由東北角樓下登城而某自城上援之至期大風雨賊所持草炬皆溼不能然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馳至曉則已在渭濱去城四十里矣某得賊賄千金欲奄有之其黨大憤遂上變將軍乃斬某以徇賊旋敗退城幸得全公旣抵陝聞其事乃震怒立奏誅同謀者數十人而盡革旗營月餉當是時旗丁衣食無所資相率拆售屋材以餬口鬻子女賣婦者相屬也公薨後繼任者始奏復之故旂丁憾公特甚至今公專祠中春秋社賽旗人無一至者

國朝列女傳三人

曾見達縣吳季清先生所著筆記有紀國朝列女三事云  
聞之湘潭王壬秋後讀壬秋湘綺樓全集有此三傳而所  
紀詳略各不同第一傳香妃事以孝聖憲皇后爲主與季  
清所紀宗旨更互異因憶而錄之以備異聞季清殉節三  
衢盡室國殤遺箸悉葬之烈火中矣錄此三事竟猶想見  
宣南冷寺中掀髯劇談時也黃墟腹痛之感不禁涕泗之  
交集矣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  
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中土者高宗純皇帝微聞之

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諱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和衣中尙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

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刀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自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旣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尙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旣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

先期赴齋宮太后矚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甯宮妃既至則命鑰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閒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旣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甯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啓傳太后命



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  
斂以妃禮葬之

舊史氏曰吾讀亡國之史至于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  
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卽孟昶宮人費氏賦

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  
異辭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

訓也

今世所祀張仙起於宋世本花榮夫人在宮中潛祀  
孟昶一日藝祖見而問之則詭以張仙對謂婦人祀

此像者可以生男藝祖乃釋  
然宋人說部中多載其事

嗚乎孰謂域外遠夷巾幗中

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錢牧齋龔芝麓之徒可以媿死矣  
旗人某氏女者父爲驍騎校夫婦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

女針黹以養縫澣滷廚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咸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己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既當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既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衆往排班候駕於坤甯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上憂勞旰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衆

聞言愈戰懼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室家辭父母以入宮禁果當選卽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赭寇起粵嶠閒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強攫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縱己一日之欲而棄宗社于不顧行見寇氛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笞鞭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上適退朝御輦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牽詣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強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

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寧其家

舊史氏曰甚矣人主聽言之難也往往師保疑丞諫議拾補竭其法語異言疏十上而不能一紆天聽者匹夫匹婦兒女子之流顧能以一言感之且其言恆有常人所不堪者而英君誼辟獨能欣然容之豈不奇哉聞諸故老列祖到宗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御極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堯舜之稱然曾文正奏進孫文定三習一弊疏請銘諸座右

聖意怫然幾欲降旨詰責賴祁文端從容申解乃已疏中  
所言較庶女呼號之詞其順逆當不可同日語矣乃彼所  
苦心孤詣而不能得者此獨於立談間得之誠以危言抗  
論適中肯綮且一出中心惻怛之至誠而絲毫無所矯飾  
故耳然非文宗之聖又胡能紆尊從諫若此哉嗚呼此其  
所以撥亂反正而卒基中興之烈也歟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  
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爲擇配甚苛故及笄猶無  
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雨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  
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曰第索價百金

無增減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過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擇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意女特誓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

親迎以歸伉儷果綦篤壻家故無舅姑惟夫婦二人倡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草笠甚令女爲製錦韜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間晴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昏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閒之者乃陽納交焉恆招生爲詩酒會因導之爲狹邪遊生惑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肆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

倦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起視，已縊於窗櫺間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視碎錦狼籍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

此事與湘綺樓集大異

舊史氏曰：易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女者可謂能見幾者矣。生之寶愛是笠也，非笠之足寶寶製是笠者之人耳。夫以造次不肯相離之物，忽慨然舉以與人，而弗之惜，寵移愛奪之機，朕矣。女也不死，其將坐待爲班姬之扇樓東之珠乎？嗟乎！使淮陰而知此，則必無雲夢之禽；使陸敬輿而知此，則何至有忠州之謫。古今豪俊奇偉之士



如劉誠意者庶其近之矣

李蓮英女弟之指昏

李監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孝欽遂召入內侍起居李妹故慧黠善伺人意孝欽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立伺於旁一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于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卽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纖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

言歸卽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上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慕上此亦其一原因也內務府司員某者年少貌美適喪妻孝欽遂爲李妹指婚焉武進屠敬山水部寄結一廬詩集中有宮詞二首其一云偷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宣賜坐不教侍立繡屏風又某君小游仙詞中一首云漢宮誰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至竟漢皇非重色不將金屋貯嬋娟卽詠此事也

廚役高識

甘肅牛制府鑑少時家甚貧徒步走千餘里至西安肄業

關中書院無以給饗殮資常寄食於院中之廚役某叟家某叟偉其氣宇知必大用不責償也牛後通籍報以千金及督兩江某叟猶健在年逾七十矣家亦小康因往訪牛牛留之署中及鴉片戰事起牛附和弈山伊里布等力主和議陷陳忠愍裕靖節於死某叟乃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產業凡以牛贈金營運所殖者悉斥賣之匯其銀至江南計逾二千金乃持以謁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貌英偉將來必大用爲國家名臣耳豈望報乎今子乃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昔所贈及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廚役不慮餓死也牛亟

起謝竟拂衣去告貸于鄉人乃得歸聞牛同鄉述此事惜竟不知其姓名矣牛先生者牛昔爲諸生時某叟常以相稱者也

沈副憲之知遇

高宗純皇帝訓政時三省教匪方熾宵旰憂勤視朝較平時恆早數時一日召樞臣俱未至獨章京吳熊光入直遂蒙召對是日卽降旨以熊光爲軍機大臣嗣後無召見章京者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諸公之出軍機也是日諸公皆已至直廬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而單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

獨對於是諸公始知有大處分前數日固毫無音息也是日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爲之沈河南祥符人由進士部郎入直是時方官大理寺卿故事領班章京迴翔未久必補軍機大臣沈又承特達知遇如此衆謂不日必當國矣未幾升副憲照例出樞廷乃竟數年不遷僅於庚寅恩科典禮部試旋即下世竟未得與爰立之選信乎升沈之有命也

某太史遺事兩則

某相國者講學家也其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延一新留館之某太史爲諸孫授讀相國生平固深惡吸食雅片烟

者太史到館數月賓主極相契相國方自喜爲諸孫得良師一日太史獨坐齋中整檢箱篋中物篋底固藏烟具方一一拂拭刮磨而生徒突自外入亟掩藏之則已無及矣諸公孫下學歸因爲相國言之相國乃頓足太息歎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棄也偶退朝回步至書齋就太史談移時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倏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雖愚亦知師言必爲某而發某不肖未嘗奉教于大君子之前少時偶因疾病藥餌無靈友朋因以吸烟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沈溺此中者十年矣今聞師言如夢初覺十年來殆不

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  
慰之曰君旣因病吸烟驟絕之恐宿疾復發但有志戒絕  
漸進可耳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爲害相  
與安之今旣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淹留朝聞道夕死之  
謂何即使觸發宿疾遂致不救不猶愈於爲吸烟之人以  
終乎乃卽相國前啓篋盡取其烟具出毀而棄之相國大  
歎異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日危坐齋中不出跬步  
者兩月餘相國諗知之乃益服其進德之猛改過之速爲  
生平所未見留館授職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雄  
郡實則太史生平並不吸烟也

太史一日偕同官詣院接見

掌院學士每月三次詣院至則諸翰林來署坐談數刻每

班十人謂之接見侍讀以下至編檢皆與焉庶子以上則否蓋翰苑職事清簡自清秘堂辦事諸員外罕有得見掌院者故爲此制使堂屬得常相見藉以察其人之賢否也相國從容問曰君讀何書太

史答曰數日以來未嘗讀書適購得菊花數十盆羅列廳事中終日靜坐其間爲養心之一助而已相國乃咨嗟太息曰數日未與君相晤語所見又進一步矣但君必觀花始能養心若老夫則空所依傍雖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覺活潑潑地似當較勝君矣太史栗然改容應曰吾師造詣已至顏子心齋坐忘境界豈門生之所敢望門生不過略有周茂叔綠滿窗前草不除之意耳始兩人問答時



旁坐九人已不禁失笑恐失儀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復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

### 浙案異聞

浙江葛畢氏一案爲光緒初四大案之一自經部審平反久成信讞矣乃以蒙所聞則頗有與當時案牘異者蓋葛品連雖未被謀害要非良死葛畢氏亦實非良家婦也畢故餘杭土妓楊乃武與縣令劉錫彤之子皆昵之楊以諸生武斷鄉曲常恃劉爲護符劉亦藉楊爲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歡而以畢氏爲之媒介楊旣捷秋試家計頓裕畢氏遂議委身事之謀旣定爲劉所偵知乃大憤於是謀所以

陷楊者而適有品連死事品連者畢之夫魯而懦畢平時故庸奴畜之品連不能堪因乘間服阿芙蓉膏以死劉訶知之則大喜卽召品連之出母某氏者至餌以厚賄俾投狀訴冤稱子被二人者謀死縣令逮楊及畢氏至脅以嚴刑五毒備施不勝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楊雖非端人而品連實非所謀害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鉏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然葛品連之服毒果實則楊之冤終無由雪故堅稱品連實病死而非毒斃後事下學使者覆訊仍以原讞上浙京官益恚再疏爭之而刑部提訊之旨下部檄至浙令縣令親解屍棺入都浙紳聞之

大懼亟謀乘夜啓品連棺以他屍易之劉令故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無一人洩其事者劉令行時尙陽陽自得語人曰品連服毒固確楊乃武終無由卸罪吾行騎款段出都門矣旣抵部部臣奏請開棺蒸驗先照例詢劉令是否眞苦主屍棺劉答以無訛且循例具親供甘結棺旣開劉乃大愕曰此似非眞屍矣問官叱之曰爾已具結于先今尙何狡辨爲劉遂俛首無一辭案旣結楊及畢氏皆釋放巡撫學使臬司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皆革職降調有差劉令發黑龍江遇赦不赦時年已七十矣

鎮平王樹汶之獄

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猾胥胡體安者盜魁也河南以多盜故州縣皆多置胥役以捕盜爲名大邑如滑杞隸卒皆多至數千人實則大盜卽窟穴其中平時徒黨四出劫人數百里外哀其所得獻諸魁大府捕之急則賄買貧民爲頂兇以消案有司顛預明知其故而莫敢究詰盜風乃益熾體安兇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席所有以去鳴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體安所爲則上控司院巡撫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體安大窘陰與諸胥謀以其家童王樹汶者僞爲己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肯承諸役私以刑酷之且誑以定案後決無死法樹汶始應諾樹汶年

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者山東  
進士也聞體安就獲則狂喜不暇審真偽遽馳牘稟大府  
草草定案當樹汶大辟於時體安已更姓名充它邑總胥  
矣樹汶猶未之知也刑有日樹汶自知將赴市乃大呼曰  
我鄧州民王樹汶也安有所謂胡體安者若輩許我不死  
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監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駭亟  
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其父名季  
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  
至而宗瀛擢督兩湖以去獄事遂中變河道總督李鶴年  
繼豫撫任開歸陳許道任愷者甘肅人也先爲南陽守嘗

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至鄧阻朱公俾勿逮  
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  
當別白豈有相率煬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  
愷使其黨譬說百端終不爲動竟以季福上使與樹汶相  
質則果其子也愷始大感知是獄果平反己且獲重咎百  
計彌縫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論是獄說頗侵鶴年  
鶴年初無意袒愷然出身軍旅素簡貴不屑親吏事又恚  
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議然樹汶之非體  
安則已通國皆知無可掩飾則益傳會律文謂樹汶雖非  
體安然固盜從在律強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

時樹汶入獄已五年初止爲體安執暴役或曰變童也並無從盜事而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於是樹汶遂爲此案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之不問矣言者益大譁劾鶴年底愷於是有派河督梅啓照覆審之命故事欽差治獄皆令屬官鞫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諸僚佐什九鶴年故吏夙承鶴年意啓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爲盜從當立斬獄遂成言者爭之益力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且革馬翥職逮入都於時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鞫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

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爲游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爲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貽書文達自咎爲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甚力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戍馬翥及知府馬承脩極邊鶴年啓照及臬司以下承審是獄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罷吏議則任愷嗾鶴年爲之也方三法司會稿時豐潤張學士佩綸署副憲閱疏稿竟援筆增數語于牘尾曰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啓疆臣藐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云



云輦下士大夫莫不歎爲名言一時督撫皆爲之側目其實此語亦有所本當光緒丁丑刑部治葛畢氏獄給事中王昕疏劾浙撫楊昌濬疏中大意卽此數語也

今禮部侍郎張亨嘉於時以大挑知縣需次東河啓照之派員讞案也亨嘉與焉獨持議平反不肯附和鶴年黨比提部部檄查取諸承審官職名亨嘉請去己名啓照不許乃請咨會試陳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綦詳以是免議旋卽於是科成進士入翰林義甯陳撫部寶箴時官豫臬當朝命啓照覆訊也陳公固心知樹汶冤以啓照爲其鄉先輩冀力爭得轉圜而啓照中先入言卒不從及部檄至有謂

陳公可據此自辨者陳公謝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過也遂同墨吏部議獄之起當光緒己卯訖癸未春始議結今二十八年矣豫人談斯獄者猶曰微朱公樹汶無生理也然體安卒無恙

朱公號杏簪浙江歸安人禮部侍郎祖謀之先德也

### 王可莊太守失歡於寶文靖

閩縣王可莊太守仁堪光緒丁丑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方其未捷時以舉人官內閣中書才名固已藉甚諸巨公爭欲羅致門下是科寶文靖以次揆主會試得太守喜甚已而文靖又奉命充教習庶吉士庶常館大課賦題爲靈壽杖官韻中有相字太守賦云危不持而顛不扶焉用彼

相文靖閱之大怒以爲有意諷己也遂終身不與太守相見

### 輓聯

陳弢庵學士會辦南洋海防丁母憂歸里豐潤張幼樵學士以聯輓之曰狄梁公奉使念吾親白雲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吊喪無面愧登堂時方當馬江敗後故其辭悲憤異常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過會辦耳書生夙不知兵而受任於倉卒之際號令不專兵將不習政府又力禁其先發著著皆有取敗之道一督一撫一船政大臣開府有年何竟一無備

禦旣知豐潤調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參此何等事而可袖  
手旁觀乎斯時閩中大吏殆惟幸豐潤以敗而藉手於法  
軍於取之耳豈有絲毫爲國之意耶豐潤出京時閻文介  
執其手而謂之曰子其爲晁錯矣閩事之必敗智者莫不  
知之卽豐潤亦未始不自知之知之而不得不往殉之其  
遇彌艱而其心未嘗不可諒也然法帥孤拔實爲吾礮所  
斃故船局雖毀而不敢進趨省城然則茲役雖敗猶不無  
尺寸之功焉視甲午之役孰優而孰劣也

錢塘孫子授少司農薨於位王黻卿農部頌蔚輓之曰公  
以枚乘給札兼浮邱授詩直道難行往事不須慙醴酒我

本詞館門人備司農掾屬文章無命逢人猶自惜焦桐蓋  
司農初爲南書房翰林後入毓慶宮授德宗讀眷畀日隆  
行陟正卿忽以失察戶部書吏案退出毓慶宮遂一蹶不  
振鬱鬱以歿故上聯以申公爲比下聯則農部由庶常改  
官部曹故以焦桐自慨也蒙於司農爲再傳弟子嘗侍公  
座爲言授讀時上之天亶聰明眞非常人所及讀書不三  
徧卽成誦能熟背授之講解未嘗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  
詢者則皆講義之所未及或與他篇有牴牾同異者也時  
聖齡纔十四五耳後來外間傳言謂上讀書不慧者皆謠  
詠之言不足信也

紀馬江死事諸將

甲申馬江之敗世皆歸罪于張幼樵學士然諸將用命力戰死綏其忠盡實有不可沒者且法人內犯實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斃於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復能縱橫海上功過亦差足相抵較之大東溝劉公島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檢篋中舊所錄存學士爲諸將請卹疏彙錄之於此方今朝廷銳意規復海軍聽鼓鼙而思將帥其亦有奮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風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爲督帶飛雲兵輪副將銜參將高騰雲管帶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原疏敘高事云該參將由粵來援論事啁啁如

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諸將來請援高騰雲獨  
義形于色臣心異之夜復來見詢以方略高騰雲曰閩防  
之意本以牽制使敵不發耳廠非戰地也但礮注子人枕  
戈者已一月晝夜相持咫尺間恐釀成戰事知帥意急欲  
先發必多牽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來卽來怯將亦無用  
徒害事耳臣詰之曰然則奈何對曰專攻孤拔得一當以  
報而已臣欲令其統率諸將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且  
曰水師船各自爲戰非若陸軍一將能指揮十餘萬也請  
不必紛更堅守以待上命該參將旣去臣復囑各船就商  
籌策該參將志定神完誓死報國是日手發巨礮擊其烏

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飛雲小艦當敵人三大艦中流堅拒不退忽橫來一礮該參將斃爲之折復一礮遂飛入水中而沒舟乃發火其敘陳事云該軍功人極瘦弱文理甚優方敵艦日增臣深憂之陳英上書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發火牽制下游使各輪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魚雷艦所論均有條理臣采其論下諸將布置略定無如法暗約英美先發也陳英見英美船驟下急起旋誓衆曰此吾報國日矣吾船與砲俱小非深入不及敵船敵以三船環之舟中機損人亡不顧但以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礮略退敵復增船來持至一時許陳英猝中礮



於望台學生王漣隨殉船始焚毀英美船觀戰者均稱歎  
不置爲之深惜云云後奉旨高騰雲照總兵陣亡例從優  
議卹陳英給都司銜照都司陣亡例從優議卹王漣照五  
品官陣亡例議卹是役力戰死者尙有千總許壽山葉琛  
五品軍功林森林三人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昨從友人齋頭讀鄂中吳君光耀華峯文集中有甯副將  
戰事略一首其敘甲乙閒越南戰蹟與官中文牘及海內  
傳聞有迥異者爰擷其要而錄之於此

甲申越南之役兩廣總督張樹聲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

沿江海督撫各徵兵出鎮南關是爲中路之師廣西巡撫徐延旭屯諒山督師樹聲遣將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巽懦不敢違總督意旨盡用其人而自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當前敵駐北甯延旭自統二十餘營爲後路桂蘭所統凡四十二營在北甯日夜酣酒奪民間妹崽恣爲荒淫不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怨之次骨會有教民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悉聽敏宣言教民得軍裝遂助法攻官軍官軍潰走延旭逮問朝命潘鼎新爲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

敏宣及總兵陳得貴敏宣以退縮得貴則首失扶良礮臺者也時敏宣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爲桂蘭軍營務處合所節制尙二萬餘人兵權甚盛得貴所領亦千人德榜懼其叛秘不發而令部將甯裕明往誘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而一幕客廣西人者繼之客固敏宣鄉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敏宣邀與同往大營敏宣不疑單騎隨之行才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雙響手槍二己上子藥矣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初猶侃侃辨謂吾退礮臺有將令詰以尅扣軍餉事始俯首無語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

春冰室野乘

卷中

四十七

關中叢書

死兵故每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甯裕明爲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慎軍甲申春淮軍旣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法人由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爲後勁日未晡萬葉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礮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虞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

悉衆追之至郎甲殲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爲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葉雖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卒能轉敗爲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葉後怒鼎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敘績以千總超擢游擊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甯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機進兵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蠻烟瘴雨備嘗艱苦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

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績於郎甲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  
觀音橋八十里東輪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  
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  
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關  
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之覺味爽忽聞礮  
聲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礮耳俄而開花彈落營中炸死十  
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人各散就村中爲食周提  
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駭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於  
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卽無事亦戒備如對敵

故拒戰獨整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  
牆猝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昃法  
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日大人不速  
出死傷無孑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  
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沒乃慨然曰戰  
死槍走亦死槍甯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日卽欲  
出亦必殺入時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  
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  
披靡竟入軍中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尙據內濠力戰裕明  
於是衛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入存者止

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爲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懲黨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諜遽納之入且以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懼誅吞金死

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關內獨玉科屯關外十五里之文淵距法軍所駐五里己酉昧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廖應昌當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



里許綏甫交占魁礮傷足遽回營應昌懼而奔一軍隨之  
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玉科見應昌敗  
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  
刀來裕明謂且置刀亟蹲而發槍語未畢礮彈已洞穿思  
河胸玉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  
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旂索玉科諸營子藥盡與我我不收  
隊矣紅旂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須性命  
何爲兄弟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  
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衝法軍擊死一五畫金線者或  
曰法總統之婿也是時礮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槍連環

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巖牆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須立也  
裕明倏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  
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破  
之隱語也爭扶掖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  
給之謂玉科尙未死乃強輿入關王德榜嘗拊裕明背而  
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膽大汝膽乃大過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有三山如品字曰  
小南關馮子材統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  
人以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出閒道襲奪小南關裕明方養  
創憑祥聞礮聲裹創飛騎至則馮軍已敗下山裕明從山

北衝上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德榜屯  
汕隘亦聞礮聲遣都司陳得勝聞道赴援留旂幟汕隘爲  
疑兵而自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關截法人輜重法人  
前後受敵乃敗走南方卑溼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輒顛  
入艸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戰勝氣  
益猛乘日光窮追斬馘法人數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  
降去帽爲叩首狀以手捍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止人  
遂謂中國人無禮也法人一敗不復整敗文淵敗諒山敗  
谷松敗威坡敗長慶敗船頭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餘  
里諸軍歡呼謂恢北圻復東京有日矣而停戰之詔書遽

下

章高元失青島之遺聞

德人之據青島也守將章高元疊電總署謂被德人誘之登舟幽諸舟中迫脅萬端終不爲動此事後掩飾之辭非實錄也初青島旣開闢政府擬建爲海軍根據地以文武大員二人守之文員爲山東道員黔人蔣某武員則高元也會丁酉鄉試蔣奉調回省防務乃爲高元一人所專是日日方正中砲臺上戍兵偶以遠鏡周矚海中忽隱隱見兵船一艘破浪而來疑之謂外國兵輪何事至者再審睇之則更有數艘銜尾繼至急使人報知高元高元方與幕

客數人爲麻雀戲怡然曰彼自遊行海中偶經此地耳何預吾事而爾等張皇如是俄頃船已抵岸始辨爲德人旂幟旋有水兵三四人由船中出登岸買紙筆數事而去移時卽以照會函抵高元署中高元賭方酣竟擲之几上漫不拆視誦誦曰是何大事來溷乃公又歷食頃賭倦少憩一幕客取牘欲啓封高元尙尼之幕客曰封已啓矣姑視其中作何語者旣啓某客遽狂呼咄咄怪事高元始取視乃知德人勒令於二十四鐘內將全島讓出也高元遽推案盡翻賭具於地下令迅速開隊亟出署則德兵已滿衢市隊旣齊將士皆挾空鎗無子藥急返庫中領取則庫已

爲敵所占矣乃大窘高元曰旣不能戰吾惟有與之論理耳亟詣德將侃侃與辨德將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國訓條行事實無理之可言汝但全師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終不許遂幽之署中高元故健將然非方面才法人犯基隆時力戰嘗有功恃勇而驕漫無豫備以至於此

### 服妖

服妖之說鑿然有之辛有伊川之歎子臧聚鷓之事三代前已啓其端昔史所記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妝南宋之錯到底快上馬其事皆信而有徵蓋國之將亡其朕兆先見於起居服御之間氣機所感固有莫之爲而爲

者不得謂五行家武斷附會之說也光緒中葉輦下王公  
貝勒暨貴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裝余嘗親見之不知其所  
自始而一國若狂爭以寒乞相尙初僅見諸滿洲巨室繼  
而漢大臣之子孫亦爭效之淄川畢東河尙書之諸孫蓋  
無人不作此裝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猶憶壬辰夏六月京  
師熇暑特盛偶登錦秋墩追暑錦秋墩者在南西門內直  
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審臺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頂  
平寬可畝許雜樹環之四圍皆葦塘無人家烟火故盛夏  
無暑氣每歲午節後輒有人設茶肆于此陳百戲雜耍兼  
沽村酒竹籬茅棚頗有村落閒氣象也鄰座一少年面鰲

黑枯瘠如尪盤辮髮于頂以骨簪貫之

京師無賴子夏袒閒皆作是裝

袒

裼赤足僅著一犢鼻褌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脚躡艸履破舊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漢玉班指數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爲之柄價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飲酒聆所談皆市井穢褻語然酒家傭奔走其側無停晷趨事惟謹不類侍他客方深異之俄而夕陽在山遊人絡繹歸忽見臺下一朱輪後檔車行馬二十餘擁之衆皆大詫因駐足觀其竟則見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兩人作侍衛狀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盃盤漱盂之屬詣少年側鵠立啓曰大爺輿已駕矣傍晚尙有某王府飯局須早去也



少年竦然起取巾饋面訖一舉首觀者愈驚愕幾失聲蓋嚮之黧黑者忽變而白如冠玉也然後悟其以煤灰塗面耳盥漱既竟徐徐著衣冠則寶石頂而三眼翎者兩侍衛擁以下既登車游龍流水頃刻渺矣庸保乃耳語余曰此某貝勒也余益駭曰何至是友人哂曰君尙不知輦下貴人之風氣乎乃屈指爲述某王某公某都統某公子皆作是時世妝若此貝勒者猶其稍守繩檢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將有神州陸沈之變乎友人故旗籍官內務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亂聞王公大臣之陷虜者克勤郡王爲洋兵所迫日負死尸懷塔布

爲使館擔糞吞聲忍辱甚至被鞭笞莫敢自明嗚呼寶玦  
青珊路隅飲泣荆棘十日身尠完膚哀王孫之詩乃於吾  
身親見之矣痛定思痛之餘其亦有能力洒斯恥者乎亦  
尙有樂從牧豕兒遊者乎

庚子拳亂軼聞

庚子之變正士碎首公卿駢戮自開國以來所僅見被難  
諸公其尤爲无妄之災者則海鹽徐大司馬用儀是已徐

公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  
餘年畏慎小心遇事模稜有孔光馮道之風而竟與袁許  
諸賢同遭奇禍實出意料之外蓋東海徐蔭軒深惡其人

必欲殺之而後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爲軍機大臣而東海以大學士管吏部時東海久不召見一日忽入內散直後至吏部徐公已先在迎謂曰聞中堂今日有封事內容可得聞乎東海拈髯微笑曰無他言但竊附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濟甯孫文恪及徐公也後徐公之出軍機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變後徐公再入總署意甚得所親有勸以時事方艱當乞身勇退者徐曰吾通籍將五十年竟不得一日爲尙書孤負此生矣終須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後果擢大司馬甫月餘而難作徐公與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兒女親拳禍未作時侍郎在里門以

書貽之封識重重啓視之僅素紙一幅擘窠書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別墅名也侍郎蓋以此甚其歸徐終不悟竟及于難徐死時年逾七十矣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簣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尚平安寂寂無所聞日晡飯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闈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來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闈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闈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慶邸

命請許大人卽入署兩邸諸堂已先在云有要公待商也  
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卽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  
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  
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  
聞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  
在門外顧盼非常甚可疑詫且總署武弁數人吾備識之  
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  
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  
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蜂擁侍郎車不東向而北駛  
問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

統領衙門某弁卽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  
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卽  
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卽  
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旣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  
文勤宅探聞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尙不信曰頃散直時  
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  
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帝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  
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卽飭預備紅絨繩恐目前卽有  
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猶欲  
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乃急奔赴南市

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驅車入城復旨矣

逢福陔觀察言立豫甫尙書之死人皆知爲拳匪涎其財富而不知尙與瀾公別有交涉其死也瀾實與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豔絕一時瀾與立皆昵之爭欲貯諸金屋是時瀾尙閒散無差事頗窘於資故不能與立爭綠柔卒歸立瀾以是銜立次骨及是遂傾之以報聯苻仙學士之上封事請停攻使館也出遇崇文山上公於景運門外崇訝曰苻仙何事今日未明入直耶學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苻仙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

學士點庶常時崇爲學士毫不遜謝竟拂衣出崇益怒未

閱卷大臣固師生也

數日學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學士已赴市將就刑忽見一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驟馳騎後尙拖一巨物塵埃全涌觀者皆莫辨俄頃至刑所始知爲一人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不可復辨私問諸番役乃知爲立尙書也

立聯旣死端剛諸人猶不慊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廖仲山尙書壽恆時已罷軍機及總署大臣然其初入樞庭固常熱所汲引者故端剛惡之尤甚已定於七月□□日斬異議者數人而尙書爲之首時諸人亦不復秘密輦下



幾無人不知尙書於時已盡遣家屬出都而身寓東華門外一小寺中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制府乞哀於榮相榮相允之翼日謂某制府曰仲山事無望矣吾今日入對時百計爲乞恩叩首無數而慈意竟不可迴奈何君可傳語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語尙書尙書竟不能引決會先期一日聯軍入城乃得脫恣恣南歸寺僧爲人言方事急時尙書在室中環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語亦不食面殆無人色云

江蘇劉編修可毅以甲午恩科南宮第一人入翰林都下傳刊題名錄或訛爲可毅一時引爲笑談而編修心疾其

不祥既留館一日與朋輩數人詣一星士星士謂之曰君將來必死於刑編修益大懼念詞曹清簡無抵觸刑章之理或將來以科場事被累如成豐戊午之獄乎由是遂不敢考差然翰林俸入微薄無他差可資津貼奴僕債主皆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則米鹽無從賒取而僕輩亦將望望然去之於是每試輒不終場而出家中人不知猶望其得差也及是乃被拳匪所戕刑死之言竟驗

董軍攻使館十餘日不能下朝旨召武衛軍開花砲隊入都助攻今天津總兵張懷芝方爲武衛軍分統奉檄率所部入都榮相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最便俯攻卽飭

懷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砲位砲垂發矣懷芝忽心動令部將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詣榮相邸請曰城垣距使館僅尺咫地砲一發閣館立成齏紛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旣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爲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據以行事言之數四榮相終無言懷芝乃曰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相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砲聲一出裏邊總是聽得見的懷芝悟卽怱怱辭出至城上乃陽言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於是盡移砲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晝夜未損使館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是役也仁和王文勤公文韶亦幾不免五忠正法後端庶人之弟載瀾上疏言攻使館事而附片奏稱諸臣通敵者已盡寘典刑獨王文韶在耳斬草不除根深恐終貽後患請並誅之以清朝列疏至樞廷榮相先閱看閱畢急納其附片于袖中乃以正摺授文勤文勤閱至竟猶詢左右曰瀾公尙有一附片今安在耶榮相徐應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頃同入見奏事既畢榮相徐出瀾奏片于袖中曰載瀾此奏可謂荒繆絕倫請太后傳旨申斥后沈吟久之始厲色曰汝能保此人無異志乎榮頓首曰縱朝臣盡有貳心此人亦必不爾奴才敢以百口保之后猶遲疑良久始曰

果爾吾卽以此人交付汝倘有變汝當與同罪榮復頓首謝恩乃起趨出文勤耳故重聽又所踣處去御座稍遠始終竟不知后與榮所言者何事後榮向人述及此事云方力爭時后聲色俱厲數怒目睨文勤同列皆戰栗無人色而文勤含笑猶自若也

張樵野侍郎遺翰

三則

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簿尉粗識字中歲始力學四十後卽出持使節入贊總署而駢散文詩皆能卓然成家餘力作畫亦超逸絕塵眞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繩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貳輦下諸貴人尤疾之以故毀多於譽

然幹局實遠出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國時侍郎亦被人參奏聞東朝已有旨飭步軍統領卽日前往抄籍矣以榮祿力諫而止實則榮祿別有用心非爲侍郎乞恩也嘗見其爲人所畫便面溼雲滄鬱作欲雨狀雲氣中露紙爲一角一童子牽其線立一危石上自題詩其上曰天邊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蓋卽此數日中所作也

侍郎詩筆清蒼深重接武少陵眉山視高達夫之五十爲詩蓋有過之嘗得其遺詩一卷皆遣戍西行時關內外途中所作爰擇其尤者錄之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書述敝居及塏兒蹤跡奉答一詩云無限艱危一紙書二

千里外話京居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何曾竟漏魚百石  
齋隨黃葉散兩家春與綠楊虛霸橋不爲尋詩去每憶高  
情淚引裾一氣關生情文交摯何大復尋陽江上之作無  
以過之留別鄧錦亭軍門云交臂京華感慨深祇憑秋雁  
寄邊音艱難三箭痕猶在倉卒離筵酒共斟瘴海同鄉知  
韋叡天山舊蹟訪裴岑長途旌旆勞相送萬古難忘此夜  
心其歌行渾灑流轉尤深入坡老之室周式如太守以錢  
叔美入關圖爲贈賦詩奉酬云松壺畫筆時所珍派別宋  
元逾三文入關圖爲蔣侯繪玉門歸鞞嘶邊塵款署南陽  
歲癸未閱世行將八十春桃花如笑簇鞭影晴川野館山

峴嶙矮松紅柳互映帶大旗獵獵懸城闐風沙萬里羌無  
垠至此似覺天迴溫伯生貲郎原通人丹青賴爾能傳神  
一藝升沈會前定坎壈豈獨曹將軍海王聲價日驟長廣  
搜始自潘文勤伊余藏度本非儉巢覆散作涼秋雲天涯  
作伴祇王暉米船未許充勞薪使君投贈吉語真髣髴仙  
梵室中聞蹇驢一夕壓球壁怪底寶氣騰氤氲廿年京邸  
相過頻屢困南箕傷溷茵便宜坊夜炙鴨臠迢迢情味猶  
在脣從茲中外頓契闊一麾西邁慳片鱗無端遇合歲云  
暮嚴譴何敢行逡巡此身九死不忍述合檢寒具供陶甄  
天教生入作左券願乞山水作塵民嗚呼孰料玉門旣出



遂無生入之望也哉侍郎富名蹟收藏石谷卷軸至多嘗  
建百石齋以儲之自被禍後桓玄寒具遂成雲烟之散沒  
矣其度烏稍嶺寄督部陶公並懷拙存徵士云鎮羌破驛  
不任住大風吹送龍潭去烏稍嶺勢原平夷往來輒與昏  
霾遇行人視此如險艱材官亟勸勿猶豫沙溝石滑叢冰  
積獨木危橋一川注幾經跋涉山趾三五人家雜牧豎  
坡陀數折如龜穹時見烟墩閒電柱嶺巔孤峙韓湘詞賦  
及逐臣徵吉語嚴程何暇叩山扉但見冰厓浮紺宇自從  
秋度四天門河潼二華忘朝暮疲極虛瞻玉女盆飢來安  
得仙人露六盤青嵐倍幽雋酌酒山靈或題句征途計日

過伊涼羌笛吹殘玉門樹郵亭三九猶晴暄天不絕人况  
編戍獰飈豈有終朝鳴四顧青蒼散妖霧沿山舊壘相委  
蛇云是防邊最要處前年鼙鼓蹙西甯漢回血戰洮湟腥  
董軍捷奏太子寺公侯從此資干城急移勝兵控山海更  
募健兒充神京甃齋經略逾萬里夾袋別已儲三明花門  
活佛並蘇息宵晝出沒無颯颯隴雲藹藹補官柳竹頭木  
屑皆有情沈蒲教肅氣靜穆上流節鉞流休聲莊浪水利  
以時拓盡收刀劍趨牛畊荷戈且塵仁人矜調護苦待冰  
橋成谿壑回春在何許去德滋遠心搖旌紀羣高榘今咸  
英侍行求己言爲經靈光殿賦不足儼說偈宜使鱗淚零

時艱更期保玉體補綴雲物酬昇平摘句如和張子漁詠  
梅云寒侵脩竹猶堪侶世有孤花貴善藏已無水部吟東  
閣幾見星躔指少微別墅豈曾萌遠志西州誰爲寄當歸  
方朔善諧嗔阿母朝雲香夢伴東坡調羹事業原虛語酒  
暈無端入醉哦路逢驛馬香何戀冷憶弓蛇影未弛寄趙  
次珊方伯云五雲樓閣調羹手萬里關河負米心皆興象  
深微別有寄托

侍郎之進用由於閻文介之汲引初以山東道員召爲太  
常寺少卿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駸駸大用矣會京  
朝士大夫以其出身不由科第故挾全力擠之直總署未

數月復出爲大順廣道旣而美使缺文介復力保遂再授少常出使洊至侍郎加尙書銜侍郎於合肥晚年頗隙末而於朝邑風義顧始終弗替文介之薨也遺疏忤孝欽意飾典獨薄禮官以賜諡請幾靳不予後卒得轉圜者侍郎力也

### 中堂之識字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於諸司員言稱臬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臬大人臬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瘐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

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奏報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 尙書忠愛

戊戌政變時長沙徐壽蘅尙書樹銘爲大司空是日方入署獨坐堂上忽傳太后訓政之旨下又聞派步軍統領往抄南海館急肅衣冠出堂北嚮頓首每一頓首輒呼女中

堯舜者一九呼九頓首始起近日讀某說部以事屬諸徐進齋侍郎壽朋者誤也徐侍郎是時方由皖臬賞三品京堂出使高麗尙未爲侍郎

劉博泉侍郎之直

吳橋劉博泉侍郎恩溥光緒初官御史以敢言稱與鄧鐵香鴻臚齊名然其奏疏中頗好爲滑稽之辭詞意抑揚若嘲若諷與鴻臚之樸實無華者迥異宗室某甲設賭局于皇城內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飲博傾其家貧無立錐一日博偶贏往索博進竟被毆死其屍暴露城隅者二十餘日無人爲收斂官亦畏某甲勢不敢過問侍郎乃上

疏言其事略謂某甲託體天家勢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  
貿然往犯威重攢毆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貴胄區  
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干預唯念聖朝怙冒之  
仁草木鳥獸咸沾恩澤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飽烏鳶揆以  
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  
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云云此疏詞氣憤懣尤乖奏  
對之體蓋其時清流諸君子意氣甚盛侍郎知朝局不久  
必變恐被波及欲先藉微罪以行與嘉慶時吳省蘭之保  
王曇工掌心雷同一案意耳然疏上竟未蒙譴責原摺且  
發鈔自此遂緘口結舌等於仗馬矣庚子秋侍郎且躬爲

統領義和團大臣云

張文襄遺事 二則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東經學者史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輠聯吟對奕餘興未沫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饑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



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

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

春冰室野乘卷中終

春冰室野乘卷下

咸陽李岳瑞撰

都門詞事彙錄

七則

二十年來中外多故詞人哀時閔世不敢顯言往往託爲吊古詠物之作以寄其幽憂忠愛之志非得同時人爲之箋解爬梳數十年後讀者不復知爲何語矣今夏溽暑逼人聊取王佑遐黃門半塘詞及朱古微侍郎彊村詞讀之見其中多有涉及時事者爰就所記憶拉雜錄之不能得其什一也

半塘老人遊仙詞

春冰室野乘

卷下

關中叢書

佑遐味梨集中有望江南小遊仙詞十五首皆詠頤和園

故實錄之以當詩史排雲立飛觀聳神霄雙鶴每邀王母

馭六龍時見玉宸朝阿閣鳳皇巢一山徑轉雲磴鬱盤紆

聞道鍊顏仙姥健御風不用日華車飛佩響瓊裾二孝欽

健每遊園登山陟磴步履若飛宮婢有追隨不及者雲木杪瑤殿傲山阿天上也思

安樂好璇題新署小行窩富貴到烟蘿三金闕秋朝暮降

真仙甲乙親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筵來往各翩然四

新漲落苻藻碧參差偶駕潛虬凌弱水人間遙指是晴霓

金翠接天西五多少事天上異人間電入夜城光不滅月

臨蓬島影長圓雲水共澄鮮六指電燈此壺中靜揮灑出天真

題榜少霞官閣吏侍書南岳召夫人清極絕纖塵七書夫人侍

疑指繆素筠烟柳外空翠濕衣裾三塔高低連北鎮六橋縹緲

似西湖圖畫定誰如八屏山曲雲母繞周遭玉座重重遮

錦幄琪花密密護仙茅寒重覺天高九闌干側風景更誰

同千步長廊隨曲水萬株寒翠間鞋紅迎面碧芙蓉十琉

璃壁雲影四周回不遣輕塵粘舞席愛移行幃傍歌臺羯

鼓報花開十一雲水畔奇幻絕人寰泛海靈槎疑化石出林

高閣欲藏山休作化城看十二仙路迥天外望青鸞最是閒

雲鷄犬樂因緣分得鼎餘丹長日守松壇十三驂鸞路行近

意都迷柳岸風輕烟絮軟芝田日煖藥苗肥雲控漫如飛

十游仙樂彈指現林邱寶氣遠騰天北極豪情親遏海西  
流終古不知愁五

九九消寒圖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兩句九言言各九畫宣廟御製詞  
中語也懋勤殿謹依原蹟雙鈎裝幅爲九九銷寒圖題曰  
管城春滿南齋諸臣按日填注陰晴風雪日填一畫八十  
一日而畢歲爲故事歸安朱古微宗伯集中有齊天樂一  
首詠此詞云龍池淺色東風緩春光管城先透三起三眠  
一波一磔妝點銷寒時候酥鈿九九換新樣宮綃墨塵雙  
逗鵲尾香中幾呵揮翰玉堂手清吟天上事遠御屏宣侍

處玉案烏袖六琯光陰百年文物不是尋常懷舊芳韶儘  
有夢不到靈和雨滋烟溜自擘苔牋細填梅蕊瘦

鷓鴣天詠

黃門半塘詞中多以鷓鴣天詠史之作實皆風議時事之  
什也定稟中僅留五首一笑裏重簪金步搖鸚哥學語儘  
能驕祇愁淡月朦朧影難驗微波上下潮牋十色燭三條  
東風從此得愁苗靈蕤秘記分明在回首神峯萬仞高此  
當指丙申丁酉閒事漚翁曾爲述其大略惜忘之矣二卅  
載龍門世共傾腐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  
嚴裝早辦行驚割席憶橫經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

官家賜頭白江湖號更生三羣彥英英祖國門向來宏長  
屬平津臨歧獨下蒼生淚入百孤寒媿此君傾別酒促歸  
輪壯懷枉自託風雲劇憐彩鷁乘濤處親見蓬萊海上塵  
兩首皆指常熟去國事四屬國歸來重列卿楊家金穴舊  
知名似傳重訂冰天錄那得長謠潁水清仙仗入篋書傾  
空令請劍壯朱生好奇事盡歸方朔殿角微聞叩首聲此  
首指南海張樵野尙書事五注籍常通神虎門書生恩遇  
本無倫鬼神語秘驚前席輓輅謀工拾後塵空折角笑埋  
輪寓言秦鹿底翻新可憐一闕成何事贏得班姬苦乞身  
此首爲朱古微學士張次珊參議劾某官事發折角埋輪



指兩人姓也

紹翁協揆去國

常熟之去國也正當戊戌變法之初彊村詞中有丹鳳吟  
一首題爲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霽之作卽詠此事也  
其詞云斷送園林如繡雨濕朱幡塵飄芳閣黃昏獨立依  
舊好春簾幙分明俊侶霎時乖阻鏡鳳盟寒衫鸞妝薄漫  
託青禽寄語細認銀鈎珠淚潛透牋角 此後別腸寸寸  
去魂總怯波浪惡夜暝天寒處拚鉛紅都洗眉翠潛鑠舊  
情未訴已是一江潮落紅燭玉釵恩易斷悔圓紈重握影  
娥夢裏知甚時念著

詠珍妃殉國事

珍妃殉國一事與孝哲皇后之殉節義烈哀慘同爲千古  
所未有疆村集中聲聲慢一首題爲十一月十九日味聃  
以落葉詞見示感和卽賦此事也詞云鳴蜩頽城吹蝶空  
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烟香溝舊題紅  
處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淒奏分付哀絃 終  
古巢鸞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纏綿起舞迴風纔知恩怨  
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  
問杜鵑又兩家詞中金明池詠扇子湘荷花一首其後闕  
亦暗指此事王云忽湧飛塵驚掠鬢怕水佩風襟舊情難

問芳時換哀蟬曲破花夢短野鴛睡穩裊香烟複道垂楊  
望太乙仙舟歸期難準臙泣露欹槃飄零鉛淚悄共銅仙  
偷搵朱云拘折西風絲寸寸漫覓醉仙漿碧筩深引霓裳  
舞今宵疊遍槃淚影明朝吹盡儘相思太液秋容但墜粉  
空房石鱗沈恨怕玉井峯頭月昏煙淡翠被餘香愁損

詠雛伶五九事

京師雛伶五九者以色藝名丁戊閒南海張樵野侍郎昵  
之侍郎之譴戍也門生故吏無敢往送行者五九獨棄所  
業追送至西安而後返都下一時稱爲義伶兩家集中各  
有氏州第一一首卽詠此事王云何事干卿笙鳳喚起當

歌對酒情抱舞扇留雲邊笳訴月淒絕榮華露草三五年  
時記舊約攏房深窈張緒風前秦宮花底負春多少又試  
新聲鶯燕小話前事亂愁誰埽迷蝶春心聞蟬客思甚夢  
醒人杳乍開簾驚見處歌塵惹閒情絕倒玉笛從今定愁  
翻伊涼別調朱云輕薄箏塵零亂鈿粉當筵恨壓眉小密  
緒連環清吭掩扇悽隔秦天縹緲蕃馬屏風有暗月窺人  
偷照玉杵深盟金錢淺擲頓催懽老八九驚烏棲樹少定  
輸與羈雌鳴繞毳幙思新珠田夢遠驀并歸愁抱惹花前  
閒淚落停杯處相看一笑誰打鴛鴦錦塘空孤眠到曉

紀王煥事

漚尹集中鳳銜杯一首哀山陰王郎中煥也煥字輔臣儀  
貌昞麗才思倜儻頗以天下才自負入貲爲工部郎與壽  
山爲昆弟交壽山官侍衛貧窶甚幾不給餽粥賴煥時時  
卵翼之煥恆鬻室人簪珥衣飾以資壽山壽山感煥甚誓  
富貴無相忘也俄而壽山以剛毅薦出爲黑龍江將軍因  
奏調煥同往軍府之事悉以委之煥竊自喜得藉此發舒  
視官事如家事經畫區處井井有緒壽山聲譽日隆起已  
而都下拳禍作東三省奸民亦紛紛應之壽山承中朝意  
旨一意招撫且將盡除境內教士西商煥力陳不可壽山  
弗聽煥爭之急壽山大忿遽攘袂大詬立逐煥出署煥知

不可諫亦遂驅車南返行三日矣壽山回念前事益忿戾  
忽轉念謂煥此去入都必且毀己且其沮義舉爲外人遊  
說心尤不可問彼旣無君臣之倫吾安能復顧友朋之誼  
不速除之將有後患因召材官數人授以健馬令速追煥  
還省煥方在中途見材官來以爲壽山有悔禍之心仍用  
己謀也乃欣然返至軍署則壽山已盛服坐堂皇健兒數  
百左右侍乃大驚壽山見煥至憤怒跳踉不復可遏命侍  
者捽煥使跪拍案大詈叱其不忠立命縛出斬之未逾月  
壽山亦敗死詞云幹難河北陣雲寒咽西風鄰笛淒然說  
著舊恩新怨總無端誰與問九重泉悲顧景悔投牋斷魂

招哀迸朱絃料得有人收骨夜江邊英武賦誰憐

### 陶農部宮詞

新建陶無夢農部

衰

有宮詞百首述三十年來內庭軼事

大都得自傳聞爲錄其翔實者十五章附以箋釋皆他時

史料也倚虹堂外柳煙濃御路無塵走六龍歲歲宸游春

色裏萬人歌舞百官從

倚虹堂在西直門外臨高粱河慈駕幸頤和園恆於此小憩進茶點

雕闌百折接明廊仙殿排雲涌御香天半銅亭光四照日

高草木遍山黃

排雲殿爲萬壽山最高處

八方無事暢皇情機暇揮毫

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官人傳喚繆先生

繆女士嘉蕙字素筠雲南

人以畫筆供奉內庭

釘鈴佩馬去如飛諳達垂鞭左右隨詔遣阿哥

春冰室野乘

卷下

七

關中叢書

歸主祭黃韁紫轡好威儀

大阿哥溥儀立二年凡大祀皆奉旨恭代行禮諳達國語謂師

傅教授清文者其儀視師傅稍殺

公使西來越巨溟國書親奉覲宮庭禮

臣引入文華殿天語溫和賜寶星

文華殿在東華門內景為各國公使覲見地

運門前曉色開百官濟濟早朝回御醫隨例聽傳喚排日

抄將脈案來

戊戌九月後上多不豫隔數日輒以脈案頒示中外

六龍倉卒幸西秦

玉骨含冤裹錦裯從此笙囊休進御武皇歸哭孟才人

哀珍

如殉國也

天家玉食喜奇瑰潑翠茶濃瑪瑙杯昨日使臣新貢

入柏林香草野楊梅

此下皆辛丑回鑾後事

天半燈搖紫電流玲瓏

殿閣仿歐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華佛照樓

佛照樓即儀鸞

殿故址殿燬于庚子之亂回鑾後重脩費帑五百餘萬改用西式賜名佛照樓

清華西苑景如仙



百頃琉璃漾井蓮羨殺詞臣與樞密獨邀天寵許乘船軍機

大臣及兩書房翰林入直西苑例得乘船免迂途也供御龍寶發異香新年染翰伴

君王淋漓錫福蒼生筆福字先書絹一方賜福蒼生筆聖祖所製列聖寶

用每歲元日用此筆書福字園子春來柳早青郊居景物暢皇情輪船

似報巡游信一帶長河汽笛聲昆明湖中御座輪船疆臣

獻納太珍奇一笑天顏喜可知翡翠壽星高二尺透明碧

綠似玻璃翡翠壽星回鑾後浙撫某中丞所進蠶織蘇杭藝最精詔徵機女

入神京綺華館內薰風暖長晝遙聞絡緯聲綺華館在福華門內徵蘇

杭女子蠶織其中恭進應時春帖子樞臣親寫硬黃箋兩齋毓慶

同頒賜麝墨鷄毫下九天立春日軍機大臣進春帖子五言截句一首七言截句二首用

春水室野乘念下八一編中叢書

硬黃紙書之毓慶宮及兩書房翰林亦如之各拜筆墨之賜近時春帖以張文襄所進爲最工

### 紀歙鮑烈士增祥事

光緒初安徽歙縣令某者書生也愚而墨寵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挾某勢恣橫一邑豪奪巧取靡虛日歙人許頌康薄有貲其戚程某爲武學生富過許有質庫一在縣北富竭許以事積忤二胥適邑有盜案發二胥乃虛構左證誣許程爲逋逃主執入獄鍛鍊月餘許程不勝榜掠兩股肉盡糜遂誣服獄成上江督皖撫不日出決矣王耀揚鞭過富竭市指質庫笑曰此不日屬我矣歙之人莫不憤怒然莫敢誰何者鮑增祥歙諸生舉秋試爲副貢儒而俠者也

聞之大憤乃攘臂爲文獨署己名上徽守白許程冤守召增祥詰之曰獄已成汝橫來干涉案出入甚大誣平民猶反坐况官長乎汝能任此責吾則轉詳大府否則不如己也持其書作注目狀同署名者噤無言增祥毅然曰諾刀鋸鼎鑊某一人當之不以累衆也書遂上二胥猶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決許程於市歛故無劊手走休甯假以來是時侯官沈文肅督兩江政尙嚴明得書陰廉得其實乃大怒立馳釘封付徽守釋許程梟二胥示衆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陽陽如平時示以檄始色變無語縛以赴市守親監刑觀者如堵卽以休甯劊手奏刀焉梟其首於萬

年橋上橋者歛北通衢也某令聞變飲藥死未數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歛市井中人少無賴以博蕩其產則橫噬閭里閒邑人尤患苦之會天主教士來歛方首先皈依稱信徒益號召羣不逞以濟其虐方不識字諸生某某等爲之記室赴訴者日恆數十人半田產錢債事方頤指記室錄其詞畢卽分命其黨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錢母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數十年陳舊物也日暮歸悉出所收以獻無少短缺方妾誕日邑之縉紳莫不蒲伏賀於庭壽禮至盈屋而西教士固不知也遇訟獄方第署

片紙付縣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輔之四境騷然至不敢偶語方名增祥客于外方歸聞之大憤曰世安得有此謀走省控諸院司方聞之笑曰此豈復梟王耀時耶增祥憤愈甚星夜去方乃揚言將以衆毀鮑氏之家增祥子鶚是時亦舉于鄉夷然弗爲動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皖撫郵書上海法主教某斥方出教籍徒黨悉烏獸散方始斂迹增祥字紹廷能詞工畫梅家無儋石儲而好爲任俠得錢輒散去室人交謫偃如也

### 紀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

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賊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已卯庚辰閒三輔劫案數十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讞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詔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旣罷故自歸也

詰以數月來劫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  
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  
曰吾固知諸劫案於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遊酗酒  
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  
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爲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  
不繼稱貸無所得憂悶甚一日王五忽來求見門者却之  
固以請乃命召入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  
報今聞公出守南陽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爲衛必  
不免且聞公資斧無所出今攜二百金來請以爲贖太守  
力辭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

晨尙往某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盍  
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勒從左右公卽  
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與之遂  
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攜金又垂盡  
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彘彘者  
胡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要佩刀絕塵馳去從者譁曰王  
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駭旁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  
腰纏五百金擲几上太守正色曰吾雖渴決不飲盜泉一  
滴速將去毋污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  
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



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來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謝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陽仍返京師理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故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君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旣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 南下窪水怪

光緒甲午三月京師南城外陶然亭畔葦潭中忽有怪聲如牛鳴余時在都下嘗親聞之確如牛鳴葢中其聲嗚嗚

然有疑爲蛟蜃之屬者有謂盜窟此中者市井人妄繪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謂其物專噬洋人稍有識者皆哂其無稽而圖說刊板流傳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福文愼錕時爲執金吾調兵窮搜卒莫得端倪內務府至召僧道設壇諷經以禳之數月後始寂然眞異事也張豫荃其淪夢痕仙館詩抄中一首詠此事云右安城門當晝晴野窪淺水蘆葦平忽有怪物如牛鳴路人千萬皆聞聲喧傳遠近草木腥街衢入夜無人行或圖其狀如鮫鯨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脩鬣腹彭亨罔兩罔象莫識名日午健兒敲銅鉦戈矛森立車衝朝擊以巨砲

雷霆旬如臨大敵心怦怦登刀踢火道侶迎敕召六甲與  
六丁呼星喚鬼與怪爭怪殊不懼反自矜若鳴得意聲無  
停健兒咋舌雙目瞠拖泥帶水如履冰道人執劍走野亭  
護身符呪嗟無靈我亦隨衆來郊坰鳳城景物爭春榮麥  
芒漸綠柳眼青輕風轉蕙晚照明鶯歌燕語調鳳笙萬人  
如海身伶仃枳籬薤隴側耳聽鳴蛙噪蚓集衆蠅心知其  
誕笑語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陰歧路支涼棚藉資彈壓  
列衆兵更欲紛調神機營舉國若狂誰使令解人難索繫  
我情石言蛇鬥傳所稱妖不自作由人興見怪不怪知典  
型諸公袞袞來槐廳紛披宮錦帶雀翎口密腹劍利是征

誤人家國傾人城此真怪物是咎徵災祥在德天所憑反  
德爲亂妖災生嘻嘻出出聞於庭我欲射之弓陰弮檮机  
饜饜服上刑天爲一笑河爲清人妖旣除邦乃甯物妖有  
象禹鼎呈何至妖異喧神京無乃小怪作大驚暨朝鮮戰  
事起議者乃曰是兵象也

百年前海王村之書肆

琉璃廠於遼  
爲海王村

乾隆時益都李文藻所著南澗文集中有琉璃廠書肆記  
云琉璃廠因琉璃瓦窰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  
路北一鋪曰聲遙堂入門爲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  
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升閣李氏皆路南又西則路

北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爲二酉堂文錦文繪兩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姓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二酉堂自明中葉已有之人故呼爲老二酉迤西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金氏之文粹堂肆賈謝姓頗深目錄之學爲乾嘉兩朝冠又北轉至正街爲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廠橋東之肆盡矣橋西僅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又西爲寶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爲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卽韋姓鑑古堂舊址韋氏在乾隆初頗有聲全謝山杭大宗朱笥河諸先生皆折節與交者也又西

爲煥文堂周氏五柳居陶氏在路北陶氏卽黃蕘圃題跋  
所謂五柳主人者也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又西爲  
博古堂李氏在路南自此出廠西門書肆盡矣今去南澗  
時甫百年而記中所列各家乃無一存焉者求如陳思蔡  
益所之流益不可得矣南澗集在潘氏功順堂叢書中今  
印本亦漸希爰撮其要於此以餉後之脩城坊記者

### 燕郊廢寺之金鑪臺

燕郊鎮在京師東屬通州東陵往來孔道也曩時曾宿其  
地去鎮數里許道旁一廢寺土人爲言寺建於明中葉入  
國朝百餘年殿宇頽圯無存者唯一香鑪兩燭臺在焉鑪

高八尺臺丈餘鎔鐵爲之重莫能舉故棄置荒煙蔓草中  
久無人過問者乾隆四十二年純廟謁陵蹕路經此忽遇  
暴雨乃入寺暫避偶以鞭扣鑪曰此非鐵聲也令侍衛椎  
破之皆精金鑄成外塗火漆更察兩燭臺亦如之遂命移  
入內庫寺之緣起州志不詳後土人於牆陰掘得一碑乃  
明嘉靖中太監李璵家廟也世宗約束內監極嚴李璵名  
不見史冊似非當時權貴而豪富已如是彼王振劉瑾汪  
直魏忠賢輩其奢汰當更何如史冊所傳正恐未盡其什  
一耳嗚乎民力安得不日蹙也

雲南銅廠

國家二百餘年用銅專仰雲南而銅廠之弊亦遂不可勝言咸同間有錢唐吳仲雲者官滇久有廠述詩四首言之最詳足備掌故其詩云華楹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童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黽勉富貴天所親鳩卮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一滇廠四十入寶路區瘠肥媪神豈愛寶苗脈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



物亦告疲甯台與湯丹

二廠名最大

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

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硬硤

硤謂之磳磳石堅者謂之硬硤硬則可久獲大礦

間或

得草皮

浮淺而少者謂之草皮礦

鷄窩不滿萬

鷄窩廠名出銅最少

餓鞞亦何爲

餓鞞無礦苗

長菱入龍窟水洩費不貲

硤有積水百計始能涸之謂之拉龍

年年

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冶各有司方今吏事

繁難理如亂絲况復昇厥政殿最較銖鎰既畊復使織誰

能劑盈虧上贍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術其

庶幾二受事平其爭厥長凡有七

有客長課長及爐鍋鑊硤炭諸長

錘手

與砂丁是皆長所帥有犯則扶之晝夜戒無逸帕首縛口

登行若緣縫蝨仰攻亦俛鑽但懼引線失風穴竅豁訝深入

春冰室野乘

卷下

十六

一編中叢書

苦悶鑿廂木駕疏密硯慮下陷每兩尺餘支木四龍驚地

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蟻子枯臘黑於漆硯陷死者爲地氣所養尸

不腐名曰乾蟻子更聞扯火勤爐罩難畢述爭尖與奪磗刀劍鬥

狂獠一朝鳥獸散探胠入民室索之籍無名山箒費窮詰

恃此問長官鎮撫用何術三廠主半客籍逐利來入邊入

官報試采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半火煎礦旺曰

煎曉成爲半火抽課得羨餘陶朱不足賢百貨日麇集優倡肆嬌

妍荒荒蠻瘴中聚若都市闐聞者饒涎垂擾擾蟻集羶叩

囊出黃金一擲虛牝墳所願倘不償家室成蕭然妻孥難

存活伴侶空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畊薄田四

嘉禾圖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杪松江府境暴風三日夜不息禾盡  
偃稻花全落諸縣田有一粒不收者有畝收斗許者有及  
半者則慶大有年矣吳士盧元昌有詩紀之曰困窮甘儉  
食垂老遇奇荒百歲人稀邁三吳事可傷探丸竟白日割  
篋到黃堂時松江府署被劫我粟無升斗開門亦不妨如此奇災  
乃巡撫洪之傑不唯諱災不告反取句容縣境青苗一束  
繪嘉禾圖上獻詔書嘉獎宣示中外吳人銜之次骨嗚乎  
天下妄狠人獨洪之傑也歟

知不足齋日記鈔本

叢書之刻至國朝而始精若歛之鮑吳之黃金山之錢張南皮所謂五百年中決不泯滅者也然士禮居專重景宋秘笈無多守山閣專取四庫未刻之本猶嫌其經說及考據書太多而唐宋說部及前人遺集獨少唯知不足齋三十二集於四部無所不收而雜史小說兩種所收尤夥皆據精本足本付刊絕無明人專擅刪改之弊且巾箱小冊最便流通其有功文獻者更在黃錢上矣南海潘嶧琴學士衍桐嘗言曾在揚州書肆見有知不足齋日記鈔本數帙密行細字是淥飲老人真蹟皆記所得古書始末及與乾嘉諸老往還商榷之語於古刻之優劣鑒別之方法取

藏家傳授之源流皆言之綦詳次日往購則已爲他人取去矣此書未經劫火當仍在世間海內好事家尙爲之刻布流傳其聲價當在日宋一塵賦之上也

### 三進士出身之奇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皆在國初一杞縣任暄猷明末團練鄉勇禦流寇有功後仕福王爲後軍都督王師下南京投誠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後再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永歷中官至左都御史歸命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熹明末官縣令鼎革後削髮爲浮屠久之復還俗爲諸生

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

奏疏紕繆

國朝滿洲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殆居多數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朝廷視滿御史甚輕但保送卽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閒或上疏言事然亦他人爲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

示之次日卽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開華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辦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聞德宗閱此疏甚爲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昔康熙時一老侍衛直乾清門數十年清寒甚聖祖見而憐之因授爲荊州將軍詔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獨不樂戚友來賀者輒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關瑪法之智勇尙不能守何況於我此去必

死于東吳之手矣衆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猶能讀三國演義猶自知才力之不勝在今日飛鷹走狗之徒上萬萬矣瑪法者國語貴神之稱

### 文牘謬誤

光緒年相傳有兩事絕可笑某生者夙以善書名爲義州李子和制府鶴年司摺奏十餘年義州後緣案革職某生轉入合肥李筱泉制府瀚章幕中時合肥方督兩湖一日奏事至京上發視之則湖廣總督其官而李鶴年其名也合肥因此大被申斥並交部議處不知當時幕中人何以都漫不省視耶一爲魏午莊制府光燾官平慶涇固道時



駐軍固原部下有逃卒數人大索不可得乃通札各府及直隸州飭所屬嚴緝此本照例文牘向無人措意吏胥不通掌故以奉天府雜入各府中徑行札飭且呼其官曰奉天府知府是時官留尹者爲松侍郎林得札大恚卽行文往詢其故魏乃大窘免某貴人爲之緩頰餽松萬金自稱門生事乃已次年松復致書魏託購玄狐猓狸孫等珍裘數十襲爲價又以萬金計時人稱此札直二萬金云然自官制改革以來奉天尹竟改爲知府矣

明季兩烈婦

甯藩下永甯王世子妃彭氏奉賢人生有國色足極纖江

春冰室野乘

卷下

二十一 關中叢書

西人以彭小脚稱之而驍勇多智力敵萬夫江西破永甯  
父子皆殉國妃乃率家丁數十人入閩寓汀州結義軍將  
范繼辰等聚衆數千克甯化歸化等十餘州縣勢張甚大  
清兵極畏之會歲飢衆稍散遂以順治五年爲叛將王夢  
煜所敗被執不屈絞殺於汀州之靈龜廟前其從婢二人  
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騎射妃  
旣死保自剄真竄山谷閒十數日兵退乃出竊妃與保屍  
葬之遂去爲尼不知所終此事明季諸野史俱未記載惟  
見施鴻保所著閩雜紀中亟表而出之

霍山黃鼎者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承疇授總兵使

駐江南其妻獨不肯降擁兵數萬人據濠泗山谷中與王師抗數有斬獲總督馬國柱乃召鼎至謂之曰汝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對曰不能然有子在此使之往或可動也乃命其子往妻曰大廈已傾一木夫何能爲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親來廬州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雖解兵當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聽調遣也國柱許之卽自至廬婦率衆出見兜鍪貫甲凜凜如偉丈夫執總兵見督府禮以兵餉簿籍授國柱卽上馬馳還山中終不與夫一見此婦真有烈丈夫風而姓字闕如惜哉明之末造豫中阮太冲憤兵驕將惰乃著女雲臺以譏之雜取古女

子婦人建義滅賊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嗚乎若彭  
妃黃婦者又豈讓古人哉頗疑紅樓夢所述媿  
媿將軍事卽指彭

### 李奉貞

勝國末造奇女子最多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秦良玉  
最烜赫外若沈雲英劉淑英畢著輩皆見諸名家集中爲  
之碑版歌詩功雖不成而名足以不朽矣獨國朝閨閣之  
知兵者不少概見咸豐朝唐縣李武愍公孟羣有從妹名  
奉貞者知書工騎射六韜孫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  
而奉母不字武愍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師討賊招奉貞  
同往奉貞卽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

愍由郡守數年閒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愍  
一日以輕兵追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  
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鎗林彈雨中突圍而入手斬勅賊  
數十級賊衆披靡卒護武愍歸甲裳均赤萬衆駭視驚爲  
天神後文忠以大軍攻漢陽寇堅守久不能克奉貞與方  
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賊伏援兵不至遂血戰死年纔  
二十餘奉貞死武愍軍氣驟燿未幾亦戰死矣往時見某  
說部紀奉貞事獨深致不滿亦可謂不成人美者矣武愍  
擢幫辦時年亦甫二十七商城周文勤時長軍機與李氏  
世姻上一日從容語及武愍因垂詢曰李孟羣相貌不知

如何英偉卿當識之文勤故與武愍父子不協卽奏曰李孟羣固勇於任事但惜其年太少耳上聞之怫然曰如卿言少年人皆不能辦事耶文勤亟皇恐謝罪出蓋文宗嗣服之初春秋鼎盛銳欲有爲文勤之言適中上所忌也未幾文勤卽緣事罷軍機大臣畢著事國朝詩別裁載諸小傳謂其父爲流賊所殺著募兵爲父復仇卒殲賊考明末流寇未嘗至山東著父之死實在崇禎十五年正太宗文皇帝親統大兵南下時也著實與我朝兵戰歸愚未考遽以流賊書之後來館臣重訂竟不加改正尤爲巨謬

### 女子絕技

閨秀能詩詞書畫者多而以它美術顯者絕少國初梁千秋之侍兒韓約素字鈿閣者善鑄印章周櫟園載之印人

傳中有以數寸大石章求鑄者約素輒顰蹙曰欲儂斲山  
骨耶康熙中吳門顧二娘以製硯著稱此則真可謂斲山  
骨者矣聞顧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  
肯奏刀傳其以鞋尖點石卽能辨別瑜瑕亦奇技也乾隆  
末杭州何春巢承燕得一研於金陵市上背鑄劉慈一絕

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  
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  
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慈不  
知何人也何工倚聲因賦一翦梅鑄其旁云玉指金蓮爲  
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自製蘭房佐

春水室野乘

卷下

二十三 關中叢書

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蒼顧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  
過吳閶喚起情郎吊爾秋娘此條見袁園隨詩話喜其韻  
絕攫以實吾書戊戌爲康熙七年距今纔二百三十年耳  
然問諸吳人已無能舉其姓字者矣

詞絕俗迥  
遜劉詩矣

### 尹杏農侍御

桃源尹杏農侍御爲咸豐朝直臣戊午英艦抵天津舉朝  
搶攘無所爲計侍御獨疏陳戰守機宜先後入九上樞臣  
主和議卒格不行最後疏上奉命隨同王大臣會議鄭親  
王端華厲聲詰責侍御抗辨不少詘由是直聲震天下而  
權貴益側目卒藉科場案去之同治時再起治軍河南官



河陝汝道民懷其德歿後入祀名宦治績宣付國史館列

循吏傳中所著有心白日齋詩文集集中警句如元祐一

朝遺老盡永和三月酒人稀花之寺送朱伯韓時來將相都論命

老去英雄只著書題馮林一鄧尉著書圖煙花不爲哀鴻減林木空

餘社燕歸春日師行有感皆俛仰盛衰歎歎欲絕入之主客圖中

洵無媿色

### 陳子莊明府之外交

同治丁卯九月海昌陳子莊明府其元令南匯時有英商

以夾板船載煤運滬駛大洋中膠于沙沈其舟煤皆散浮

海面海濱居民紛紛往撈取藏諸家固不知有洋船也但

識爲洋煤而已未幾一英人偕通事來縣言船爲南匯民所焚煤盡被掠索償五萬金陳以其語狂誕拒之去徐思洋人必不肯遽已不先查還其煤必且肇衅一經聞諸總署則所傷實多是不賠而賠矣且烏知總署不飭令賠償者乃親自赴鄉查勘沿海地表延百餘里一時不及周悉而英領事已照會滬道委員暨英繙譯官偕洋商來矣且海面時有兵艦往來鳴砲南匯民大震陳力與爭曰吾民果掠爾船自應治罪今爾船自閣淺沈沒百姓祇撈取水而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百姓不應取爾之煤而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誼自當竭力查辦爾所失者煤並

非失銀安得賠銀今言賠銀是訛詐也訛詐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銀不可得委員亦以大義責之英商始氣沮陳因與約煤船既擱沈必不能復得全數將來查得若干卽以若干還之英商亦首肯陳次日卽赴鄉召集各村之民老幼男女來者數萬人先以此案始末告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意反復申喻數千言鄉民皆感激泣下曰實不知有此許多道理幾累我公於是均願以所撈者送還之數日閒繳煤十八萬斤事遂已

同時又有美船交涉一事美商運貨來滬遭風滯於沙不能動乃至滬雇民船爲轉運適有漁舟數艘在海捕魚卽

雇之往言定每人日給銀兩圓往返十餘日始竣事迨向  
索工資則盡縛其十六人送滬道謂係海賊搶劫者道發  
上海駢研訊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匯人七因請發南  
匯陳詢悉其始末且訪諸七人之鄉里莫不言其冤乃具  
稟昭雪美領事執不肯則復提滬訊仍不承則再移還南  
匯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陳知滬道不足與言也則直陳  
其事本末徑稟蘇撫時撫蘇使者爲豐順丁雨生中丞得  
稟震怒亟下札發斥滬道命立釋此十五人滬道始悚息  
受命而美領事亦不復過問矣蓋洋商不過圖賴工貲初  
不蘄地方官之辦案有司爲積威所劫不敢不格外討好

耳此兩事恨不令今之爲吏者知之

### 王文靖遺文

宛平王文靖熙爲康熙初名相生平頗挾智任數迴翔於諸滿大臣之間而能得其懽心以保祿位世頗有疑石頭記之王熙鳳卽指文靖者其人固極相類也遺集不傳於世其遺文惟有爲陳默公焯徵刻遺書一啓亟錄之以見古人風義之篤蓋聞天佑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寔軌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學成而書可箸春秋須羽翼邱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

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  
祈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邀  
休暇豈獲專勤桐城陳默公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徧  
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庀史材身任三長而不  
讓衡文吳下張楊願撤皋比正雅雲閒陳李齊投縞帶入  
興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光儀甫鄉薦而掌秘書政府咸  
資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迨釋褐南歸舉  
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曰注殘經  
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之贈句曰  
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顯

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  
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日斯邁而月斯征萬卷堪  
娛冬不爐而夏不扇書成廿種載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  
於二經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於四部指隱而彰掃山  
陰餘姚之禪唾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  
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入家  
之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剗何以  
仰答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略計鏤板之費動  
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霑利  
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

于頓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郗超小夫乎屢費  
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  
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  
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聾實賴蘇黃爲友况  
有功於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默公蓋  
以聾廢者故啓中以杜微徐積爲比今其諸書傳世者惟  
宋元詩會一種耳啓所謂詩源趙宋者卽指此書也

宰白鴨

折獄之吏能使民無冤固已難能而可貴矣乃有一獄之  
起有司明知其冤而卒無術以平反之者其慘痛更何如



耶憶某勸善書中紀福建一獄至今讀之猶爲酸鼻漳泉兩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輒以多金買貧者代之抵死沿以成俗毫不爲怪所謂宰白鴨也某大令官於閩襄事福州讞局嘗訊一鬥殺案正兇年甫十六而死者則偉丈夫也檢尸格鱗傷十餘處必非一人所能爲且其人尪瘠弱小亦必非能殺人者提案覆訊則背誦供招滔滔汨汨與詳文無一字差令異之再令覆述仍一字不誤蓋讀之已成誦矣知其必爲白鴨也加之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涕泣稱冤乃駁回其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供再提犯鞫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令猶旁皇不忍斷

他委員共嗤其迂乃代爲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司親訊仍執前供因詆爾年齒甚輕何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令遇諸門問其故則涕泣曰極感公再生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怒其翻供更加酷刑求死不可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早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耶若出獄必置爾死地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之命耳令爲之失聲哭遂終身不入讞局云此與前紀王樹汶事極相類若樹汶者其真有天幸哉

史撫部詩

史撫部念祖之工文前已略述之茲又得其古近體詩十

數章撫部起家簿尉中年始折節向學與樵野侍郎同侍  
郎之詩高華撫部之詩疏宕皆一時異才也古意云美人  
不世出嫁必輕簿兒奇士不世出遇必亂離時天公最有  
心可以見操持征夫吟云丈夫當請纓揮手勿復慮懷中  
兒問爺但道封侯去苦雨行云天不雨東皋禾麥不出土  
天欲雨道上行人征戍苦欲雨不雨心京京吁嗟天亦難  
爲情駐軍趙旗屯除夕發家書云大捷欣看露布馳春風  
入壘酒盈卮幾千萬語無人道二十一年有限時誰滅孫  
盧回浩劫已收淮蔡是偏師家書先寫平安字戰狀從容  
報母知卽席贈歌者云溢浦琵琶恨未深六絃添出寫秋

心弓彎破夢翩翹舞絲裊無痕宛轉音惜別大難藍尾酒  
用情容易白頭吟他年重訪清江道綠葉成陰何處尋野  
寺納涼同五兄蓮叔云螢光溼雨明滅飛昏月挂樹松風  
吹露凝落葉墮微響宿鳥撲顫驚高枝古碑臥地斷可坐  
翁仲無言拱道左溪東大家鬱林莽野狐出沒逐燐火半  
晌問答聲響息重攜鐙來滿眼黑轉念身世各努力兄弟  
夜吟亦難得英山云松花一徑蹋成塵松子枯餘拾作薪  
繞屋溪聲時訝雨當窗山色遠窺人野樵度水亂斜照幽  
鳥和烟啼晚春頗似江南小邨落謀生到此悔征輪雨後  
云春波泛綠與橋齊蒲沒青尖禿柳低昨日汀花留未采

潮生行不到前溪數詩皆可奪宋人之席

黃公度京卿遺詞

嘉應黃公度先生詩筆爲同光間大家而倚聲之作不少  
概見頃得其賀新郎一闕亟錄之題爲乙未五月芸閣南  
歸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志悲懽詞云鳳泊鸞飄也  
况眼中蒼涼煙水此茫茫者一片平蕪飛絮亂無復尋春  
試馬又漸漸夕陽西下水軟山溫留扇底展冰匳試照桃  
花寫影如此童淚灑尋思羅裏臨行把竟明明蛟綃分翦  
公然割舍天到無情何可訴只合埋憂地下但何處得開  
酒社相約須臾毋死去儘丁甲歌舞今宵且看招展花枝  
春冰室野乘 卷下

惹蒼涼激楚直摩稼翁之壘

周太史蘭雋語

同治中吳縣周伯蓀太史蘭督陝甘學政歸與伶人張天元者狎天元頗風雅從太史習詩字過從無虛日太史戲呼之曰天兒後因事有違言蹤跡漸疏而奉新許仙屏河帥振禕亦自陝甘學差歸京天元遂棄周而事許一日有人戲問太史曰日來與天兒相見否太史歎息曰天而兒而音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聞者爲之拍案叫絕此真天造地設之妙所謂巧不可階者矣前輩吐屬名雋乃

爾

題壁詩

光緒癸未九月出都宿保定城西之大汲店旅舍壁間有  
一詩墨痕剝落烟靄模糊署款有庚申冬初字蓋十餘年  
前蹟也字頗豪縱怪偉因諦視讀之其詩曰北去金輿萬  
騎扶長安城上有啼烏禁門晝閉宮槐冷蹕路宵嚴塞草  
枯九廟英聲驚朔漠幾人留守重西都孤臣流涕朝天遠  
分作滄江老釣徒蓋文宗北狩時感事之作也清蒼激壯  
足以接武大樽惜署名處泥土剝缺不知爲何人作矣室  
中四壁聖刷新潔獨留此一方知非流俗人所爲召店夥  
詢之乃知店東故諸生見此詩而深愛之故不忍聖去也

僻鄉中乃有斯人亦云難矣

又吳寄髯先生曾在荆巫間一山寺內壁上見一詩云大江東去盡蒿萊尚有黃花此地開落木山空秋色老平蕪天遠暮愁來驚風沙磧盤鵬健殘照關河過雁哀鷺記今朝是重九獨攜樽酒上高臺蓋亦金陵未復以前感事之作沈鬱頓挫饒有杜意亦不得作者姓名

孫北海雅謔

順治中張爾唯太守

曾學

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

海曹倦圃龔芝麓三公設宴祖餞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



觀皆愛不釋手曰此蹟可謂今日壓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龔皆拊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跽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矣衆問之則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爲之絕倒

### 巧對

光緒中葉山東尹琅若編修琳基官詞館久不開坊鬱鬱弗自得乃縱酒自遣醉輒謾罵座客以是與其鄉人鄭侍御溥元齟齬鄭遽撫尹陰事劾奏之人皆不直鄭旨下尹

鄭皆休致是日樞臣述旨既退寶文靖語同列曰白日放  
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可移贈尹鄭兩君矣甲申春  
閻文介張文達同入軍機二公年皆逾七十未幾孫文恪  
毓汶烏少司空拉布奉命勘案江南北諸省歷年餘始歸  
都人爲集唐人句曰丹青不知老將至文介字丹初雲山  
文達字子青况是客中過烏字少雲  
孫字萊山又光緒癸巳恩科殷秋橋鴻少如  
璋周伯晉編修錫恩典浙江試榜發士論頗不韙或爲聯  
以謔之曰殷禮不足徵已經如曠如聾漫詡文章操玉尺  
周任有言曰難得恩科恩榜好憑交易集金錢離析二人  
姓名而銖兩悉稱語意渾成尤爲巧合又烏達峯尙書與

惲次遠學士同典浙試烏文學頗疏淺而學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爲聯曰烏不如人胸中只少半點墨軍無鬥志身邊常倚一條槍又同治中四川副都統有名鐵爾克達春者或戲以金吾不禁夜對之

### 國初富室

國初富室以南季北亢爲領袖季氏居泰興季家市其族人三百餘家皆有複道門戶相通每夕行撮者至六十餘人蓄女樂兩部服飾至直巨萬滄葦侍御振宜以藏書著國初者卽其族也亢氏籍山西相傳李自成西奔時所攜輜重皆棄之山西盡爲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

熙中長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卽能演之器用衣飾費  
雖至四十餘萬他舉稱是今無人能舉其姓者矣保富之  
術不脩國之所以不競

### 官書錯誤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高宗謂遼金元三史地名人名譯音  
皆失其真因詔館臣重加改定然武英殿本全史刊於乾  
隆四年者尙未暇追改道光初乃詔軍機章京重復校正  
刊改舊板而其中有絕可笑者金史地理志有金復海蓋  
一語乃總金州復州及蓋平海城兩縣而言之今官牘中  
尙有此語乃校者誤以海蓋爲人名而改爲哈噶又元史

睿宗傳有飲酒樂甚願謂左右曰兩語校者誤以甚願二字爲人名而改爲薩賴若此之類甚多殊堪噴飯且其本地名人名者則又不遵欽定三史國語解而以意更換移步換形遂令人莫知爲何人何地矣官書之不可信大抵如此

#### 四庫全書之濫觴

乾隆朝脩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七百餘種人皆知其議之發於朱笥河學士而不知徐健庵尙書已有此議學士特因其成說耳考健庵所爲高詹事刻編珠序云皇史宬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散失往語詹事皇上稽

古右文千古罕邁當請命儒臣重加討論以其秘本刊錄頒布用表揚前哲之遺墜於萬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幸它日勿忘此言也

案大典中佚書實不止此七百餘種者宏編巨冊尚不暇甄錄後來徐星伯先生所輯宋中興禮書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皆從大典中錄出張石洲實佐其役石洲曾爲人言其中秘本尚夥惜無此暇日盡錄成書以補四庫之闕此語見某說部中今忘其名矣庚子拳亂翰林院被焚大典一書遂無片紙留遺矣惜哉

### 私家藏書樓

舊槧音學五書前有徐健庵兄弟三人啓云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篤志五經欲作書藏於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書籍藏其中以詔後之學者先達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

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經史有用之書或送堂中或借錄副  
庶傳習有資墳典不墜其後此舉竟不果成朱竹君學士  
嘗議建書藏於曲阜孔氏廣度古今墳籍亦僅有此語阮  
文達嘗舉所藏書分儲於浙之靈隱潤之焦山亂後靈隱  
毀于兵火焦山書亦多散佚聞後來梁按察鼎芬有意規  
復嘗謀諸丁松生松生慨捐所藏數百種以付之故梁題  
松生箸書圖有焦山靈隱存雙藏猶記秋鐙遞信時之句  
竊謂名山古刹將來都不可保謀建私家書藏者究以孔  
林爲第一好書者盍圖之

閨中經世遠識

春冰室野乘選卷下

三十五

閨中叢書

錢唐顧若璞字和知故明上林署丞顧友白女文學黃東生之妻讀書能古文詞著有臥月軒合集其長子婦丁氏亦湛深經史有經世之志若璞集中有與其友張夫人一書云冢婦丁氏從余讀唐詩其寄燦詩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幾於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閒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於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旁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努力輕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



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擊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  
濡濡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巾幗中乃有此高議  
雄略而名字翳如文章行事不得少見梗槩豈不惜哉

吳梅村身後之文字獄

國初南潯莊氏私史之獄罹禍者至數十家其始末人皆  
知之吳梅村綏寇紀略一書身後亦幾成大獄則無人能  
言之者考是書本名鹿樵紀聞不著撰人姓名或以此疑  
非梅村所作向莫明其故後讀施愚山致金長真書始知  
當時危栗情狀其不至蹈力田赤溟之覆轍者亦云幸矣  
書略云梅村鹿樵紀聞一編鄒流騎以故人子弟之義賣

屋爲任劄一備放失舊聞一以表章前輩著述良爲勝事但不合輕借當時名流姓氏參評致有此舉蓋懲前史之禍

案此語卽指莊氏史獄

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於鄒也聞

書中絕無觸犯惟凡例所列有大事記似爲蛇足今拘繫赴解舉家號哭悉焚他書笥橐爲空毘陵士大夫莫不憐之鄒旣貧且老莫爲援手萬一決裂不特鄒禍不測且恐波及梅村遺孤惴惴巢覆是懼夫東天下文士之手寒先輩地下之心或亦當世大賢所不忍爲也云云案此則梅村著述其燿於一炬者正自不少而世傳紀略之本亦必非曩時原稿可知

吳漢槎髫年能詩

吳漢槎以丁酉科場事謫戍絕域晚歲賜環侘傺以終人  
但悲其數奇運蹇而已及讀秋笳集乃知其於故國惓惓  
不忘滄桑之感觸緒紛來始悟其得禍之繇不隨力田赤  
溟輩湛身赤族者蓋亦幸耳余最愛誦其湘中秋感八律  
以爲遠追信陽近挹黃門按漢槎作此詩當甲申九月時  
年才十三髫年得此豈非異才亟錄於此以諗讀者詩云  
桂林搖落迥蒼蒼歲暮天涯黯自傷永夜星河翻夢澤高  
秋風雨暗瀟湘三年作客清砧斷萬里懷人叢桂長憑眺  
欲尋西澗佩數聲漁唱起滄浪楚望還登王粲樓參差吹

撤木蘭舟風清桂嶺猿初嘯雨歇蒼梧瘴未收帝子怨深  
瑤瑟夜美人心折白蘋秋却憐故國多芳草幾度登臨賦  
遠遊西山陵闕鎖幽宮辱帝神靈想像中銀海鴈寒虛殿  
月玉衣香散夜臺風天高朔氣星辰動響入邊笳御宿空  
禋祀萬年開北極只今秋祭在江東楚宮八月下攬槍宗  
子誰傳帶礪盟雲夢旌旂還去國章華臺榭更開營珠囊  
夜泣三湘雨玉馬秋迷六詔兵自注楚中諸王避地黔  
粵者半爲夷獠所掠聞  
道至尊思叔父蠻烟渺渺動皇情齊豫諸軍盡北來淮淝  
山色陳雲開九江潮穩飛龍艦萬騎風高戲馬臺殊錫競  
推王道貴折衝空憶謝玄才先皇恩澤知無斃誓衆應多

縞素哀遙傳，陶侃駐江干。三月兵戈血未乾，甲帳紫貂多。

縱寇牙門青犢共登壇。

自注左侯麾下半係降將有賜蟒玉者

嚴城落日征

烽急絕塞迎寒晝，角殘共道楚軍能。戰鬥却教鄢郢路常  
難，千里平沙接大荒。襄中風物自蒼蒼，漢江莫掩孤城白。  
戍鼓寒沉落照黃，逐寇健兒驕玉馬。觀軍中貴擁銀鐙可  
憐，高纛重圍裏却使君王策廟堂。長沙寒倚洞庭波，翠嶂  
丹楓鴈幾過。虞帝祠荒聞野哭，番君臺迥散夷歌。關河向  
晚魚龍寂，亭障凌秋羽檄多。寥落楚天征戰後，中原極目  
奈愁何。

大盲頭陀遺詩

春冰室野乘

卷下

三十八 關中叢書

大盲頭陀故明遺民不傳其姓氏錢牧齋嘗爲刻其詩百首陳菊人爲之序曰頭陀少負雋才名噪諸生間每思效陳湯傅介子班超馬援揚旌秉鉞立功萬里外國變後嘔血數升卸衣去巾詠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及甯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隕北風中之句輒涕下被面久之往來秦淮親見蒲柳宮牆銅駝荆棘呻吟夢囈發爲詩歌其忠孝大節嶢然不欺如此牧齋最喜其牧馬人歸夕陽影報鍾僧打過潭聲及鷗惟空闊無他戀燕亦炎涼到處飛之句以爲世之有名籍甚張鱗競爪者恐未能有此逸句也

孫豹人遺事

三原孫豹人先生於甲申闖寇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賊  
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流寓廣陵學賈三致千金已而盡  
散之僦居董相祠扃戶讀書身長八尺龐眉廣額衣冠甚  
偉與尤悔庵初未識面一日悔庵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  
悔庵卽離坐起迎曰此孫先生也余固識之相與大笑豹  
人晚年築室數楹題曰澗園烹魚釜鬻隱然寓匪風之痛  
也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中人失色震恐豹  
人獨扣舷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  
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王文簡之

司李揚州也慕豹人名欲往詣之而恐其不見乃先之以詩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端木甯知原憲貧遂爲莫逆漁洋俸滿入都豹人送以詩曰欲問忘情老何名並命禽

吳徵君農祥遺事

吳徵君農祥字慶百仁和人康熙十八年薦舉鴻博徵君生有異稟淹貫經史與西河竹垞頡頏而身後之名稍晦方四方徵車詣闕益都相國擇其尤者六人客之邸中世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迦陵西河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其一則徵君也徵君鳶肩鶴頸指爪長三寸鬚鬣鬣然頽



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微見遠吳下人沿復社故態  
角藝相徵逐而浙西之讀書秋聲登樓孚社及慎交諸社  
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得徵君自重徵君曰是載禍見餉也  
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政府果  
切齒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隨園詩話言徵君乳  
哺時啞啞私語諦聽之皆建文時事也年逾十歲始不復  
言此則鄰乎語怪矣

### 屈翁山遺詩

屈翁山 大均 詩集在禁書中世不獲讀其全集者久矣頃  
在一選本中見其大都宮詞三首乃知禁毀之由因其多

紀掖庭祕事也其詩云煖殿開春宴才人賜錦袍舞低吳  
蛟蝶歌倚鄭櫻桃學士調花曲閔氏按鳳槽只愁金漏短  
日出未央高貝帶盤龍錦垂髻墮馬牀漢宮丹鳳女胡地  
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開蹋鞠場邯鄲諸小婦雜坐弄笙  
簧佳麗徵南國中官錦字宣紫宮雙鳳入祕殿百花然卓  
女方新寡馮妃是小憐更聞喬補闕愁斷綠珠篇按此詩  
所刺者大抵初入關時睿豫諸王事梅村七言絕中多有  
足與此詩相印證者

錢牧齋詩案 七則

錢蒙叟有學集以有指斥國朝之語遂被厲禁焚書毀板

幾與呂晚村戴南山諸人等二百年後遺集始稍稍復出  
嘗取集中諸詩文一一勘校雖指斥之詞觸目皆是然大  
抵憤激詛詈之語未嘗有實事之可指尙不如翁山詩外  
所詠軼事有裨翦勝異聞不知身後受禍何以如此其酷  
唯有學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燒香曲一首詞氣恇恍迷離  
若有所指疑當時宮闈中必有一大事爲天下所駭詫者  
雖以東澗老人之顏厚言巧謬託殷頑亦不敢質言其事  
而托之擬古耳義山集中有燒香曲故此以和名東澗生  
平不作昌谷玉溪體尤見此詩之有爲而發也詩云下界  
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樹鸞膠鳳

髓傾十州玉山嵒峨珠樹泣漢宮百和迎仙急王母不樂  
下雲車劉郎猶倚少兒立異香如豆著銅環曼焦偷桃燕  
博山老龍怒鬥搜象藏香雲罨藹籠九關籠香長者迷處  
所青蓮花藏失香語靈飛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  
煙銷鵲尾佛燈紅夢斷鍾殘鼻觀通雜林香市經遊處衫  
袖濃熏盡逆風按此詩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似可參觀  
頃讀有學集諸詩摘其詆諆本朝之語而彙錄之其僅僅  
睠懷故國之詞不與焉投筆集諸詩全首指斥不與大抵所指斥者以  
薙髮及國語兩事爲最夥如髡鉗疑薙削壞服覓儔侶次韻  
贈前友沂碣石已鑄銅狄徙天留一媪攬頰綱袁節母馬沃市

場餘首蓓婢膏胡婦剩燕支又春酒酌來成一笑黃龍曾

約醉深卮吳期生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簡侯

研紙帳梅花檀板月夢魂不到黑山邊虎邱舟中朔風吹

動九天昏四壁明燈笑語溫可歎爰居無屋止避風常向

魯東門題京口三王五伯迭整頓君臣將相同拮据撐天

拄地定入極爲此衣冠禮樂爭寰區東門嘯戎索北落移

天樞裸衣笑神禹好冠詫句吳放歌東門銅狄不相待麻

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關

海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鳧杜

宇猶君臣孫郎長筵勸酒宵來光怪橫甲兵彌天倒瀉脩羅雨補山

春冰室野乘卷下四十二關中叢書

堂顧影不須嗟短髻黃花猶識晉衣冠題菊周冕殷尋又

劫灰緇衣僧帽且徘徊

歸立恭畫像

蒼鵝崇朝起池水杜宇半

夜啼居庸銅人休嗟冶新鑄銅駝會洗塵再蒙

乳山道南士勸酒

戒江山半壁新月華應不染胡塵南樓陰火吹風撲鐙燭鬼

車載鬼嚎檐端須臾神鬼怒交鬪朱旂閃爍朱輪殷相柳

食山腥未熬刑天爭神舞不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蠹

立地軸掀

寒夜記夢

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

官爲我讀

飲酒雜詩

聖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兩

戒分針芒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牆篇終載箕尾尾閭慎

隄防眇然龜魚呈海底沈微茫卓犖世史書濬臣提正綱

戎夏區黑白亘古界陰陽石屋閔光怪化爲魚鳥章高秋

風雨多夜起視襲藏

前題

闔門飛閣瓦欲流毒霧腥風滿阡

陌行

放歌

閣道垣牆總罷休天街無路限旄頭生憎銀漏偏

如舊橫放天河隔女牛

丙戌七夕

貝闕珠宮不可尋六鰲風浪

正陰森桑田滄海尋常事罷釣何須歎陸沈

海客釣鰲圖

殘書

緡罷劫灰過汗簡崔鴻奈史何貢矢未聞虞服少專車長

誦禹功多荒唐浪說程生馬訛謬真成字作蛇東海揚塵

今幾度錯將精衛笑填河

次林茂之韻

地更區脫徒爲爾天改

撐犁可奈他

又

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

又先

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

次茂之申字韻

滄桑以來百六

殃颿迴霧塞何茫茫昆明舊灰鑠銅狄陸渾新火炎昆岡

乘輿望御委塵土武庫劍履歸昊蒼砲火蕩拋琬琰字馬

牛蹴蹋金玉相

新安汪氏  
收藏目錄

雖無法部仙音曲也勝陰山敕

勒歌

夏日燕新  
樂小侯

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

嚴祠歌

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

西湖  
雜感

昔叩于公拜綠章

擬徵楛矢靜東方鴟夷靈爽真如在銅狄災氛實告祥

又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勢面柳攢眉青山無復呼猿洞綠

水都爲飲馬池善舞獼猴徒跳盪能言鸚鵡亦侏僂祇應

驚嶺峯頭石却悔飛來竺國時

又

匱市湖山錦繡窠腥風

殺氣入偏多夢兒亭裏屯蛇豕教妓樓前掣駱駝粉蝶作



灰猶似舞黃鶯避彈不成歌嘶風渡馬中流飲顧影超超

怕綠波又青衣苦效侏僂語紅粉欣看回鶻人又鶯斷麩

裳思舊樹鶴髡丹頂悔初衣又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抄皤

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籬題丁老渭

濱方罨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古事也如

司隸舊衣冠京口觀棋朔雪橫吹銅柱殘五溪雲物淚汎瀾法

筵臘食猶周粟壞色條衣亦漢官懷嶺外四君歌聞敕勒祇足

增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高會堂酒闌雜詠序毳帳圍塵里穹廬埒

堵牆駱駝衝燕寢雕鷲撲迴廊綠水供牛飲青槐繫馬椿

金屏雕綺繡玉軸剔裝潢筆策吹重閣胡笳亂洞房老夫

春冰室野乘卷下

四十一日 月已養書

殊毡毳吾子剩飛揚

徐武靜生日

兵前吳女解傷悲霜咽琵琶

戍鼓催促坐不須歌出塞白龍潭是佛雲堆

霞老置酒記事蘭錡

羝羊觸罟罟凍雀穿左言童豎慣右袒道途便蘆管聲啁

嘶穹廬帳接連銅駝身有棘金狄淚如鉛沙道堤翻覆雲

臺像播遷只孫侔軀虎怯薛領貂蟬潼酒天厨給駝羹御

席駢

茸城惜別

指示旁人渾不識爲他還著漢衣冠

自題小像執熱

漢臣方借箸畏炎胡騎已揚舡

鷄人

東澗爲瞿忠宣公座師

其哭忠宣詩一百韻情詞悱惻接武少陵取其詩而掩其

名誰復知爲黼舁殷士之言也哉

有學集中又有戲爲天公惱林古度歌一首仿昌黍二鳥

青田二鬼之作至爲奇詭詩入集中第二卷而題其後曰  
此詩得之江上丈人云是東方曼倩來訪李青蓮於采石  
大醉後放筆而作青蓮激賞而傳之也或曰青蓮自爲之  
未知是否其詩云己丑春王近寒食陽和黯黯春無力嚴  
霜朔風割肌骨愁霖累月天容墨撒空飛霰響飄颻殷雷  
闐闐電光激須臾冰雹交加下亂打軒窗攢矢石老人擁  
被向壁臥如蠶縮繭烏塌翼金陵城中有一老生林古度  
目眇頭暈起太息摩抄箱架繙玩占千丁鄉鄰卜著筭對  
飯失箸寢失席如魚吞鈎掛胸臆蛙怒鼓腹氣彭彭蚓悲  
穴竅音唧唧吟成五言四十字字字酸寒氣結轆一吟啼

山魘再吟泣木客三吟四吟天吳罔兩紛來下鍾山動搖  
石城仄山神社鬼不敢甯居號咷訴上帝帝遣六丁下搜  
獲天公老眼慵識字趣召巫陽呼李白李白半醉心膽麤  
曼聲吟誦帝座側天公傾聽罷拍手笑啞啞女媧弄黃土  
搏作兩笨伯盧仝下賤臣叩頭詛月蝕林生韋布土雨雹  
恣訶斥天壤之閒稟兀產二儒使我低頭掩耳受鑄責唐  
堯爲天子倦勤而禪息穆滿入駿歸耄期乃登格我爲天  
帝元會運世八萬六千歲安能老而不耄長久精勤勿差  
忒二十八宿糾連炁孛羅計四餘氣控訴西歷頻變易四  
餘刊一四氣孤列宿失躔紊營室籲呼眞宰乞主張我爲

一笑付閔默由來世界怕劫塵甯保穹蒼免黜陟我甘名  
號改撐犁女輩紛呶復奚恤女勿苦霖雨不見脩羅宮中  
雨下成戈戟女勿苦雪霰不見堯年牛目雪三尺電胡爲  
而作乃是玉女投壺失笑天眼圻雷胡爲而作乃是東方  
小兒作使阿香掉雷車而扇霹靂雹胡爲而作乃是女媧  
補天之餘石碎爲礮車任騰擲春秋請高閣鴻範仍屋壁  
仲舒繁露誠大愚劉向五行徒懇惻鯁生捉鼻善吟縛衣  
帶何用撼鈴伐鼓置天駟天公支頤倦欲臥金童玉女擎  
觴進金液此翁沾醉租穰騎白雀遙觀金陵城中吟詩之  
人夜分鼾睡殊燕適搗鼓忽坐通明殿號召玄冥豐隆諸

神齊受職火速趨赴金陵城雪霰重飛雹再射推敲衡門  
穿戶牖惱亂吟魂攬詩魄是時午夜正昏黑大家小戶眠  
不得眠不得勿驚嚇乃是天公弄酒發性故與吟詩老生  
作戲劇西歷變易兩語乃似近人頑固黨口吻

四庫提要於梅村集謂其雜文閒駢儷於散體之中不古  
不今深致弗滿今按牧齋雜文已作此體梅村特與爲廣  
和耳非其所自規也予於有學集最愛其贈黃皆令一序  
爰錄於此以備畫苑遺聞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君邀皆  
令至研匣筆牀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巖之畫障  
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闈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閒

園數畝老梅盤擎奈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蒼黃皆  
令擬河梁之作河東抒霖雨之章分手前期暫游小別迄  
今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詩  
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有加而  
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覩蠅鳴之詩鴉塗之字互  
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帔綻裂兒女啼號積雪  
拒門炊煙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  
橫流劫灰蕩埽留署古梅老奈亦猶夫上林盧橘寢園櫻  
桃斬刈爲樵薪矣絳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  
琅函玉軸俱往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風口而留題望江

南而祖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孃之歌世非無才  
女子珠沈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窮  
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閒固未爲不幸也河東湖上詩  
最是西湖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賞今日  
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難洗心懺除月露  
香鐙禪版淨侶蕭然皆令盍歸隱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牧齋文指斥本朝處較詩爲少而詞意之狂悖抑又甚焉  
其贈愚山子序略云愚山子以地師遊人間嘉定侯廣成  
久殯未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穢躡屩  
二千里相視吉壤哭奠而去訪余小閣余乃告之曰佛言



南印度爲象主東支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彝考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支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日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俱屬梵種鍊門之左皆曰胡鄉旣指蕃□爲佛國將點梵亦濫胡名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翦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偪于北也東之劫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爲陰國今儼然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大易所以

有憂患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一也一行謂山河之象存乎  
雨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  
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  
絡之陽乃東循嶺嶠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  
也自晉以前秦洛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  
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  
而南紀猶在我國家受命鍾祥實星紀斗牛之次洪武中  
詔脩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  
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惡而  
北紀之所窮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謂犬戎

山戎皆爲北狄戎狄種類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  
八國各以所據地爲號實皆匈奴別種北狄種有二獫狁  
葷粥之屬世居陰山幕北是爲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  
失國竊居其地故燕北有東胡胡有東北猶單于之有南  
北二庭其實一也春秋時山戎最強齊桓伐山戎而九夷  
皆服今北平之東自元之遼東大甯盡遼水之陽皆孤竹  
山戎故地漢末匈奴北遁鮮卑強盛其別種爲庫莫奚契  
丹而阿保機之興也在白狄故也今之大甯也阿骨打之  
興也在肅慎故地今之開平也契丹爲鮮卑遺種金源又  
爲契丹雜種並居山戎挹婁故地則皆東胡耳開闢以來

爲中國患者獫狁山戎而已矣獫狁之禍至蒙古而極山  
戎之禍至黑水靺鞨而極大矣哉齊桓之伐山戎也全集  
諸文唯此二篇最爲刺目竊怪當時文網之密何以竟敢  
剗削流傳後讀世祖章皇帝天語有曰明臣而不思明者  
必非忠臣大哉王言乃知當時文字之禍因此而能釋者  
正自不少雖然故國之思可也立乎人之本朝而負恩反  
噬如對仇讎則悖逆耳使乾隆中無焚禁之舉則東澗一  
老居然與亭林南雷諸公並稱遺民矣何以教忠而示後  
耶

佟氏當勝國末造爲遼左巨族本朝開國之初首先效順

旂常鍾鼎賞延奕禩今以牧齋集攷之則佟氏在當日未嘗不效忠於明特朝中黨人以其爲熊襄愍所用欲傾襄愍不得不坐佟氏以謀叛之罪迨佟卜年以私拜金世宗墓坐罪死獄而佟氏舉族東奔襄愍以遼人復遼地之策遂成畫餅而東事乃不可爲矣此事關係興亡大局而諸書俱不詳其始末牧齋幽憤集敍一篇其文亦慷慨激昂不可以其人而廢之也序略云幽憤錄者故登萊僉事觀瀾佟公絕命時自著幽憤先生傳其子今閩撫國器集錄以上史館者也東事之殷也江夏公任封疆重寄一時監司將吏皆梘言蠟貌不稱委任佟公爲諸生籌邊料敵慨

然有埽犁之志江夏深知之當是時撫清

撫順清河兩堡

雖燿遼

藩無恙以全盛之遼撼新造之建以老羆當道之威布長蛇分應之局鵠蚌未判風鶴相疑傳箭每一日數驚拂廬或一夕再徙公將用遼民守遼土倚遼人辦遼事赦脅從招攜貳施鈎餌廣間謀肅慎之矢再來龍虎之封如故經營告成豈不鑿鑿有成算哉天未悔禍國有煩言奸細之獄羅織於前叛族之誅瓜蔓於後而遼事決不可爲矣嗚呼批根黨局假手奄宦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翦公此僉人要路所爲合圍掩羣惟恐或失者也殺公以錮佟氏之族錮佟氏以絕東人之望於是乎穹廬服匿之中望

窮甌脫椎結循髮之屬目斷刀環翕侯中行說之徒相率  
矯尾厲角僂力同心以致死於華夏蓋自羣小之殺公始  
國器以開國勛臣出據使節牧齋爲之撰文顧略不顧忌  
諱如此亦可藉觀當時漢軍之心理矣

### 香冢鸚鵡冢

都城南下窪陶然亭之東北有香冢焉孤墳三尺雜花繞  
之旁豎一小碣正書題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  
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  
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胡蝶無姓名題署不知爲何人或  
曰曲妓有倩雲者與某生情好綦篤已誓白頭之約生素

貧鳩貪甚無以爲聘一大腹賈見禱雲豔之以千金啗鳩將納爲側室鳩羨其貲受之禱雲遂自剄死碑卽生所豎也或又謂某生素負才名數應京兆試不得一第憤而絕意進取舉其歷試落卷瘞之于此而係之以銘碧血香魂悉寓言耳香冢之北有鸚鵡冢視香冢略低亦有碑作八分書爲粵人某君作某君宦京師自粵中攜一白鸚鵡慧甚能誦詩歌曲死而瘞諸香冢之側從其類也其詞亦哀豔惜未錄存

夢異

周禮有占夢之官其術不傳雖神話時代之舊術然必有



精理奧義爲哲學家所當探索者吾國人向以夢之休祥爲後事之徵驗自西士腦筋留影之說出而舊說遂絀然以蒙所聞實有能見未來事者精神上之作用必有其所以然今魂學尙未昌明故莫能言其故耳癸巳夏余旅居京師一夕忽夢覆車驚而寤心血猶跳盪不止次晨入城果覆於正陽門外車旁所見宛然夢中景象也腦筋留影之說豈足以概之乎吾國人向以科第爲第一事故夢之屬此類者甚夥然大抵小說家附會緣飾之辭什八九非實錄惟有兩事最爲翔實徐尙書用儀錢尙書應溥咸豐朝同直軍機同應京兆試場後徐匿其稿錢數索觀終不

肯出示一夕錢忽夢讀闈墨徐名在焉夢中讀其文而識之醒後竟一字不遺次早入直爲徐述之徐大駭或曰是必錢君竊窺君稿故以爲戲耳然徐自言場中實自焚其稿矣數日榜發果如錢言同治乙丑會試吾師蘄州李百之先生士彬中第三名榜前有丁士彬者夢觀榜禮部門外已名在第三惟其姓字獨小且較他人略低半字不解其故及榜發竟落第十餘日後入城經禮部門榜猶在因趨近觀之則第三名李字之上半爲雨所淋僅存其下半之丁矣乃大駭丁與師故不相識次日乃尋至師寓所以夢告之相與歎咤不置前一事聞諸徐尙書之戚某君後

一事則吾師自言之

洪大全遺事

洪秀全之黨才略以洪大全爲最楊秀清號善用兵然遠遜大全秀全未出粵西而大全遽就禽伏誅天也大全籍湖南衡州與洪逆本非同族幼絕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兼工詩詞長益自負屢應童子試輒被黜遂落拓懷異志自趙金龍平後粵湘間盜賊並起大小數十股大全徧謁其魁陰察無可與言者聞秀全起金田所爲與羣盜殊因往謁之與聯宗誼秀全亟加倚任大全乃爲之定營制整軍律陷永安而守之而楊秀清忌其才積不相能會官

兵攻永安急大全一日微服出城遽被禽大帥張其事以奇捷奏令隨營主事丁守存獻俘于京師城賊出悍卒千人謀奪之廣西撫臣鄒鳴鶴飛書促守存兼程前進行七日到抵全州丁以大全衡產必有賊黨謀篡取者乃陽稱將舍舟登陸檄諸州縣驛站撥兵護送而陰由水路晝夜兼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日語兵役曰某日當抵衡便可遵陸矣兵役漫應之至是乃給之曰已到衡矣大全欣然出艙四顧駭然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竟能給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

石達開之日記

洪秀全諸將兼資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達開其上曾文正七律五首前已載新民叢報中達開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襲成都甯遠府萬山中有一鳥道亘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卽在成都南門外矣達開偵得此路輕騎趨之會輜重在後迷路相失士卒皆餓莫能興遂坐困致爲土司所獲達開在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洪逆作亂以來與官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紀載最詳今其書猶存四川臬司庫中藩庫亦存副本官書紀載用兵時事率多爲官軍迴護掩敗爲勝迴非當

時實錄昔李秀成被獲後手書供詞凡七八萬言爲曾軍幕下士刪存什之三四計其關繫重要之語已芟薙盡矣達開此書倘有人錄而傳之其有裨史料者當不少也

### 吳三桂之逆蹟

吳三桂之請援於我朝也與其父襄書曰父不能爲忠臣兒自不能爲孝子豈不皦然大義之言今觀明內監王永章陷賊中所著甲申日記一書中載三月十九後三桂與襄諸書置君親于不顧唯拳拳於陳妾一人真所謂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傳前書兩語皆亂賊矯誣文過之辭耳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書云

按此時襄已降闖所謂繳

到者即繳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  
之於闖也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爲是並祈告知陳妾兒身甚  
強囑伊耐心第二書云得探報京城已陷兒擬卽退駐關  
外倘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均陷賊中只能歸降陳  
妾安否甚爲念第三書廿五日發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歸  
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  
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  
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事  
實不放心第四書廿七日發云前日探報陳妾被劉宗敏  
掠去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

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第五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究竟何來太子既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云云以此諸書觀之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者真詩史之言也

三桂初猶有擁立太子之議所謂義興元年者是也暨聞闖以圓圓侍太子大憤其議遂罷此卽梅村詩所未嘗及而國初諸老逸史亦未有能言其故者今悉在永章日記



中當時目擊所錄必得其真亟錄傳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記云三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獻闕  
今入宮廿一日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安宅公四月初六  
日發檄與三桂云太子好好在宮汝莫想借他爲由朕已  
封爲宋王將爾等妻女與他奸淫以洩崇禎之忿初九日  
下偽詔親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秦王漢王  
吳陳氏吳氏吳氏吳李氏僞后妃嬪皆從行吳陳氏卽圓  
圓兩吳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戰于一片石闕大敗退入  
關太子與圓圓遂皆至三桂軍中廿六日闕又爲誓書與  
三桂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

尙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尙書王則堯張若麒於甲申四月廿二日立誓于山海關自誓之後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順朝已得北京准於五月初一日交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人民各從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擊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金星揭呈三桂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銜下書義興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親王吳銜下書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兩歧闖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和清勝卽與清合彼誘得太子陳氏便爾背盟實非人類立禽吳襄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市廿九日闖登極三

十日率諸賊退出京師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初三日入都爲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行大事未署義興元年四月廿六日正擬具本明日入奏忽傳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備車駕鹵簿至朝陽門迎駕永真在內預備云云此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則不可得而知矣按諸書皆言闖挾太子二王西走未嘗有歸諸三桂之說果爾則北都公主所見與南都所謂王之明者信哉其爲依託矣然亦安知非闖賊以是繫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僞封一人以亂觀聽乎逸民某君所爲木居士憤言謂方太息此舉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興廢實繫圓圓一人則

非惟墮三桂之欺抑且爲闖所笑矣圓圓本姓邢生時有羣雉集屋衆因呼爲野鷄其姨氏陳俗所謂養瘦馬者圓圓母歿遂依陳因從其姓此亦諸書所未及者

### 戈登遺言

英將戈登曾立功中國隸李文忠麾下者十餘年後歸國死事埃及吾國士大夫語及戈以爲不如華爾然華不過一戰將戈則具有文武才略且其人實忠於吾國不可歿也其歸國時當光緒六年嘗上書文忠論外交軍事甚悉皆犖犖大端使早從其言何至有後來喪地失權之禍不幸而戈所深戒者吾事事莫不蹈之今距戈去時甫三十年耳而每下愈況遂至此極戈登有知應亦自歎其言之

不幸而中也戈所陳十策爲撮其要於下

一中國與外國議約當在中國開議按吾國與各國立約蹈此戒者實不可勝數馬關一約尙不在內

二與外國議約須多用文字少用語言文書以簡明爲貴或先將其意暗詢別國因各國互相猜忌若某款吃虧必爲指出按此策十年以前猶可用今則均勢之局已定協以謀我雖此策亦無所用矣

三中國一日不去北京則一日不可與人開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無能阻擋此爲孤注險著按此條蒙頗不謂然雖然旅順威海之不守戈固先見之矣

四陸軍無勁旅則水師無退步今宜先練陸師再練水師

五所購船礮甚爲失計當時若以購船礮之款盡購新式槍較爲有益俟陸軍練成勁旅再購船礮按此二條今之海軍大臣聽者

六中國有不能戰而好言戰者皆當斬

七應多方幫助華商出洋徑向製造廠購貨

八總稅司宜駐上海專管稅務不令攙越他事若與外國公使議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預按後來赫德權力之膨脹孰實使之衮衮諸公不惟負國負民抑

且無以對戈登矣文忠在總署時不喜與赫德商榷國事殆猶未忘戈登之戒歟

九當責成出使大臣承辦外洋軍火如與各國公使談論有不諧之處當令出使大臣在外交辦按十條中惟此條無關緊要

十亟宜設稅務學堂令華人習學關稅事宜以備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優給按赫德總權政以來垂五十年矣而此條竟無人議及者尙何言哉

丁韞良被騙

西人旅居中國者其機械變詐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以

余所聞德貞騙丁躉良事其一端也丁躉良爲同文館總教習十數年於吾國官場慣技揣摩純熟恭慶兩邸及總署諸堂官皆與之相得丁爲人小廉曲謹自教授外公私外交一無所干預故華人皆樂就之德貞者英人也精於醫爲人捭闔有機智光緒中葉西人之來華營路礦者皆以德爲主謀德亦廣交遊結納權貴大奄名優王公貴戚無不得其歡心與丁爲莫逆交丁乃援之入同文館充醫學教習同文館定例總教習月薪千金各科分教僅三百金而已德之壻歐禮斐者略諳普通學來華依其岳謀一席地德薦諸赫德使爲圉人長歐見總教習之獲多金也



羨之欲去丁而篡其位謀諸德德頷之曰當徐圖之勿汲汲也又半歲丁忽肩上生一瘤延德診視德視之曰無妨也不數日愈矣語畢背而拭其睫作飲泣狀警爲丁所見固問之德乃慘然曰吾二人交好如弟昆吾見君得此危疾不忍以實告而又不禁其心之痛不圖乃爲君所覺今不得不以實告矣此證無生法吾力能保百日百日以往藥餌無能爲矣爲君謀不如急請假歸美用吾藥猶能抵家與妻子相見也丁如其言匆匆請假行未抵舊金山疾已霍然矣抵家後竟不復發方訝德之妄言謀東裝作西渡計忽得友人書則歐禮斐已膺關聘坐皋比月享千金

矣始悟德之賺已也實則歐于普通學外諸科學未諳門徑故事總教習必通各國語言文字始能稽核課程歐則英文外一無所知也及丁再至華德已前卒矣

### 赫承先求應鄉試

赫德仕中國五十年而不入國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國男爵之俸亦創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國科第之榮其父乃爲延名師教爲制藝京師人有見其課稿者飽滿暢達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試帖楷法亦端謹不率癸巳萬壽恩科必欲援金簡故事以內務府籍應試執政者顧堅不許赫翹弗已乃藉慶典恩數賞以三品銜候選道

而卒不許其應試一時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惱蓋承先果  
入場則必無不中中後贄敬必可獲巨萬也吾國外交上  
有至不可曉者國權所繫輕以予人絕不少惜獨此等虛  
榮所在乃竭力以爭之可謂不識輕重矣

### 黃靖南遺事

明靖南侯黃得功微時豢鴨爲生每日輒少數鴨久之幾  
盡黃怒涸水蹤跡之于塘底得一巨鱓粗如盎烹而食之  
體貌頓改爲偉大夫勇力絕倫遂習武然貧不能應試日  
爲人策蹇時楊龍友文驄南鄉捷由黔入都至浦口雇黃  
驢北行中途遇劫賊六人龍友本嫻騎射技擊方謀抵禦  
春冰室野乘 卷下

黃遽大呼看我殺賊從驢背躍地一手牽驢一手持行囊  
撲盜盜大驚急止之黃不顧撲如故盜下馬羅拜呼曰公  
真大英雄我輩願拜下風矣勿失義氣黃乃止因共邀黃  
入夥堅拒之貽之金又不受請姓名亦不答盜遂拱手去  
楊奇其勇義因與約爲兄弟南歸言之馬士英士英爲之  
昏娶延師教以兵法及督鳳陽拔爲親將遂建功河北爲  
明季名將

詩鍾彙錄 三則

詩鍾之作近世極盛有籠紗嵌珠兩格籠紗者取絕不相  
于之兩事以上下句分詠之者也嵌珠者任取兩字平仄

各一分嵌於第幾字者也籠紗易穩而難工嵌珠難穩而易工近時多尙嵌珠鄙意頗不喜之都中相傳有分詠楊貴妃及煤者云秋宵牛女長生殿故國君王萬歲山超脫悲渾當爲極格朱彊村侍郎詠山谷蠹魚云詩派縱橫不羈馬書叢生死可憐蟲李西漚詠寶劍崔雙文云萬里河山歸赤帝一生名節誤紅娘或詠魁星及承塵云常將綵筆干牛斗不見空梁落燕泥有人仍用上題而魁星手中不持筆而持元寶者云文章自古須錢買臺閣於今半紙糊史記白糖云傳世文章無礙腐媚人口舌只須甜數聯皆極超雋

此體閩人最工魁星承塵兩聯皆閩人也鄭太夷嘗言福州某社出女花兩字用嵌珠格因字面太寬限集唐詩其前列三人皆極工一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歡一云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一云神女生涯原是夢落花時節又逢君此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耶有人欲撰聯嵌雪珠兩字倩太夷爲捉刀者太夷應聲曰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二語皆在長恨歌尤極自然鄙人嘗有詠老將及遊債云三遼獨立頻看此更將何面目誤人無限好頭顱自謂頗能渾脫

又適士來書云庚子辛丑間海上某報發起詩鍾社一時

名句頗多或詠醉蟹情絲云濁世不容公子醒春愁多爲  
女兒牽又一聯云一世橫行終入甕七襄苦織不成章皆  
極超渾上句皆有寄托濁世句敦厚溫柔尤得風人之旨  
惜不知作者姓氏爲耿耿耳嵌珠難穩而易工良然顧其  
佳者亦正可諷丁未旅粵暇輒從朋輩爲詩鍾之會一日  
拈得臣滿二字用嵌珠中之虎頭格虞和甫觀察云臣門  
車馬登龍日滿屋圖書伏蠹年虞固閩人所作均以工整  
勝此其一斑也又况晴皋大令云臣門冷落容羅雀滿地  
淒涼怕聽鶻陳伯瀾刺史云臣心常與葵同向滿髻羞將  
菊亂簪自然名雋較虞尤勝又用燕頷格嵌屋心二字伯

瀾云老屋欲傾松作柱禪心未定絮沾泥用鷲肩格嵌人南二字晴皋云杜陵人日淒涼甚庾信南來感慨多陳少蘅大令云天上人間今夜月北征南下隔年霜又陳壘伯大令用虎頭格嵌臭珠二字云臭逐不妨來海上珠還何日返天南皆佳句也拙作臭珠云臭如蘭蕙交如水珠辟塵埃玉辟寒又千土二字用蜂腰格云隔院秋千雜絲竹東華塵土夢觚棱嗜痂者以爲後一聯感喟蒼涼別有懷抱然視以前諸聯則瞠乎後矣

隱語彙錄

隱語始春秋時其後流爲鐙謎遂爲文詞遊戲之一種至



近時而益工佳者必表裏皆現成語兩不相涉而恰能傳神阿堵中者斯爲上乘若徒以字面關合或更乞靈僻典縱極工巧要不免笨伯之誚矣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於學若謎語者殆純特別才者矣二十年前京師此風最盛昔潘文勤嘗以臣東鄰有女窺臣已三年矣射唐詩一句媵以古吉金數事直可數百金出月餘竟無人敢問津者後爲江南一士人所射得蓋總是玉關情一句也運實於虛斯真能傳神阿堵中者矣余所聞佳謎不下百餘條今不能記十之二三矣雨窗獨坐偶憶及數條彙錄于此王太監遺容射唐詩一句承恩不在貌聾子的耳朵也是個

樣子

此京師  
諺語

射毛詩一句不聞亦式以也是兩字扣亦字

運思之巧真匪夷所思分明摩詰印章爲何顛倒殘缺至此射毛詩一句維王之邛豈曰小補之哉射周易一句大无咎也優字射毛詩三句惟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虛帳不必實付射唐詩一句花開堪折直須折咸豐朝以制錢缺乏京師嘗行鈔票既而價漸低落至不能直半價戶部猶不肯廢罷而入市買物無人肯收受者相率以此充戚友婚喪之餽遺品

京師人謂之曰紅白分子

有以此爲表射毛詩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云可使怨及朋友四句者此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矣謎語有最可發笑者玉皇神牌

射毛詩一句上帝板板秀才一卓射禮記二句其數入其  
味酸紅羅雙繡鳳頭鞋射毛詩一句赤鳥几几嬌的的越  
顯紅白射唐詩一句桃花帶雨濃一聲聲是衣寬帶鬆射  
元人名脫脫此條有以我將你鈕叩兒鬆我將你衣帶  
兒解兩句爲謎面者不如此句之得神也

### 鐵路輸入中國之始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蘭德以小鐵路一條長可里許敷  
於京師永甯門外平地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師  
人詫所未聞駭爲妖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旋經步軍統  
領衙門飭令圻卸羣疑始息此事更在淞滬行車以前可  
爲鐵路輸入吾國之權輿

乞食制府

乾嘉間有某制府者入旂人也盛時僮僕姬侍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麗日費不貲及和珅敗制府亦牽累罷官數年後窮窶不堪遂至乞食市上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朱文正公戒閹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持青蚨二百贈之一日又至值書室無人因竊取小鏡懷之而出後遍覓不得諸僕誼言制軍頃實來此文正戒勿聲言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獨在室中而已

按此似富勒渾事

時藝餘譚

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生童應小試尙無試

帖僅四書文一篇而已江蘇爲人文淵數相傳昔學政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繳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題紙一下不容構思振筆疾書奔往投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輒出案往往考生猶據案推敲忽砲聲隆隆鼓吹聒耳則紅案已出矣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去一日試題爲山梁雌雉有一生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榜發竟冠其軍又一日題爲孟之反不伐一生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子推不貪天功以爲己力之反不假人力以爲己功吁良將哉又拔冠其曹

評語謂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蓋隱然兩大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過四十蓋亦讀書未成輟讀而畊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諸童文輒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疾之甚相與謀曰彼喜自衒其能當思有以困之乃用傭姓名密爲購卷俾攜考具相隨若爲送考者旣唱名一人在傭後代應而推之使前傭不得已接卷入笑曰若輩欲困我耶我當有以閒執其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傭憶少時在塾曾讀此題舊文小講下旣承上文卽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後比末

之結筆亦如之因抄襲人文而其他皆不知作何語也遂  
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卽提筆密圈不暇細閱他處竟  
拔取冠軍諸童皆喪氣而返又乾嘉之際漢學大行有能  
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書入文者輒獲上選黠者  
因僞撰典故以蒙試官試官欲避空疎之誚不敢問也江  
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校試某生亦赴試場期前一日  
偶與同院生出游道旁兩槐濃蔭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  
喜其清潤因坐石上傾談某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風光卽  
吾明日場中文料也同院生猶哂之次日入試榜發果冠  
軍索試卷觀之小講起語卽曰且自兩槐夾井以來云云

以下皆杜撰語而評語極賞其典奧

術士能代人飲食

頃讀漁洋池北偶談載其叔祖季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飲食其人自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溲溺亦如之漁洋必非妄言者然則催眠一術吾國人二百年前已有能通其學者矣

馬士英玉佩

桂林王幼遐給諫嘗得玉佩一事長二寸弱寬半之盤螭宛轉中刻瑤草二字疑爲馬士英故物因賦念奴嬌一闋紀之詞云夢華遺恨話南朝影事誰教玉碎漫擬茗華鑄



宛轉腹草家瑤云爾製想牙牌臭餘腰玉名字參差是沙  
蟲江上未隨塵劫輕委贏得圖畫漂零玉瑛塗抹辱及桃  
根妓扇底曾窺名印小篆勢殷殷曾記射馬謠新用牛語  
謔塵垢難磨洗梅花冠劍只今光照淮水按畫徵錄瑤草  
畫法倪黃頗足與思翁龍友肩隨爲人所累遇者咸棄弗  
顧書畫賈人因增其姓名爲馮玉瑛謂明末南都妓女始  
有人肯購者故有辱及桃根之語給練又藏士英畫扇儷  
以周宜興書扇底名印卽指此也相傳浙中軍敗士英召  
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問汝將何爲曰吾將披剃入山  
棲某寺耳高恚曰汝尙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

高怒閉門大詬士英惘惘出門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  
不得高聞之乃赴軍門自言知士英所在導官軍入山徑  
趨某寺士英遂被禽

春冰室野乘卷下終

跋

右春冰室野乘一卷咸陽李孟符岳瑞著孟符爲敬恒太史之子幼承家學又久從劉古愚先生遊博極羣書詩古文詞均有法度通籍後以工部郎爲譯署章京習聞國故朝典故論事尤深識體要此編特著述之一斑而已其述一朝軼事似溫國涼水紀聞釋文瑩玉壺野史隨事標題不分時代略如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多記諸名公逸聞又類禮親王嘯亭雜錄惟嘯亭天潢近宵語多頌揚此則據事直述論劑於平後半多錄同時人詩詞更近陳世崇隨隱漫錄間及諧趣益人神智不涉因果不談鬼神固宜其

書一出滬濱紙貴國變以後鋟版已至六次之多惜展轉傳鈔坊本訛字太夥茲復詳校重印之亦近世得失之林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